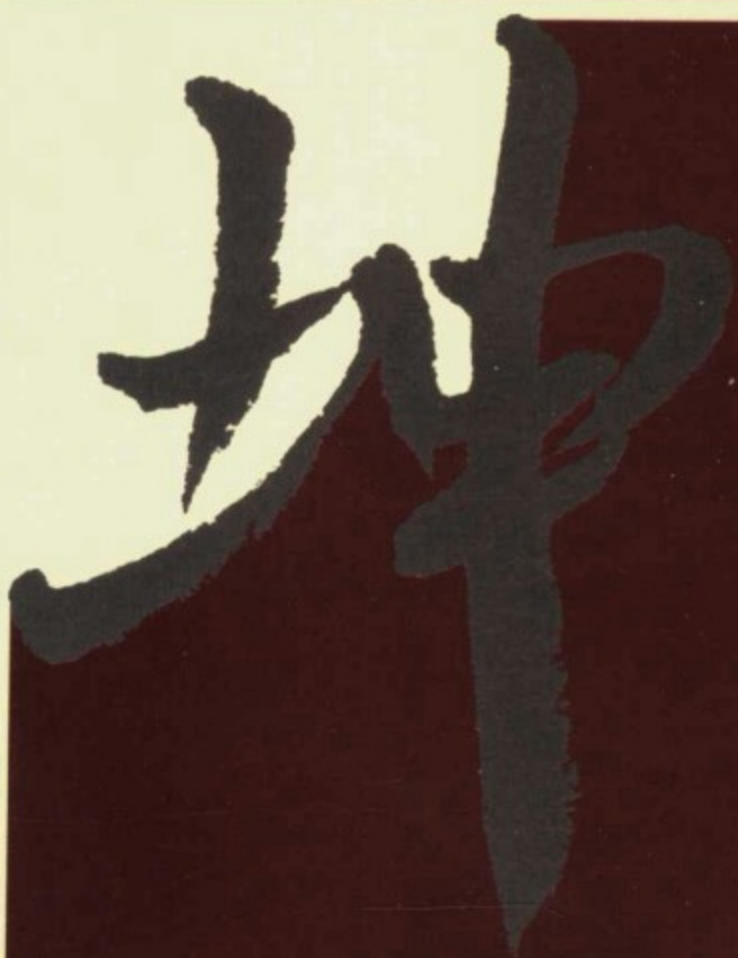


易学精华书系

刘大钧 著
林忠军

易传全译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

《易传》之名，最早见于战国：人们将解释《周易》的文辞，称作《易传》，又称《十翼》——现在《易传》已成为《周易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《易传全译》是当代易学大师刘大钧教授、林忠军教授的最新力作，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关于《易传》诠释的读本——乃为易学研究者、爱好者探寻《周易》奥秘的必备入门书。

ISBN 7-80659-767-0



787806 597675 >

ISBN 7-80659-767-0/B • 135 定价:14.00元

易学精华书系

封面题字 田旭中
总策划 施 维

刘大钧 著
林忠军

易传全译

四川出版集团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传全译/刘大钧著. —成都:巴蜀书社, 2005. 9
(易学精华书系)
ISBN 7-80659-767-0

I. 易 ... II. 刘 ... III. 周易-译文 IV. B22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4420 号

易传全译

刘大钧 著

责任编辑	周田青
装帧设计	任兆祥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:(028)86259397
网 址	www.bsbook.com
发 行	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:(028)86259422 86259423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
版 本	2006 年 1 月第 2 版
版 次	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成品尺寸	151mm×214mm
印 张	6.5
字 数	150 千
书 号	ISBN 7-80659-767-0/B·135
定 价	1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调换

《易传》之名，最早见于战国：人们将解释《周易》的文辞，称作《易传》，又称《十翼》——现在《易传》已成为《周易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《易传全译》是当代易学大师刘大钧教授、林忠军教授的最新力作，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关于《易传》诠释的读本——乃为易学研究者、爱好者探寻《周易》奥秘的必备入门书。

《周易折中》

(清) 李光地 编纂
刘大钧 整理

《易传全译》

刘大钧 林忠军 著

《周易八卦图解》

施 维 主编

前言

最初为《周易》古经作传解的文字，究竟起于何时，已不可考。但由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所记穆姜解卦曰：“元，体之长也；亨，嘉之会也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……”此段解卦之语，与《易传》中《文言》篇几乎完全相同，且由其口气看，显然在引述成说；另外，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毕万筮仕之“屯固，比入”等卦义亦与《杂卦》及《彖》义基本相同；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卦例中“坤，土也；巽，风也；乾，天也”云云，其说亦与《说卦》完全相同。由此可知，专门解释《周易》古经及其卦义的文字，在春秋时代或此之前早已形成。

据史料记载，汉代系统以《易传》解释《周易》经文的，为西汉人费直。据《汉书·儒林传》介绍，费直“长于卦筮，亡章句，徒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”。案汉时，经学有今文学与古文学之分，费氏所传，为古文《易》，此古文本成于何时，今已难考，但由其“长于卦筮，亡章句”思之，当尚存古风，起码保存了秦时“易为卜筮之书”的风貌。

因费氏《易》已经失传，故其传本如何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等“解说上下经”，我们已难窥其貌，但既称“解说”，必定



对“上下经”既有其“解”，又有其“说”，绝不会直抄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等于“上下经”之后，而能称之谓“解说”。费《易》虽已失传，但汉人马融、郑众、郑玄、荀爽等当时皆传费《易》，据此，我们考察马、郑、荀诸《易》的内容，当可考见费《易》之大略。故卦气消息、阴阳升降、爻象、卦变、互体、世伏等象数内容，恐皆为费氏本当时“解说”的内容。举“卦气”为例，我们认为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等作者肯定精通“卦气”学说。也就是说，“卦气”说在《易传》成书年代或这之前，早已有之。不然的话，《象》释《复》卦何以曰：“雷在地中，复，先王以至日闭关……”《说卦》何以曰：“兑，正秋也。”依“卦气”说，《复》主冬至，而兑正值秋。此“卦气”说在《易传》成书时代早已有之的确证。《彖》释《解》卦曰“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”，亦因《解》卦在“卦气”中，其卦与“雷乃发声”、“始电”、“桐始华”、“萍始生”云云相近，故有“雷雨作”“百果草木皆甲坼”之说。这样的例子在《易传》各篇中甚多，此不一一述之。故今人研究《易传》，除了对先儒已存的注释进行整理外，更要对那些已经失传的“解说”进行显微阐幽的发掘与考证，以求有新的突破。

笔者对以上两个方面虽作了研究，但有关“卦气”等象数方面的内容无法在译文中表达，故此译文本只本着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精神，尽量将《易传》原文本意信实可靠地译为现代汉语介绍给读者。人们凭借此书，或可由浅入深，先窥其门户，然后登其堂奥矣！

刘大钧

1998年6月28日于运乾书斋

目 录

前 言	(1)
总 论	(1)
一 《易传》释名	(1)
二 《易传》与《周易》古经的分与合	(2)
三 《易传》与孔学	(10)
四 《易传》内容	(22)
五 《易传》价值及影响	(37)
《易传》今译	(41)
象 上	(43)
象 下	(53)
象 上	(63)
象 下	(76)
系辞上	(91)
系辞下	(105)
文 言	(118)
说 卦	(123)



1

目

录

序 卦·····	(127)
杂 卦·····	(131)
《易传》原文 ·····	(133)
附录：帛书《系辞》·····	(179)
《易传》主要哲学范畴及命题索引 ·····	(186)

一 《易传》释名

《易传》之名，最早见于战国。《战国策·齐宣王见颜斶》载：“是故《易传》不云乎‘居上位，未得其实，以喜其为名者，必以骄奢为行。据慢骄奢，则凶从之。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，无德而望其福者约，无功而受其禄者辱，福必渥。’故曰：‘矜功不立，虚愿不至。’”这段文字，虽不见于今本《易传》，但在战国时代，人们已将解释《周易》的文辞，称作《易传》。《十翼》之名，最早见于《易纬·乾坤凿度》：“孔子……五十究《易》，作十翼明也。”当然，汉代也有将《易传》之文，通称“易”者，如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云：“故《易》曰：‘《剥》之不可以遂尽也，故受之以《复》。’”《说苑·敬慎篇》云：“《易》曰：‘不损而益之，故损；自损而终，故益。’”本文援引《战国策》之说，将“十翼”之文称之为《易传》。



二 《易传》与《周易》古经的分与合

《易传》在战国成书后，当时尚有别的解《易》本子流传。《晋书·束皙传》云：“太康二年，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，或言安釐王冢，得竹书数十车……其《易经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。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与《周易》略同，繇辞则异。《卦下易经》一篇，似《说卦》而异。”从魏墓中所发现《易经》看，战国时《周易》有不同本子在流传，墓中虽“无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”（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·后序》），但有《卦下易经》，“似《说卦》而异”，也说明当时《周易》经传是分离的。汉初，《易传》已广为流传，《韩诗外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淮南子》等也都引用《易传》言论。但是当时《周易》经传仍然没有混杂。至少在文帝年间是这样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《易经》即是例证。帛书《易经》分为两大部分，一部分是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（包括卦画卦爻辞），一部分是《易传》（包括《系辞》传等六篇文字），经传分明。到武帝时，由于独尊儒术，废黜百家，古经上下篇及《易传》已经合称为《易经》，并尊奉为“五经”之首。但当时《周易》经传虽合而有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易经》十二篇，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。”颜师古注：“上下经及十翼，故十二篇。”此注极为明确地记载了这点。案《系辞》：“二篇之策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。”《晋书·束皙传》：“其《易经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。”当知《周易》分为二篇。其余十篇当为“十翼”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所言费直以“十篇”之言解经即指此。



那么,《周易》经传相杂,起于何时何人?

一,宋代欧阳修指出:“及认募群书类多散逸,而《易》以故最完,及学者传之,遂分为三……三曰费氏之《易》,亦无师授,专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等参解卦文,凡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杂入卦中者,自费氏始……费氏兴,而因学遂息,古十二篇之《易》遂亡其本。”(《崇文总目叙辞·易类》)邵博曰:“先儒谓费直专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参解《易》爻,今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于卦下者,自费氏始。”(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三十)宋代冯椅、晁公武、吴仁杰、元代胡一桂、董真卿、明代杨时乔、何楷、清代顾炎武、李光地、姚配中、皮锡瑞等皆主此说。

二,不同意此说者也不乏其人。如《三国志·魏志》引淳于俊话:“郑玄合《彖》、《象》于经者,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。”据此,宋代朱震认为经传相配是从郑玄开始,由王弼完成。“前汉费直传古文《周易》……康成始以《彖》、《象》连经文……魏王弼又以《文言》附于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,故自康成而后,其本加‘彖曰’、‘象曰’,自王弼而后加‘文言曰’。”(《汉上易传·丛书》)宋代吕大防、周燔、吕祖谦、朱熹、税与权、俞琰及明代王云凤、清代毛奇龄及今人尚秉和等人所论类同。

三,唐代孔颖达则认为,经传相杂当始于王弼。“夫子所作《象》辞,原在六爻经辞之后,以自卑退,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,及至辅嗣之意,以为《象》者本释经文,宜相附近,其义易了,故分爻之《象辞》各附其当爻言之。”(《周易正义》卷一)

笔者管见,定费直始合传于经,史无明言,不可信。其一,《汉书》称费氏“亡章句,徒以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十篇文言

解说上下经”。费氏以传解经，未必以传合经。其二，刘向以中古文《易》校诸家《易》，唯费氏《易》与古文同，这不仅是指文字同，显然编次亦同，其三，在费氏《易》兴起之后，仍有“十二篇”之《易》在流传，东汉灵帝熹平四年所刻古经《周易》，即是“经传分列、不相杂厕”，与今本不同（详见蒙传铭《周易成书年代考》）。这足以证明，费氏之时，《周易》经传没有混杂。朱震等人认为当从郑玄开始，考《三国志·魏志》，虽明确提出“郑玄合《彖》、《象》于经者”，但此是作为一种观点提出加以商榷的，《三国志》的作者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。故笔者认为，王弼具有反传统精神，变乱费本编次者当是王弼。清儒姚配中不同意这种观点，提出了“荀虞注其于爻传皆有‘象曰’之称，疑亦非始自弼也”（《周易姚氏学》）。姚氏在此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荀虞注其于爻传皆有“象曰”之语，并怀疑今本编次排始于王弼，笔者认为：荀虞旧注经唐人整理，恐已按当时官定王弼编次作了订正，故仅凭此而说明王弼编次早已形成，恐欠说服力。

因此，从费氏以传解经开始，中经马融、郑玄等师承传授，到王弼《周易注》，成为今本《周易》编次，即《彖》、《象》分置于对应的卦爻之下，《乾》卦例外，《乾》卦的《彖》、《象》是分附在《乾》爻辞之后。如先卦辞、爻辞，再附《彖》、《象》，最后附上《文言》。而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总附在上下经之后。

唐代孔颖达奉命修《周易正义》，取王弼《周易注》而为之疏，使王弼本定于一尊，宋代程颐、苏轼、张载、朱震、李衡、项安世、王宗传皆用弼本。特别是董楷合刊程氏《易传》和朱子



《本义》，作《周易传义附录》，析朱子《本义》以从程氏《易传》（程氏用弼本，朱子用吕祖谦所定古本）。明修《周易大全》采用董氏之书，故仍沿其误、并广为流传。到清阮元刻《十三经注疏》取《周易正义》，于是王弼本成为今之范本。

王弼本经传相合，似乎还不彻底，因而古代有许多学者进一步将《易传》分割，附在与经文对应的地方。唐代李鼎祚作《周易集解》将《序卦》进行分解，逐条冠于每一卦经文之首，后宋代程颐作《易传》也援其例。周燾《九江易传》，在卦辞前列《大象》，卦辞后列《彖传》，《小象》散附爻辞之后。《文言》附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彖传》及《小象》之后，并删去“象曰”、“彖曰”、“文言曰”，李过作《西溪易说》，又于《乾》、《坤》卦辞下缀入《彖传》，且于《彖传》内缀入《文言》，然后继以《大象》，把《文言》中间一段分缀各爻《小象》之下。蔡渊作《周易经传训解》，以《大象》置卦辞下，以《彖传》置《大象》之后，以《小象》置爻辞后。元代董真卿撰《周易会通》，分传附经与王弼有所不同，“编次伏羲文王周公之经，而翼以孔子之作，各为标题，使相统而不相杂，其无经可附之传，则总附于六十四卦之后，是为经传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经部·易类》）明末刘宗周著《周易古文钞》，与董真卿类似，以王弼本《乾》卦之例为准，把其它六十三卦，《彖》、《象》二传集中在每一卦经文之后。清朱宗洛作《易经观玩篇》，每卦画六爻于前，分书初九、九二等字于爻画之中，右列爻辞，左列《小象》，而后列卦辞及《彖传》，至《文言》、《大象》则另录置《系辞》前。

然而，易学史上亦有许多学者反对分传附经。他们根据《汉书》所称《周易》十二篇，对《周易》经传编次进行考证，力图

恢复《周易》原貌，因而形成了《周易》复古派。徐宗儒先生认为，“恢复古《易》之举，盖肇端于三国时蜀人李悝之《古文易》”（《大易集成》之《周易经传分合考》）。其实真正恢复古《周易》是在宋代，宋初邵雍编《古周易》（因在百源成书，又称《百源易》），始把经、传各自独立成篇。但《宋志》无记载，案邵博之说，此书为“《卦爻》一，《彖》二，《象》三，《文言》四，《系辞》五，《说卦》六，《序卦》七，《杂卦》八，其次序不相杂也”（引自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八）。吕大防编《周易古经》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数分为十二篇使经传分开。此后，宋代晁说之作《录古周易》八卷，薛季宣作《古文周易》十二卷，程迥作《古周易考》一卷，李焘作《周易古经》八卷，吴仁杰作《古周易》十二卷，吕祖谦作《古周易》一卷，朱熹作《周易本义》十二卷，大致相互出入。其中，影响最大的当是吕祖谦《古周易》，他考订篇目为上经，下经，《彖上传》第一，《彖下传》第二，《象上传》第三，《象下传》第四，《系辞上传》第五，《系辞下传》第六，《文言传》第七，《说卦传》第八，《序卦传》第九，《杂卦传》第十。朱熹《周易本义》即根据吕本而作，元吴澄作《易纂言》、明邓伯羔作《古易诠》、清李光地撰《周易折中》、惠栋作《周易述》等，皆遵其例，这便是所谓古《易》本。

自宋代以后，今本《易》与古《易》两个本子并存，斗争激烈。然而中国人有着调和折中的历史传统，在《周易》经传分合上也不例外，有人力图调和两家，宋代董楷作《周易传义附录》提出：“程子《易传》依王弼次序，而朱子则用《古易》次序，以《彖传》《大小象传》《文言》各自为卷，今不敢离析程传，又不敢尽失朱子之意。”元代董真卿也认为：“于古《易》今《易》



四圣人之书，虽异而实同，程朱先生《易传》、《本义》于是可合而观之矣。”（《周易会通·凡例》）但是二董主要在注释方面合今古之《易》，而在编次方面，虽然《周易》传与经不相杂，但还是将传割裂，属今《易》派。到了明代何楷才使《周易》经传分合达到了统一，何楷著《古周易订诂》，兼顾今本与古本两个编次。前分上下经六卷，割裂《易传》而附经文，《周易》古经六十四为三十二对，先以《易传》有关部分总释两卦，后以《易传》分别释每一卦。如先分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有关论述总释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，然后割《系辞》等分释《乾》、《坤》卦，分割之细，前所未有，但七卷后列十翼之原文。

至于《易传》分篇，每篇命名及校勘等，则更为复杂。同样都是古《易》，但分篇、命名、校勘却又大不相同。如宋胡旦的《易传》十篇是把《彖》视为一篇，《象》分为大、小两篇，《文言》分两篇，其余与通行本相同。而胡瑗将《易传》十二篇分《彖》为上下，合《文言》为一篇。邵雍合《象》、《彖》、《系辞》均各一篇，清人宋书升分《易传》为十二篇。定《易传》有错简而进行更正者更不乏其人。如周燔把《文言》中设问答一段移置于后，将《说卦》开头两段移入《系辞》中，将《系辞》“天地定位”以下视为《说卦》首章。吴仁杰把《大象》称“象传”。把《小象》称为“系辞”，把原《系辞》置《文言》后，改为《说卦》上中篇，原《说卦》为下篇。俞琰把《大象》改为“象辞”，移入《彖传》之前；把《小象》改为“爻传”，而置《彖传》之后，《文言》放《系辞》之前。元人吴澄“以《系辞》中，说上下经十六卦十八爻之文定为错简，移置于《文言传》中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经部·易类》）。明杨时乔于《易传》内“多改

《彖传》入《文言》，改‘天行健’等《象传》入《系辞》，改‘天尊地卑’等《系辞》入《说卦》”（引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六十）。

纵观历代易学著作，对《易传》分篇、命名、更正纷纭繁杂、五花八门，多为臆断、不足为信。虽为研究的需要，按一定的逻辑、标准对《易传》进行编次、分篇未尝不可，但并非符合《易传》的原貌，考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帛书《周易》及汉石经《周易》，吕祖谦的本子较合乎汉代易本。

总之，《易传》本子是独立成篇的。自东汉开始，《易传》逐渐被分附到《周易》经文中，到魏王弼完成。唐孔颖达因王弼本作《周易正义》，古《易》遂不复存在。经宋代吕大防、程迥、吕祖谦等人考证，恢复了古《易》原貌，自此，《周易》有两个不同编次的本子流行。宋董楷、元董真卿力图调和折中，但没有冲破经传相合的束缚。明修《周易大全》，抑古本，用今本，使今本再度占据主流。而何楷作《古周易订诂》，前分传附经，后列《易传》原文，使今、古《易》逐渐得到调和。清初由于政治上的原因，复古之风大兴，古《易》逐渐占了上风。从李光地撰《周易折中》到《四库全书》问世，皆崇古本，直到清末阮元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今本又取代了古本。从今天出版的《周易》著作看，多数是分传入经者，仍宗王弼本。

我们认为，《周易》经传相合，两相对照，可以“使学者寻省易了”，便于解经。但《周易》经传相杂，既改变了《周易》古经原貌，又割裂了《易传》体系，正如吕大防所言，“王弼专治《彖》、《象》以为注，乃分缀卦爻之下，学者于是不见完经，而《彖》、《象》次第贯穿之意，亦缺然不属。”（同上卷九）我们

知道：《周易》经传毕竟是两个时代的产物，因而有着不同的特点。(1) 二者性质、功用不同。《周易》古经本为占筮之书，当时功用就是示人以吉凶悔吝、决断天下之疑、为人们行动提供指南。《尚书·洪范》所言“稽疑择建立卜筮人”，“汝则有大疑……谋及卜筮”即是此意。从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看，《周易》大部分被用于筮占。然而《易传》则不同，它以解经为宗旨，通过解释《周易》而阐发自己的学说。《易传》从《周易》卦象与卦爻辞中引申三才之道、道德修养、等级观念等一系列理论。因而《易传》实际上是一部哲学典籍。(2) 二者成书所吸收的思想资料不同。《周易》卦爻辞主要来源于筮人对筮事的记录。高亨先生指出：“筮人将其筮事记录，选择其中之奇中或屡中者，分别移写于筮书六十四卦爻之下，以为来时之借鉴，逐渐积累，遂成《周易》卦爻辞之一部分矣。”（《周易古经注卷首》中华书局 1984 年）而《易传》则不同，它是以儒家学说作为其主要思想营养，同时又杂取道家、阴阳家、名家等百家思想。如它的伦理道德学说取自儒家，阴阳变化学说则取自道家及阴阳家等。(3) 二者逻辑体系不同。《周易》古经分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卦与卦之间，爻与爻之间，卦画与卦辞之间，爻画与爻辞之间，卦辞与爻辞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十分密切。而《易传》十篇自成体系，表面看来，篇与篇之间似乎没有多大联系，但由于各篇是从不同角度来诠释《周易》古经，因而十篇相互补充，相辅相成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。(4) 二者思维水平不同。《周易》古经成书早，思维水平较低。从卦爻辞看，大部分是对具体事物的描述和记录。虽然其中不乏辩证思维的火花，如《乾》卦六爻“龙”由“潜”到“飞”的变化，《泰》卦九二爻辞对“平”、

“陂”、“往”、“复”的阐述等。但总的说来，它仍属于带有原始性的、具体的形象思维，而《易传》思维水平比较高，由于它基本产生于理性觉醒的战国时代，无论是思维的深度还是广度，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。特别是它的整体性原则、阴阳变化理论、时中学说等等，规定并影响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维的发展，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《周易》经传相附，虽有利解经，但容易造成经传不分，不利于对二者自身所具有的体系、价值、特点等进行研究。故今天研究《周易》将经传分开，似乎势在必行。

三 《易传》与孔学

(一)

从汉代开始大部分学者认为《易传》为孔子所作。如司马迁曰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班固曰：“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故曰易道深矣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孔子“盖晚而好《易》，读之韦编三绝，而为之传。”（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王充曰：“孔子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。”（《论衡·谢短》）《易纬·乾坤凿度》曰：“孔子……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。”

从古到今持此说者不乏其人，但是反对此说者亦有。早在宋代欧阳修曾卓有见地对《易传》内容作了详尽考证，他以《易



传》中自相矛盾、乖戾混杂的内容为据，得出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“皆非圣人之作，而众说淆乱，亦非一人之言也”的结论（《易童子问》），打破了传统看法。欧阳修之后，宋人赵汝棖作《周易辑闻》、元人王申子作《大易辑说》都沿袭此说。但他们仍然相信《彖》、《象》为孔子所作。直到清人崔述和近人冯友兰等才以结实的证据，大胆地推断不仅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非孔子作品，而且《彖》、《象》亦非孔子之作。

虽然欧阳修等人的许多考证有偏颇之处，但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，其理由有三：其一，孔子曾经说过自己只是爱好古典文献，作过一些讲述，而没有撰写著作。“子曰：‘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窃比于我老彭。’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其二，孟子是孔门嫡传，“受业子思之门人。”他反复表白要继承孔子的愿望：“乃所愿，则学孔子也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因而他极力抬高孔子，表彰孔子的功绩。但他只谈到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不论孔子著《易传》，如崔述所言：“孟子之于《春秋》也，尝屡言之，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《易》之事；孔孟相去甚近，孟子之表彰孔子不遗余力，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。”（《洙泗考信录》）其三，如果《易传》为孔子所作，不应该在《易传》中出现“子曰”字样。“子”在古代是对人的尊称，这里是学生对老师的称呼。“子为师称。”（《柳宗元文集·论语辨》）以上事实说明《易传》确非孔子的作品。

当然，否认《易传》为孔子所作，并不等于认为孔子与《易》、《易传》没有关系。从古代文献记载看，孔子曾对《周易》作过一番研究。“子曰：‘加我数年、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’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

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”（《庄子·天运篇》）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……读《易》韦编三绝，曰：‘假我数年，若是，我于《易》则彬彬矣。’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
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还直接引用了《周易》《恒》卦九三爻辞谈论作巫医要有恒心。“子曰：‘南人有言曰：“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”善夫，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’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同时，孔子也向弟子传授过《易》。“孔子传《易》于瞿，瞿传楚人馯臂子弘，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，疵传燕人周子家竖，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……何元朔中以治《易》为汉中大夫。”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）“自鲁商瞿受《易》孔子，孔子卒，商瞿传《易》，六世至齐人田何，字子庄，而汉兴。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，子仲传菑川人杨何……然要言《易》者，本于杨何之家。”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“自鲁商瞿子木受《易》孔子，以授鲁桥庇子庸，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……要言《易》者，本之田何。”（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对孔子传《易》师承关系记载十分详细，当不会是司马迁、班固的臆造，应是史实。

但有的学者从否认《易传》为孔子之作出发，走向另一极端，认为孔子与《易》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了论证此种观点，不惜费尽心机找根据否定《论语》、《史记》等文献关于孔子学《易》、传《易》记载。其中他们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根据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论语音义》中“鲁读易为亦，从古”之言，把今本《论语》与鲁《论语》作比较，而得出今本《论语》中孔子“五十学易”的“易”字为“亦”的结论。笔者认为，这是不妥当的。陆氏在《论语音义》中的“鲁读易为亦”是指读音而言，“从古”也指读音而言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妨引陆氏《经典释文·周易



音义》中的有关“易”字的注释作为旁证。(1)《周易·大壮》六五“丧羊于易”。陆氏注曰：易“以豉反，注下同，郑音亦。”(2)《周易·旅》上九“丧牛于易”。陆氏注曰：易“以豉反，注同，王肃音亦。”(3)《周易·系辞》六爻“之义易以贡”。陆氏注曰：易“以豉反，韩音亦，谓变易。”从以上引陆氏注“易”字看，易音亦，皆指易读音为亦，第一处指郑玄读易为亦，第二处指王肃读易为亦，第三处指韩康伯读易为亦。并非郑、王、韩此处将易写作亦。如果将这三处“易”改为“亦”，“丧羊于亦”、“丧牛于亦”，“六爻之义亦以贡”当作如何解释呢？

另外，孔子很少谈论天命，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。而到了50岁，孔子自称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、“五十以学《易》”。《易》为天命之书，学《易》可以“知幽明之故”，“知死生之说”，“知鬼神之情状”。正如魏何晏所言：“《易》‘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’，年‘五十而知天命’，以知命之年，读至命之书，故‘可以无大过。’”（《论语注疏》）由上所考，孔子学《易》可信。

(二)

《易传》既非孔子之作，那它是谁的作品？与孔子研《易》、授《易》有何关系？比较《论语》与《易传》就会得到准确的答案。

《论语》是孔门后学者作品学术界早有定论。早在汉代的班固曾说过：“论语者，孔子应答弟子、时人及其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。当时弟子各有所记，夫子既卒，门人相与辑而

论纂，故谓之《论语》。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

但《论语》由谁最后编定，从古到今一直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笔者同意柳宗元的观点，即《论语》由曾子的学生编撰。理由如下：（1）曾子（即曾参）是孔门有名的弟子，最能理解孔子的思想。“子曰：‘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‘唯。’子出，门人问曰‘何谓也？’曾子曰：‘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’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曾子理解孔子所谓“道”与孔子对“道”的解释完全一致。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’子曰：‘其恕乎！’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不仅如此，曾子有继承孔子精神的壮志。曾子说过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（2）从年龄上看，曾子在孔子的弟子中最年轻，少孔子46岁，这便于他全面掌握孔子的材料，为撰写《论语》打下基础。据杨伯峻先生考，《论语》记载曾子死前与孟敬子的对话是《论语》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最晚的一段（详见《论语译注》导言），因而这一段为曾子弟子所记。（3）在《论语》中被称为“子”的除了孔子之外，有曾参、闵子骞、有若、冉有，其中曾参最多，共出现17次（有若4次，闵子骞4次，冉有3次。）。这足以说明《论语》为曾子弟子最后编定。

而比较《论语》和《易传》，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文体格式上都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点。

从内容上看，二者都对曾子思想作了转述和发挥，如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这句话在《论语》和《易传》之《象》中都有记载。另外还有：（1）关于反身修德思想。《论语》载：“曾子曰：‘吾日三省吾身——为人谋而不忠乎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！传不

习乎!’”（《学而》）《易传》云：“君子以反身修德。”（《蹇·象》）“君子以恐惧修省。”（《震·象》）“损，德之修也。”（《系辞》）（2）关于以文会友思想。《论语》载：“曾子曰：‘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’”（《颜渊》）《易传》云：“君子以朋友讲习。”（《兑·象》）（3）关于谦虚思想。《论语》载：“曾子曰：‘……有若无，实若虚。’”（《泰伯》）《易传》云：“君子以虚受人。”（《咸·象》）


从文体形式看，二者对孔子的话采取了直接引述。在转述或引述孔子话时都冠以“子曰”。

由比较可以看出，《论语》与《易传》的作者同属于一个学派，故笔者同意侯外庐先生的观点，《易传》属于曾子后学思孟学派的作品（详见《中国思想通史》）。

（三）

由上述考辨看出，《易传》不是孔子的作品，而是其后学思孟学派之作。虽然孔子没有亲作《易传》，但是孔子的思想对《易传》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孔子一生勤勤恳恳，呕心沥血，致力于教育事业。他通过口授心传方式，将自己的思想及学《易》精神灌输给门人，经过几传，到思孟学派将孔子思想加以改造与发挥，注入了《易传》之中，因而《易传》深深地打上了孔子儒家思想的烙印。下面试分析孔子思想对《易传》的影响。

1. 孔子伦理思想对《易传》的影响

（1）《易传》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，中庸的“中”字本是指对天文的观测。“中”在甲骨文中作, 象以旌旗测日之形，其“中”者，象以直立的木柱（表）测日之影（详见《殷墟卜辞

研究·科学技术篇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），因而商周时代“中”字多用于天文方面。如：“中日、其雨？”（《殷契粹编》七一九）“贞，来甲辰立中？”（《殷虚书契前编》七·一六·一）“丰其蔀，日中见斗。”（《易·丰》）“日之方中，在前上处。”（《诗经·邶风》）后来，“中”字逐渐引申为“中间”、“其中”、“中行”、“中和”等含义，并大量用于社会生活中。

孔子继承和发挥了前人有关“中”的思想，并把“中”和“庸”联在一起，视中庸为一种道德。“子曰：‘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，民鲜久矣’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：子曰：‘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’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“中庸”作为一种道德，在孔子那里包含了这样意思：不偏不倚，“过犹不及”，既不能过，也不能不及，是一种中正平和。这种道德表现在政治上是一种王道流行的理想，如《尚书》所言：“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；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；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；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；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”（《洪范》）而把这样一种道德运用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，就会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，要求人们按照此规范行事。“中庸”即是用中，“庸，用也。”（《庄子·齐物论》）因此，孔子十分注重抓住矛盾的“两端”，只有抓住两端，才能做到不偏废于任何一端，使事情做得恰如其分。如孔子说：“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。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“隐恶而扬善，执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”（《中庸》）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“质胜于文则野，文胜于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



《易传》尚中，除了受到《易经》中卦画排列的影响外，主要的是受到了孔子中庸思想的影响。《易经》中卦爻辞中常出现“中”字，如“中行”、“师中”、“日中”等皆指具体的行为，丝毫不无道德的意义，而《易经》卦画六爻，二五居中，皆就爻位而言，也无道德含义。《易传》在解释卦的二五爻时，大量使用了“中”，共约有134个，其中涉及中庸思想的有80个。如：“子曰：‘龙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。’”（《文言》）“‘干母之蛊，’得中道也。”（《蛊·象》）“‘黄离元吉’，得中道也。”（《离·象》）“‘利见大人，’尚中正也。”（《讼·彖》）“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，君子正也。”（《同人·彖》）“‘艮其辅’，以中正也。”（《艮·象》）

这里的“中道”、“中正”、“得中”等是针对卦的二五爻居中而发。《易传》作者将二五爻赋予道德的含义，以“中道”、“中德”来解释二五爻辞，即二五爻辞之所以多功多吉，乃是因为有中庸之德，而且《易传》极力宣扬这种道德，以便让上至王公下至庶民牢牢地抓住矛盾两个方面，达到中庸境界。故《易传》反复强调了解“上下”、“安危”、“微彰”、“柔刚”、“吉凶”等事物两个方面。如《易传》云：“君子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”（《大有·象》）“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。”（《文言》）“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（《系辞》）“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。”（同上）

（2）《易传》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。“仁”是孔子的思想核心，它贯穿于其整个思想体系中。孔子提出“中庸”，只是给人们设立了一种道德理想，而在现实中如何做才能达到这种理想？

孔子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而又提出了“仁”的范畴。孔子对“仁”解释很多，因而“仁”的含义也非常广泛，但它的基本精神只有一个，即“忠恕”。所谓“忠恕”就是成人成己，“尽己谓之忠”（朱子语），“推己谓之恕”（《礼记·射义》）。正如孔子自己所言：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实质上，“忠恕”就是“爱人”。“樊迟问仁，子曰：‘爱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“子曰：‘……泛爱众，而亲仁。’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“子曰：‘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’”（同上）《易经》中无一“仁”字，而在《易传》中约有10处提到“仁”字，而且“仁”也是指爱人。“安土敦乎仁，故能爱。”（《系辞》）“‘王假有家’，交相爱也。”（《家人·象》）

孔子的“仁”一方面做为一种道德自觉，存在于每个人心中，“为仁由己”，“我欲仁，斯至矣。”另一方面，仁义与当时社会制度结合起来，变成了一种对人约束的外在力量，即“仁”便是礼，只要人们行为符合礼，就做到了仁。“不知礼、无以立也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“子曰：‘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……’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“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……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’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孔子强调力行，“力行近乎仁。”（《中庸》）“仁者，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《易传》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，提出履礼行仁：“履者，礼也。”（《序卦》）“君子以非礼弗履。”（《大壮·象》）“君子学以聚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”（《文言》）“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合礼。”（同上）

但是，就仁的学说而言，《易传》与孔子唯一不同的是，孔

子的“仁”是一种主观的道德，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心中，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而《易传》的仁是对天的效法：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”（《说卦》）“‘元’者，善之长也；‘亨’者，嘉之会也；‘利’者，义之和也；‘贞’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合义，贞事足以干事。”（《文言》）

2. 孔子的天道观对《易传》的影响

孔子毕生精力用于人的研究，很少探讨天、天道等问题。这也许是天相对于人而言则远，正如子产所言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）从《论语》记载看，孔子谈论的天，主要有两层意义：一是主宰或命运之天，孔子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，它有意志，可以赏善罚恶，孔子说：“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“吾谁欺，欺天乎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“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；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一是指自然之天。孔子认为天是伟大的，“巍巍乎唯天为大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天生万物，而不主宰万物，四时自己变化，万物自己生长。孔子说：“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同时，孔子还认为有一种超自然力量在支配社会历史，这种不可抗拒的、超自然的力量孔子称“命”，孔子反复强调要知天命。他说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

《易传》的天道观，从总的看来，是讲天地阴阳变化的，是

对道家自然观的继承和发挥，好像与孔子天道观没有任何关系。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剖析《易传》天道观，从中亦可以窥视到孔子天道观的痕迹。(1)《易传》对孔子“唯天为大”思想的继承。《易传》云：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”（《乾·彖》）此句本是释“乾元”之义的，在《周易》乾为天，又为六十四卦之首，象征乾阳伟大而生成万物。如《九家易》所释：“阳称大，六爻纯阳，故曰大。乾纯阳，众卦所生，天之象也。观乾之始，以知天德，惟天为大。”（引自孙氏《周易集解》）(2)《易传》对孔子“天何言哉”思想的继承。《易传》云：“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”（《文言》）此句本也是释“乾元亨利贞”之义，是指乾始而能生万物，能以生长美善之道利益天下，有如此大功劳而不言，故伟大。(3)《易传》对孔子“天命”说的继承。《易传》也承认有天命存在，反复强调顺天命，知天命。《易传》云：“大‘亨’，以正，天之命也……天命不祐，行矣哉？”（《无妄·彖》）“‘用大牲吉，利有攸往。’顺天命也。”（《萃·彖》）“乐天知命，故不忧。”（《系辞》）

3. 孔子的政治思想对《易传》的影响

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，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，旧的奴隶制陷入土崩瓦解，周天子失去了对各诸侯国的控制，维护奴隶制的“礼”、“乐”遭到破坏，封建制度开始萌芽，鲁国实现了“初税亩”，“三桓”三分公室，标志着封建土地制度确立和新兴政治势力夺权的成功。在这种条件下，孔子极力地维护旧的奴隶主等级制度，指责“三桓”中的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，为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。晋铸刑鼎，孔子说晋“失其度矣”，“贵贱无序”。为了挽救奴隶主阶级等级制度，又提



出了正名的思想。孔子曰：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“政者，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。”（同上）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；言不顺，则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则礼乐不兴；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
《易传》继承了孔子的等级观念，认为虽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，但是尊卑贵贱不可移：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”（《系辞》）就是说天地有上下，乾坤有尊卑，这是就卦而言。同时，爻也有尊卑贵贱：“列贵贱者存乎位。”（同上）“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贵贱之等也。”（同上）

《易传》继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。《易传》云：“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，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，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，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妇妇，而家道正；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（《家人·彖》）“‘大壮利贞’，大者，正也。正大，而天地之情可见矣。”（《大壮·彖》）“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，则备矣。”（《系辞》）

《易传》保留了孔子失意的情调。孔子为了维护奴隶制，不辞劳苦，四处游说。但是历史在发展，逆历史的潮流而动的孔子到头来只能发出悲哀的叹息：“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。”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《易传》受孔子的影响也流露出失望忧患的情绪。如《渐·象》曰：“失道凶也。”《比·彖》、《蹇·彖》、《节·彖》、《节·象》、《既济·彖》、《坤·象》皆叹“道穷”，《颐·象》更曰：“道大悖也。”《系辞》曰：“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！”“又明于忧患与故。”《系辞》曰：“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“又明于忧患与故。”

总之，《易传》作为我国最早、最系统的释《易》总集，虽然兼收并蓄百家之言，但始终以孔子儒家思想作为主线贯穿其中，因而它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。

四 《易传》内容

《易传》十篇，包括：《彖》上，《彖》下，《象》上，《象》下，《文言》，《系辞》上，《系辞》下，《说卦》，《序卦》，《杂卦》。

（一）《彖传》（或称《彖》）

彖，即材。《系辞》云：“彖者，材也”。材，通裁，有裁断之义。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引刘瓛云：“彖者，断也。”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引褚氏、庄氏注云：“彖，断也，断定一卦之义，所以名彖也。”故裁断一卦之义的文辞，叫彖辞。彖辞也就是卦辞。《系辞》云：“彖者，言乎彖者也。”“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。”“知者观其彖辞，则思过半矣。”这里的彖或彖辞就是指卦辞，孔颖达指出：“彖，谓卦下之辞。”（《周易注疏》卷十一）而对于彖辞（卦辞）的解释称为“彖传”。《易传》以“彖”作为篇名，实指“彖传”。按照鄙人的考证，《彖传》成书，要早于《文言》《系辞》，晚于《说卦》《大象》《序卦》等，在荀子以前。也就是说，在荀子时代，人们已能熟读和引用《彖传》。《荀子·大略篇》曾引用了《彖》释《咸》之辞：“《易》之《咸》，见夫妇，夫妇



之道，不可不正也。君臣父子之本也。咸，感也。以高下下，以男下女，柔上而刚下。”以上所引，除了极个别地方外，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抄了《彖传》释《咸》之辞。

《彖传》共六十四条，每一卦对应一条《彖传》之辞。按照六十四卦上下经的分法，《彖传》分为上、下，即《彖传》上、《彖传》下。《彖传》专释《周易》的卦名及卦辞。其方法如下：

1. 以八卦之象释卦辞。八卦最基本的象是八种自然物：乾代表天，坤代表地，震代表雷，坎代表水，离代表火，艮代表山，巽代表风，兑代表泽。以八卦之象解释卦名、卦辞，如《彖》释《泰》曰：

“天地交而万物通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”

所谓天地交，是指《泰》䷊上坤下乾，坤为地，乾为天，天本在上，而今在下；地本在下，而今在上，以示天阳之气下降，入地气之中；地阴之气上升，入天气之中，二气交感，故有“天地交”之义。由于阴阳二气交感，万物生生不已，故为通达，即“万物通”。所谓上下交，是指《泰卦》上坤下乾，乾阳尊本在上而今能下，坤阴卑本在下而今能上，故有上下交感之义。就社会关系而言，乾象征君，坤象征民众，在《泰卦》，君在下，众在上，以示君民上下交感，心志相通，万物通达；君臣上下交感，志向一致，故天下泰平和谐，因而称此卦为“泰”。泰，有泰平、通达之义。

又如《彖》释《睽》云：

“睽，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”

火动而上，是指《睽卦》上为离，离为火，居外卦在上，火性炎上。泽动而下，是指《睽卦》下为兑，兑为泽，居内卦而在

下，泽性润下。火在上而炎上，泽在下而润下，火泽互相违背。就社会关系而言，此卦离为中女，兑为少女，有“二女同居”之象，二女虽同居，但志向皆不相同，故此卦称为《睽》，睽，有乖异之义，“睽者，乖也。”（《序卦》）

2. 以义理解卦名、卦辞。八卦皆含有义理，即含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。后人也有称为卦德者，如乾为刚，坤为柔，震为动，巽为人，坎为险，离为丽，兑为说（悦），艮为止。《彖传》以义理解卦名，如《讼·彖》云：

“上刚下险，险而健，讼。”

所谓上刚下险，是指《讼》䷅上乾下坎，乾为刚在上，坎为险在下，故有“上刚下险”之义。所谓险而健，是指《讼》内卦坎为险，外卦乾为健，故称“险而健”。因此卦乾阳刚健在上，坎水阴险在下，上下争讼不下，故为《讼卦》。

又如《咸·彖》云：

“咸，感也……止而说，男下女，是以‘亨利贞，取女吉’也。”

止而说，是指《咸卦》䷞上兑下艮，下艮为止，上兑为说。故“止而说”“男下女”是指艮内卦艮男在外卦兑女之下。

3. 以爻位说释卦辞。所谓爻位说，是指爻所处的位置及与它爻的关系。它主要包括：中位，得位（当位），失位（不当位），乘，应，承等。以中位释之，如：《蒙·彖》：“‘初筮告’，以刚中也。”所谓刚中，是释《蒙卦》辞“初筮告”，《蒙卦》九二爻以阳居内卦之中，故称“刚中”。《解·彖》：“‘其来复吉’，乃得中也。”乃得中，是指《解》九二居中。

以“得位”、“失位”释之。一般地说来，阳爻居阳位，阴爻



居阴位，称为得位（当位）；阴爻居阳位，阳爻居阴位，称为失位（不当位）。如《小畜·彖》云：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，曰小畜。”《小畜卦》六四爻得位。《噬嗑·彖》云：“柔得中而上行，虽不当位，‘利用狱’也。”《噬嗑卦》六五爻失位。《遯·彖》云：“刚当位而应，与时行也。”《遯卦》九五爻当位。《既济·彖》云：“刚柔正则位当也。”《既济》六爻皆得正位。《未济·彖》云：“虽不当位，刚柔应也。”《未济》六爻失正。

以“乘”释之。所谓乘，是指阴爻居阳爻之上。乘，有乘凌之义。按照古代社会等级观念，阳当在阴之上，于国家君在臣之上，于家庭夫在妇之上，若违背了这个观念，就是乘凌，即小人之道。《易传》中的“乘”，恐怕出自于当时社会的礼教，是对当时人与人关系的反映。《彖》以乘释卦辞，如《夬·彖》云：“‘扬于王庭’，柔乘五刚也。”《夬》䷪一阴五阳，阴为柔，阳为刚，故此卦有一阴乘凌五刚之象。《归妹·彖》云：“‘无攸利’，柔乘刚也。”《归妹》䷵六三阴爻居九二阳爻之上，六五阴爻居九四阳爻之上。故曰阴柔乘凌阳刚。

以“应”释之。所谓应，是指爻与爻之间相呼应的一种关系。如《小畜·彖》云：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。”《小畜卦》一阴五阳，六四爻以阴柔居阴位，故称“柔得位”，五阳爻分居六四上下，故称“上下应”。《师·彖》云：“刚中而应。”此言《师卦》九二为刚处中，六五应之。

4. 以卦变说释卦辞。卦变，是指由于阴阳爻的变动，而使一卦变成另一卦，它反映了卦与卦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变化的关系。如《损·彖》云：“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”所谓损下益上，是指《损》䷨来自《泰》，即《泰》䷊九三爻与上六爻交换位置

而成。从卦上下体看，是减损《泰卦》下体一阳爻而增益到其上体。其道上行，是说减损下一阳而增加到上，阳之道行在上。而《益·彖》所说的“损上益下”与《损·彖》相反，它是指《益》来自《否》，是减损《否》上一阳爻而增益到下，即《否》九四爻与初六爻互易而成。

历代言卦变者，多本于此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彖传》言卦变，没有统一的、严格的体例，不明言某卦自某卦来，估计是《易传》时代，这些知识人人皆知，故一些先儒以此否认《彖传》有卦变说，不足为信。

5. 以自然之道、人伦之理解释卦辞。如《谦·彖》云：“天道亏盈而益谦，地道变盈而流谦，鬼神害盈而福谦，人道恶盈而好谦。”《豫·彖》云：“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。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，豫之时义大矣哉。”《恒·彖》云：“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时变化而能久成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。观其所恒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。”以上所言天地、日月、四时、圣人等，皆为《彖传》作者据卦义阐发之辞。

（二）《象传》（或称《象》）

《周易》中的象，是指卦爻象。《周易》与其它典籍不同，它是一部专设卦画以示卦象之书。“易者，象也。”（《系辞》）易象是对天下万事万物之象的效法和摹拟。“象也者，像也。”“是故夫象，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谓之象。”（同上）这就是说，象，本就自然而言，它主要是指自然界事物所呈现出的容貌、形态，如日月星辰所呈现的天象，山川



草木所呈现的地象等等。《周易》作者在仰观俯察的基础上，主要对自然之象，加以概括整理，并以卦的形式表现出，这就是卦象。从广义角度看，《周易》卦爻辞及《说卦》所列之象皆为卦象，故“彖者，言乎象者也。”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”（同上）先儒有将象分为两种者：“象辞或有实象，或有假象。”（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引）有将象分为三种者：“有本画自有之象，如奇画象阳，耦画象阴是也；有实取诸物之象，如乾坤六子，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；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，如‘白马来如，载鬼一车’之类是也。”（李光地《周易折中·卷首》）也有分为七种者：“八卦之象”，“六画之象”，“像形之象”，“爻位之象”，“反对之象”，“方位之象”，“互体之象”。（见黄宗羲《易学象数论》）从狭义看，易象专指卦的阴阳符号（爻象）及由这些阴阳符号组成的卦画（卦象）。《易传》以“象”作为篇名，专指《象传》。《象传》是对《周易》卦爻象的解说。

按照今人考证，《象传》与《彖传》相类，应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，但关于《象传》、《彖传》成书先后问题，学界又有分歧，笔者认为《象传》早于《彖传》，但是也有认为《象传》晚于《彖传》者，因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证据，故学界至今未有定论。

《象传》随经分为《象上》、《象下》两篇。而从一卦来看，它又可分为《大象》、《小象》两部分。《大象》是释一卦之象，《小象》是释每一卦的六爻之象。《大象》释卦的方法，是先用八卦之象解释每一卦，揭示出卦象的构成，然后比拟人事，说明效法此卦象人们当如何去行动，如《比·象》云：“地上有水，比。先王以建万国，亲诸侯。”《比》䷇上坎下坤，坎为水，坤为地，

坎在坤上，故地上有水。水性下而行地上，与地没有间隙，有亲比之义，故此卦为比。比，即亲比。先王效法此卦象当建立众多诸侯国，以仁爱的态度对待诸侯。从卦画看，《比》九五居上中尊位为王，上下全是阴爻，故称万国、诸侯。又如《履·象》云：“上天下泽，履，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。”《履卦》下兑上乾，兑为泽，乾为天。天气上升而又在上，泽水润下而又在下，上下等级分明，有履礼之义。故此卦为《履》，履，帛《易》作“礼”，《荀子》云：“礼者，人之所履也。”《序卦》云：“履者，礼也。”^① 故知履，礼相通。礼，是指古代等级制度，君子效法，此卦象当辨别上下等级，安定民志。

《小象》释辞的方法，与《彖传》类同，也没有固定的格式。有取爻位说释之。如《小象》释《屯》六二云：“六二之难，乘刚也。”这是说《屯》六二含有“难”辞，在于《屯》六二之阴柔乘凌初九之阳刚。释《否》九五辞云：“大人之吉，位正当也。”此谓《否》九五有“大人”“吉”辞，在于此爻是以阳爻居阳位，即所谓“位正当”。释《豫》六二爻辞云：“‘不终日贞吉’，以中正也。”此是说《豫》六二有吉辞，在于此卦六二以阴居阴而处内卦之中。而有中正之义，故言以“中正”。释《噬嗑》六三爻辞云：“‘遇毒’，位不当也。”这是说《噬嗑》六三以阴居阳位，故此爻有“遇毒”之辞。

有以爻辞释爻辞者。也就是说，爻辞含义不明确，《小象》换一种说法明确地表达出其意义。《需》九二曰：“小有言，终吉。”《小象》释之曰：“虽‘小有言’，以‘吉’‘终’也。”《贲》

^① 见王弼《周易略例·卦略》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本。

初九曰：“舍车而徒。”《小象》释之曰：“‘舍车而徒’，义弗乘也。”《无妄》六三曰：“无妄之灾，或系之牛，行人之得，邑人之灾。”《象》释之云：“行人得牛，‘邑人灾’也”。《观》九五曰：“观我生。”《小象》释之云：“‘观我生’，观民也。”《归妹》上六曰：“女承筐无实。”《小象》释之曰：“上六‘无实’，‘承’虚‘筐’也。”

有取引申之义释爻辞者。如《恒》六五云：“贞妇人吉，夫子凶。”《小象》释之曰：“妇人贞吉，从一而终也；夫子制义，从妇凶也。”经文原义是说占问妇人有吉，而男子有凶。”《小象》着眼于婚姻，说明妇道人家守正则有吉，所谓守正是说妇人要尽妇道，从一夫而终，即使夫死也不能再嫁，只有这样，才有吉利。而作为男子有绝对的权利，只宜妇人从他，若他从妇人则有凶。这很显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注释爻辞，另外，《小象》多次以“中道”释爻辞，也是借儒家语言表达爻居中位的思想。

（三）《文言传》（或称《文言》）

“文言”之名，古者多解，有说以文饰乾坤的，有说依文言理者，有说卦爻辞为文王所作，故曰文言；也有说乾坤德大，特以文饰而为文言。笔者认为，若从字面言之，今人高亨释之较确。他说：“然则文言者，谓用文字以记其言也。”^①而本篇以“文言”为名，是指《文言传》。《文言》字数不多，专释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卦爻辞。解说《乾》卦卦爻辞者可称为《文言·乾》，

^① 《周易大传今注·卷首》

解说《坤》卦卦爻辞者可称为《文言·坤》。《文言》通过注释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的卦爻辞，阐发了天地阴阳变化之理、安邦治国、修心养性之道。它的注释，无论是思想内容，还是理论深度，远远超过了《乾》、《坤》卦爻辞。它是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的理论升华。

《文言》的成书，我们认为在《彖》、《象》之后、《荀子》之前。理由是，《文言》之辞多发挥《彖》、《象》之意。如《彖》云：“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”《文言》曰：“时乘六龙，以御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”《彖》云：“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”《文言》曰：“坤道顺乎，承天而时行。”《小象》曰：“‘潜龙勿用’，阳在下也。”《文言》曰：“‘潜龙勿用’，下也。”“‘潜龙勿用’，阳气潜藏。”而《荀子》一书也有注释和阐发《文言》之言。如《文言》云：“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。”《荀子·不苟篇》云：“庸言必信之，庸行必慎之。”《文言》云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，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”《荀子·劝学篇》云：“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，平地若一，水就湿也。草木畴生，禽兽群焉，物各从其类也。”《荀子·大略篇》云：“均薪施火，火就燥也，平地注水，水流湿，夫类之相从也。如此之著也。”故《文言》成书，当在《彖》、《象》后，在《荀子》前。

（四）《系辞》（或称《系辞传》）

系，古字作𣪠，有系属之义。辞，本作𠄎，即词，有说之



义。《系辞》所云“观象系辞”是指系于卦爻之下的文辞，即卦爻辞。《系辞传》中“系辞焉以断吉凶”、“系辞焉以尽其言”即是其义。此处以“系辞”为名，乃指系在《周易》古经后面的文辞，也就是《系辞传》。根据笔者的考证，《系辞》晚于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，而早于《序卦》，“稍早于惠子、庄子，或者与之同时。”^①

关于《系辞》分章，先儒多有不同，马融、荀爽、姚信等分上篇为十三章，虞翻分为十一章，周氏、孔颖达等分为十二章，陆德明分为七章，李心传分为十五章，王申子分为十六章。《系辞》下篇一般分为十二章。今从马融等人的分法。

《系辞》是对《周易》进行理论说明，可称为《周易》通论。其内容博大精深，是学《易》者必读之篇。总观《系辞》的思想，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：（1）阐明了易道广大及乾坤在《周易》中的地位。（2）追述了《周易》起源、作者、成书年代（如伏羲仰观俯察画八卦，文王演《周易》）。（3）揭示了《周易》的功用（观象玩辞，观变玩占，观象制器，开物成务，冒天下之道，崇德广业等）。（4）以儒家的伦理思想，解释了《周易》十六卦中十八条爻辞，补充《彖》《象》之不足。（5）保留了古代原始的筮占方法——大衍筮法，并对这种筮法的运用、客观依据、性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说明。（6）说明了《周易》的体例，其中包括卦象、爻象、爻位、卦德、爻变等。因《系辞》说《易》采用的是通论的形式，可以不受经文的束缚，故无论是思想内容，还是思维水平皆高于其它九传。

^① 见《周易概论·关于〈周易大传〉》。

近几年帛书《系辞》的发现，为进一步研究《系辞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从总体上说，帛书《系辞》与今本《系辞》是一致的。但就某些问题上还有相当出入。今本《系辞》文字有不见于帛书者。如今本《系辞上》第九章^①“大衍之数五十”至“可与祐神矣”一节，“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”一句，《系辞下》第五章“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”至“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”一节及“子曰颜氏之子”至“立心勿恒凶”一节等，皆不见于帛书《系辞》（后两节见于帛书另一篇题名为《要》的佚书中）。也有帛书《系辞》文字不见于今本者，如帛书《系辞》“圣者仁，壮者勇”一句不见于今本《系辞上》第五章。另外，今本与帛本文字上也有差异。帛书多用通假字和别字。如今本《系辞》中的“象”字，帛本皆作“马”，今本“乾坤”，帛本皆作“键川”，今本“开物成务”，帛本作“古物宝命”；今本“易有太极”，帛本作“易有大恒”；今本“上古结绳而治……盖取诸夬。”帛本作“盖取诸大有”。

以上所举为今本与帛本《系辞》的不同，除了通假字、方言不同外，对于二者差别，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理解：一是由于传抄者所致，即传抄中出现了错简与讹误。一是在汉初《系辞》还未最后定型而成为今本样子。可证《系辞》虽早已成书，但有一些极有价值的孔子儒家释《易》的资料在后人整理时，又不断被补充到《系辞》中，同时《系辞》中个别语言也被不断加工润色，故形成帛本与今本《系辞》有异。

^① 按照马融等人分章。

(五)《说卦》(又称《说卦传》)

说,有陈说、解说之义。《易传》以“说卦”为篇名,是指《说卦传》。它是系统地解说八卦的专著。孔颖达说:“说卦者,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所为也。”(《周易正义》)在古代,《说卦》一般被分为十一章,主要阐述了八卦产生及八卦的性质、功用、方位、取象等,其主要精神见下表:

卦名	卦画	自然	家庭	性质	动物	人体	方位
乾	☰	天	父	健	马	首	西北
坤	☷	地	母	顺	牛	腹	西南
震	☳	雷	长男	动	龙	足	东
巽	☴	风(木)	长女	入	鸡	股	东南
坎	☵	水	中男	陷	豕(猪)	耳	北
离	☲	火	中女	丽(依附)	雉	目	南
艮	☶	山	少男	止	狗	手	东北
兑	☱	泽	少女	说(悦)	羊	口	西

《说卦》成书,与其它几篇比较,恐怕最早。从其内容言之,它专言八卦,是易学最基本的理论。也就是说,无论是解说《周易》,还是运用《周易》筮占,皆离不开八卦卦象的分析,而且这是重要的一步,因此,八卦的理论应当早于其它易学理论,《晋书·束皙传》载,“太康二年,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”,得“《卦下易经》一篇,似《说卦》而异。”这说明了在战国时,或者更早,就有了专门解释八卦的著作,而且皆有师传,“不然的



话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筮例，人们皆以分析卦象而推断事物的吉凶，这些卦象如无传授，他们言之何据？”^①

（六）《序卦》（又称《序卦传》）

《序卦》是对六十四卦卦序排列及客观依据进行了解说。它以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有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”的宇宙演化理论作为客观依据，将六十四卦排列起来，又以因果联系、物极必反、相生相成观点解释卦与卦之间的关系，这其中还间有对卦名的训释，如“泰者，通也。”“蛊者，事也。”“嗑者，合也。”“蹇者，难也。”“兑者，说也。”当然，有时也取象解说。如：“物不可以终尽剥，穷上反下，故受之以复。”这里的“穷上反下”，是就《剥》、《复》两卦卦象而言，穷上，指《剥》䷖一阳居上而穷尽。反下，指《复》䷗一阳复于初而居下。故《剥》变《复》有一阳穷于上而复返于初之义。又如：“聚而上者谓之升。”这是说反《萃》而为《升》。坤为众，《萃》䷬内卦为坤，而称坤众聚于下。《升》䷭外卦为坤，而称坤众在上，故由《萃》变为《升》是“聚而上者谓之升”。

今天我们所见到的《周易》版本，多采用《序卦》提出的卦序。但是这种卦序排列不是唯一的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易经》卦序，则完全不同。它是按照八卦相重的原则，把六十四卦

^① 见《周易概论·关于〈周易大传〉》。

分成八组，六十四卦分属于八组当中，这与汉代京房八宫说相类似。基于此，我们曾提出了“京房八宫的特殊卦变方式和卦次排列，乃是在帛本六十四卦次排列的基础上演变而出”的论断。《序卦》成书较晚，一般认为，它晚于《说卦》、《象》、《彖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，似当成书于战国末期，或秦汉之际。

(七)《杂卦》(又称《杂卦传》)

《杂卦》杂糅六十四卦，简要地解说卦名之义。三国虞翻曰：“杂卦者，杂六十四卦以为义，其于《序卦》之外别言也。”（《周易正义》引）晋人韩康伯云：“杂卦者，杂糅众卦，错综其义，或以同相类，或以异相明也。”（同上）《杂卦》之所以称“杂”，是因为打乱了《序卦》关于六十四卦排列顺序而进行说《易》。《杂卦》说《易》极为简练，每卦仅用一两个字至多几个字揭示出其含义，而且全篇皆用韵语，如：“乾刚坤柔，比乐师忧。”只用了四个字揭示出四卦的含义，“柔”与“忧”同韵，从释卦方法看，《杂卦》与其它几传有类似的地方。有取象释之，如《杂卦》释《晋》云：“晋，昼也。”《晋》下坤为地，上离为日，日出地上，故为“昼”。《杂卦》释《睽》《家人》云：“睽，外也；家人，内也。”《睽》离中女在外卦，有中女在外之义，故曰“外”，《家人》卦离中女在内卦，中女在家内故曰“内”。《杂卦》释《姤》云：“遇也，柔遇刚也。”《姤》一阴在下而与上五阳相遇，阴为柔，阳为刚，故一柔遇五刚之义。《杂卦》释《夬》云：“夬，决也，刚决柔也。”《夬》上为一阴下为五阳，五阳盛长，将决去一阴，故称“刚决柔”。有取义释之。如《杂卦》云：



“恒，久也”、“革，去故也”、“鼎，取新也”、“解，缓也”、“蹇，难也”等等。总观《杂卦》对六十四卦的训释有同于其它传者，也有独创者，它成为《易传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《杂卦》在流传过程中，有错简、误讹现象，如《杂卦》云：“丰，多故也；亲寡，旅也。”此处传抄时致误，“亲寡旅”当作“旅寡亲”，对于此，先儒考之甚详。明何楷《古周易订诂》引“或曰：‘亲寡旅’当作‘旅寡亲’，于韵亦协。”清崔述说：“此传之文，皆先举卦名，而后释其义。不容此句先释之，而后倒之卦名之后，一也。上文云：‘丰多故’，正如此文之‘旅寡亲’两两相对。而‘亲寡’亦不如‘寡亲’之文义明顺，二也。《大有》以下诸卦，皆真文韵，此句‘亲’字正与上文‘亲’、‘新’、‘信’三字相叶，三也。”（见《易卦图说》）另外，在《杂卦》最后也有错简。《杂卦》虽不依《序卦》所排的卦序，但以两两为对解卦义。前五十六卦皆然，独后八卦错乱，汉儒虞翻、晋儒干宝皆认为此为《杂卦》作者独运匠心，巧妙安排。虞翻以互体释之，以“喻武王伐纣。”干宝以变通释之，“以示来圣后王，明道非常道，事非常事也。”然汉郑玄对此首先提出怀疑：“自此以下，卦音不协，以错乱失正。”但他“弗敢改耳”。（见孙氏《周易集解》）宋人苏轼、朱震、蔡渊等人加以改定，元吴澄，明何楷等从之。改定后的次序有两种：（1）颐，养正也；大过，颠也。姤，遇也，柔遇刚也；夬，决也。刚决柔也，君子道长，小人道忧也。渐，女归待男行也；归妹，女之终也。既济，定也；未济，男之穷也。此以苏轼为代表。（2）大过，颠也；颐，养正也。既济，定也；未济，男之穷也。归妹，女之终也，渐，女归待男行也。姤，遇也，柔遇刚也；夬，决也，刚决柔也。君

子道长，小人道忧。此以蔡渊为代表，若案卦之音韵，当以后者为胜。

《杂卦》曾一度佚失。西汉扬雄曾指出：“或曰，《易》损其一也，虽蠢知阙焉。”（《法言·问神》）东汉王充也说过：“孝宣帝之时，河内女子发老屋，得逸《易》……一篇。奏之宣帝示博士，然后《易》……益一篇。”（《论衡·正说》）据张岱年先生考证，“这一篇当是《杂卦》。”（《中国哲学发微》）这说明了《杂卦》在汉初是失而复得。

五 《易传》价值及影响

《易传》是现存最早、最系统的注释《周易》之作。它的说解，从注经这个角度言，有许多不完善、不尽人意之处，甚至根本不符合《周易》古经的原义。如《乾卦》卦辞“元亨利贞”，本指开始亨通，宜于占问，而《文言》却以礼义释之为：“元者，善之长也；亨名，嘉之会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乾，元、亨、利、贞。”又如《中孚》九二云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其意是说，鹤在树荫下鸣叫，其子应声而和。我有美酒，我愿与你共同分享。而《系辞》则以君子慎言行释之：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！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！言出乎身，加乎民。行发乎迩，见乎远。言行，君子之枢机。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

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，可不慎乎？”诸如此类，与其说是在注经，不如说是借助于注经而阐发自己的思想。《易传》的价值正在于此！总观《易经》十篇内容，其贡献主要在于：

1. 《易传》成书，建立起了完整的易学体系。《周易》古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其卦与卦、爻与爻、卦象与卦辞、爻象与爻辞、卦辞与爻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联系。《易传》对《周易》六十四卦进行说解，从象、义角度对每一卦的诠释，揭示了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卦与卦之间，卦象与卦辞之间，爻象与爻辞之间，卦与爻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使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变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，《易传》还以天地之数为依据，说明了大衍之数的来源以及大衍筮法操作过程及其意义，并就《周易》的体例（如卦象、爻象、爻位、卦德、爻德）作了具体的、详尽的介绍与发挥，并依此建立了一个融象、数、理、占为一体的完整的易学体系。

2. 《易传》成书，使易学理论变得博大精深。如前所言，《周易》本为占筮之书，其理论水平不高。《易传》将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升华到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和说明，并从宇宙客观角度探讨了《周易》起源，认为《周易》是古代圣贤仰观俯察，对大自然进行模拟、效法的结果，因而《周易》能弥纶天地之道，体现了天地阴阳变化规律，易理即是大化流行、生生变化之哲理。它又联系卦爻的阴阳符号对《周易》卦爻辞加以解说。《周易》卦爻辞多是记录和描述当时社会某一事件和某一自然现象。而《易传》把卦爻辞归结为阴阳转化生成关系，并依此引伸出得位、失位之说，其理论水平大大提高。同时，《易传》将儒家伦理说教引入注释《周易》之中。以儒家的中庸思想、等级观

念、政治理想来注释《周易》卦爻辞。把《周易》变成了安邦治国、穷理尽性的工具。

3. 《易传》成书，改变了《周易》的性质。《周易》本为筮书，这基本成为学界一个共识，就《周易》内容而言，其卦爻辞多言吉凶悔吝之辞。就《周易》产生及早期应用而言，《周易》产生于生产力极为低下、科学不发达的殷周时代，当时宗教神学十分盛行，当人们屡遭天灾人祸打击之后，即希望借助于神佑以预知祸福，趋利避害。基于此，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种种沟通人神的预知方法，《周易》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。《周易》产生后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用于筮占，在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中就记载了二十多个运用《周易》占筮的事例。这足以证明了《周易》在当时的性质。

然而《易传》的产生，使《周易》的性质有所改变。由于《易传》注释《周易》过分地强调天地阴阳变化之理、社会人生之道，从而使《周易》占筮功能相对减弱。即《周易》不仅用于筮占，以预测未来，而且也可以指导人们进行道德修养，治国平天下。因而使《周易》具有二重性。荀子曾指出：“善为易者不占。”（《荀子·大略》）这里的“不占”一方面说明了《周易》可以“占”，另一方面又说明了重道德而轻筮占是儒家易学的最高境界。庄子干脆将《周易》精神概括为“易以道阴阳”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，由此可以看到《周易》的性质在战国时代由于《易传》的出现而发生的变化。正基于这样的变化，《周易》在汉代地位大为改观。由原来的末流小技一跃而登上大雅之堂，被统治者尊奉为五经之首、大道之原，成为官方安邦治国、修心养性的哲学之书。因此，正是《易传》的出现，才使《周易》由一部古代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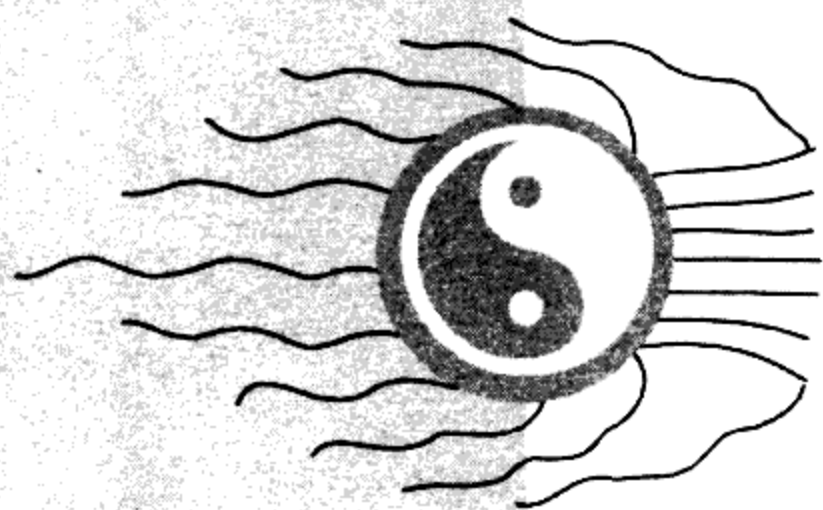


筮书转化为一部哲学的典籍，我们应当客观地、历史地看待它的作用。

总之，《易传》成书，是易学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。它不仅建立了完整的易学体系，提高了易学理论水平，改变了易学性质，将卜筮的《周易》变成一门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的学问，而且它为后世易学家探讨《周易》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在易学发展过程中，无论是象数派，还是义理派，他们在阐发自己的思想、建立自己的体系时，多以《易传》为据。如象数派的卦变、旁通、升降、消息、互体等思想皆从《易传》引伸而出，而义理派的天道物理、社会人伦的思想也出自《易传》。虽然有许多思想与《易传》相差很远，但是易学家们为了抬高自己的思想地位，往往借助于《易传》之词表述，并加于《易传》名下。如虞翻的旁通说，与《文言》“六爻发挥、旁通情也”的思想未必一致。虞氏“旁通”说是指阴阳相通，阳可以通阴，阴可以通阳，故两个卦画相反的卦其含义可相通，如《比》䷇与《大有》䷍卦画阴阳相反故其义可通。而《文言》所言“旁通”是言一卦六爻发动，可以广通万物之情，即《系辞》所谓“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朱熹的太极说与《易传》的“太极”也大不相同，朱熹的太极是理是道，而《系辞》中“易有太极”之“太极”是就筮法而言，蓍策未分、奇耦未形即是太极。这充分地说明了《易传》在易学家心目中的地位。然而，正是在后世易学家的这种“感而遂通”的阐释与发挥中，《易传》“顺性命之理”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。



《易传》今译





伟大呵乾元^①，万物^②资借它而开始，故本于天。云气流行，雨水布施，众物周流而各自成形，阳光普照终始^③，六爻之位随时而形成，因时乘乾卦六龙^④，以驾御天道。乾阳之道变化流行，〔万物〕各自正定其本性命理，保全住太和之气，才是所谓的“利于守正”。始出众物，万国皆得安宁。

至极呵坤元，万物依赖它而生成，故顺承天道。坤阴以厚德载养万物，其德性〔与天〕相合而无边无际。（坤道）包容宽厚而广大，众物皆得“亨通”。“牝马”属于地类^⑤，奔行于地上而

① 传文作“大哉乾元”。元：《乾卦》卦辞，此训为始，《文言》云：“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元年者何？君子之始年也。”

② 万物：本指自然界万物，此处指代表万物的六十四卦。

③ 传文作“大明终始”。大明，指太阳。《礼记·礼器》云：“大明生于东，月生于西。”郑注：“大明，日也。”《象》“明出地上，顺而丽乎大明”也是此意。终始：指《乾》初爻至上爻皆为阳。

④ 六龙：指六个阳爻，《乾卦》以龙喻。

⑤ 传文作“‘牝马’地类。”牝马，母马。马本属阳类，乾为马。“牝马”当属于阴类。故《坤卦》有“牝马”之辞。地类，指阴类。

无边际，〔它〕柔顺而“宜于守正”。“君子”有所行动，“在先迷惑”而失其道，“在后”顺从而“得”其常道^①。“于西南得到朋友”，则是与同类一起行动。“于东北丧失朋友”，最终则有吉庆。“安乐于守正”之吉，乃为〔天道〕应合地道而无边。

屯，刚柔开始相交而难以生成^②，行动于危险之中^③。盛大“亨通而守正”，雷雨之兴起^④而充满〔天地之间〕，上天开始造化，万物萌生，此时适宜于封建诸侯，但不安宁。

蒙，山下有险难，知险而止^⑤，故为蒙，蒙“亨通”，以亨道行动，随时而适中。“不是我求童蒙，而是童蒙求我。”志向同而相应^⑥。“初次占筮则告诉〔其结果〕，是因得刚中之道。“再三占筮〔是对神灵〕亵渎，亵渎则不告诉〔其结果〕。”这种亵渎是蒙昧。将蒙昧加以培养入正道，这是圣人的功德。

需，等待。危险在前方^⑦，有刚健之德而不会陷入危险之中^⑧，其义为不困穷。需，“有诚信广大亨通。而占问吉利”，是

① 传文作“‘先迷’失道，後顺得常”。此释《坤》辞“先迷后得主”。经文之意是先迷途，后得到主人，而传文则以阳先阴后、阳唱阴合、阳主阴从释之。阴在先则失道，而在后顺从得常道。

② 传文作“刚柔始交而难生”。《屯》下震上坎，下震为乾坤所生，“乾刚坤柔”，故为“刚柔始交”，上坎为险，故曰“难生”。

③ 传文作“动乎险中”。《屯》下震为动，上坎为险。

④ 传文作“雷雨之动”。《屯》下震为雷，上坎为雨。

⑤ 传文作“山下有险，险而止”。《蒙》上艮下坎，艮为山，坎为险。艮又为止。

⑥ 传文作“志应”。《蒙》二为阳，五为阴，故二五阴阳相应。

⑦ 传文作“险在前”。《需》下乾上坎，坎为险在上，故“险在前”。

⑧ 传文作“刚健而不陷”。《需》下乾为刚健，上坎为险，因乾刚健遇险而能通，故称“不陷”。



45

彖

上

指位于天子之位，故居正而得中道^①。“宜于涉越大河”，前往可以建立功业。

讼，上有〔天之阳〕刚，下有坎之陷险^②，遇险难而有刚健之德，故为争讼。讼，“有诚信，后悔害怕，在争讼中得吉。”阳刚来而得中位^③。“最终有凶”，争讼没有取胜。“适合见有权势的人”，此乃崇尚中正之德^④。“不宜涉越大河”，此指将入于深渊。

师，为众^⑤。贞，为正。能使众人皆行正道，则可以为天下王。以〔九五〕阳刚居中而应众阴，行于险难中而顺利^⑥。以此治理天下，而民众皆顺从它，此乃“吉祥”，又有什么咎灾呢！

比，为吉祥；比，为亲辅。居下而能顺从^⑦。“再次筮占，开始永守正道，无灾害”。九五以刚而得中道。“不安宁的事并行而来”，上下〔众阴〕亲比而相应和^⑧。“后来的人有凶”，此指比道已穷尽。

① 传文作“位乎天位，以中正也”。天位，五为天位。此指《需》九五之刚居天位。正中，九五以阳居阳为“正”，居外卦之中故曰“中”。

② 传文作“上刚下险”。《讼》下坎上乾，乾为刚在上，坎为险在下，故曰：上刚下险。

③ 传文作“刚来而得中”。此指《讼》九二爻自外卦乾而生来居内卦之中。

④ 传文作“尚中正”。此言《讼》九五居中而得位。

⑤ 众：《师》下坎上坤，坤为众，坎亦为众。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坎，水也，众也。”

⑥ 传文作“刚中而应，行险而顺”。刚中而应：《师》九二为刚处中，六五应之。行险而顺：《师》下坎为险，上坤为顺。

⑦ 传文作“下顺从”。《比》下为坤，二三四互体也为坤。坤顺而在下故称“下顺从”。

⑧ 传文作“上下应”。指《比》上下五阴应九五。

小畜，〔六四〕阴柔得位而〔五阳刚〕上下应和^①，故曰小畜，有刚健之德而逊顺^②，阳刚居中而志向行施，故“亨”。“乌云密布而不下雨”，此云已向上。“云从我西郊而来”，云布施而雨未下。

履，阴柔践履阳刚^③。喜悦而顺应乾阳^④，所以“踩了老虎尾巴〔老虎〕不咬人，亨通。”有刚健中正之德居帝王之位而不内疚^⑤。盛德光明。

泰，“小的去而大的来，吉祥亨通。”则是天地〔阴阳之气〕交感^⑥而万物通达生长，（君民）上下交感^⑦而其心志相同。内为阳刚而外为阴柔^⑧；内为刚健，外为柔顺；内为君子，外为小人。君子之道盛长，小人之道消退。

“闭塞阻隔的不是其人，此占不利君子，大的去而小的来。”则是天地之气不相互交感而万物阻隔（不能生成），〔君民〕上下

① 传文作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”。柔得位，指《小畜》六四以阴居阴位。柔，指六四。上下应；五阳上下相应。

② 传文作“健而巽”。《小畜》下乾上巽，乾为健，故曰健而巽，巽，一本作逊，巽逊二者通。

③ 传文作“柔履刚”。以卦象释之，古有二解：（一）《履》下兑为柔，上乾为刚。故兑之柔自下履行乾之刚。（二）《履》六三为柔，六三履行于五刚之中。笔者认为，当以后者为胜。

④ 传文作“说而应乎乾”。《履》下兑上乾，兑为说在下，乾刚在上，二者相应。说，通悦。

⑤ 传文作“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”。刚中正：九五阳刚居中得正。帝位，五位。

⑥ 传文作“天地交”。《泰》下乾为天，上坤为地，以示天阳之气下降，地阴之气上升，故曰天地交。

⑦ 传文作“上下交”。乾为君，坤为民。《泰》乾君居下，坤民居上，以示上下交心。

⑧ 传文作“内阳外阴”。内，指内卦，外，指外卦。



不相交感而天下没有邦国。内为阴柔，而外为阳刚；内为柔顺，而外为刚健；内为小人，而外为君子。小人之道盛长，君子之道消退^①。

同人^②，〔内卦〕阴柔得位而居中^③，与（外卦）乾阳相应。〔天与火同性〕故曰同人。《同人》卦辞说：“于郊野与人同志，亨通，利于涉越大河”。为乾阳之道^④。文明而又刚健^⑤，处中得正而相应，此为“君子”之正道。

大有，〔六五〕阴柔得尊位而处〔九四与上九两阳爻〕中^⑥，而上下诸阳皆相应它，故曰大有。其德性刚健而又文明^⑦，顺应于天因时而行动，所以“开始即亨通”。

谦，“亨通”。天道下施于地而万物光明，地道卑下而万物向上生长^⑧，天道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，地道变换盈满而流补谦虚，鬼神祸害盈满而致富谦虚^⑨，人道厌恶盈满而喜欢谦虚。谦

① 此释《否》卦名及卦辞之义。《否》下坤上乾，与《泰》相反，故卦辞与《泰》相反，《彖》之释亦相反。

② 同人：卦名，同人即同仁，人、仁古通。《释名·释形体》：“人，仁也。”

③ 传文作“柔得位得中”。《同人》六二以阴居阴曰“柔得位”，六二又处内卦之中故曰“得中”。

④ 传文作“乾行”。《同人》外卦为乾。乾行，即乾道。行，道。《尔雅·释宫》：“行，道也。”

⑤ 传文作“文明以健”。《同人》内离为文明，外乾为健。

⑥ 传文作“柔得尊位大中”。柔，六五。尊位，五位。大中，五处两阳之中，阳为大。

⑦ 传文作“刚健而文明”。《大有》下乾上离，乾为刚健，离为文明。

⑧ 传文作“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”。《谦》下艮上坤，艮得乾阳而生，乾为天道、为大明，艮在下，故曰：“天道下济而光明。”坤为地，本在下，而于《谦》却在上，故曰“地道卑而上行”。

⑨ 传文作“福谦”。福，《经典释文》引京氏作“富”。《释名》：“福，富也。”福，富通。

道，尊让而使自己变得光明高大，处卑下〔而〕高不可逾越。此为君子〔德性修养〕的结果。

豫，阳刚〔为阴柔〕所应^①，其志向才能实施。顺从〔其性〕而行动^②，这就是豫。豫，顺性而动，所以天地都遵从这一规律，更何况“封建诸侯，出兵打仗”此类事呢！天地顺时而动，所以日月运行不失其度，而四时更替变化亦无差错。圣人顺天时而动，则刑罚清明而万民服从。豫卦时所包含的意义真大啊！

随，阳刚（自外卦）来而居内卦阴爻之下^③，行动而喜悦^④，故称随。“大道通顺而得正无咎”，天下万物皆随时而变化，随卦时所含的意义真大啊！

蛊，阳刚居上位而阴柔居下位^⑤，逊顺而知止^⑥，故称蛊。《蛊》“开始亨通”。而天下大治。“适合涉越大河”，前往当有事

① 传文作“刚应”。《豫》一阳五阴，九四之阳刚为群阴所应。

② 传文作“顺以动”。《豫》下坤上震，坤为顺，震为动。

③ 传文作“刚来而下柔”。此句先儒多解：（一）《随》下震上兑，震为刚，兑为柔，刚在柔下。（二）《随》从《否》来，《否》上九与初六互换而成《随》，故就爻而言，刚来而下柔。（三）《随》从《蛊》而来，《随》之初九自《蛊》上九而来。故刚来而下柔。笔者认为，第二种说法较胜。

④ 传文作“动而说”。《随》下震为动、上兑为说，说通悦。

⑤ 传文作“刚上而柔下”。《蛊》一阳由下而上，故曰“刚上”。一柔由上而下，故曰“柔下”。此与《随》“刚来而下柔”相类似，皆言卦变。《蛊》自《泰》来，《泰》初爻与上爻互易成《蛊》。

⑥ 传文作“巽而止”。《蛊》下巽上艮，艮为止，故称“巽而止”。

发生。“甲前三日（辛日）、甲后三日（丁日）”^①，此有终必有始，这是天运行的规律。

临，阳刚浸润而上长^②，喜悦而顺从^③，阳刚居中而有应。大的“亨通”能行正道，这才是天之道。“到了八月有凶事发生”，阴消退不久（将至）。

大观在上位^④，顺从而逊让^⑤，以中正之德而观视天下之事。故称观。“祭祀前洗手而不奉献祭品、心存诚信而崇敬之貌可仰”^⑥，在下观示上而感化。观示天之神道，而四时更替变化不出差错。圣人以神道来设教化，天下万民皆顺服它。

口中有物^⑦，叫噬嗑。《噬嗑》而有“亨通”之辞，因阳刚阴柔分布〔内外〕^⑧，震动而光明，雷电相合而彰明^⑨。〔六五〕



上

① 经文作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”。对于此句先儒亦有争议，其一，言先甲三日为辛、壬、癸日，后甲三日为乙、丙、丁日。其二，言先甲三日为辛日、后甲三日为丁日。案《汉武·武帝纪》：“望见泰一，修天文礼，辛卯夜，若景光有二明。《易》曰：‘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’朕甚念年岁未咸登，飭躬斋戒，丁酉拜况于郊。”即祭日用丁与辛日，故当以后者为是。

② 传文作“刚浸而长”。《临》二阳爻居下，有上长之势、故称刚浸而长。浸：有渐义。张惠言曰：“浸，渐也。”

③ 传文作“说而顺”。《临》下兑为说，上坤为顺。

④ 传文作“大观在上”。《观》二阳在上、为下四阴所观示。阳为大，阴为小。故曰“大观在上”。

⑤ 传文作“顺而巽”。《观》下坤上巽，坤为顺，故曰顺而巽。

⑥ 传文此引经文“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”。盥，洗手。荐，献祭品以祭。颙若，崇敬仰慕之貌。

⑦ 传文作“颐中有物”。《噬嗑》䷔外实中虚，颐口之象，中有一刚为“颐中有物”。

⑧ 传文作“刚柔分”。《噬嗑》刚柔相间，分居内外卦。

⑨ 传文作“动而明、雷电合而章”。《噬嗑》下震上离，震为动、为雷，离为明，为电。

阴柔得中位而上行，虽然它所处的爻位不当^①，但是“适合决断刑狱”。

贲，“亨通”，〔六二〕阴柔来与下刚相杂^②，所以“亨通”。分〔内卦〕一阳刚上来与阴柔相杂^③，所以“有小利而可以前往”。〔日月〕刚柔相互交错^④，此为天文；有文明而知止〔于礼义〕^⑤，此为人文。观看天文，可以察知时节的变化；观察人文，可以教育化成天下。

剥，为剥落。阴柔剥变阳刚^⑥。“不宜有所行动”，小人势力盛长。顺从〔天道〕而知止^⑦，这是观察天象。君子崇尚阴阳消息盈虚之理，这是天道。

复，“亨通”。阳刚复返〔于初〕^⑧，行动则顺时而行^⑨，所以“出入没有疾病，朋友来而无灾。”“往来反复其道，经七日而归来。”这是天道。“利于有所往”，是因阳刚将盛长。从《复卦》

① 传文作“不当位”。此指六五爻以阴爻居阳位。

② 传文作“柔来而文刚”。《贲》六二之柔自上来与下刚相杂。此言卦变。《贲》自《泰》来，《泰》䷊上爻与二爻互易而成《贲》䷖，故《贲》六二自上来与下阳爻相杂。文，阴阳相杂。《系辞》：“物相杂故曰文。”物指爻。《系辞》：“爻有等故曰物。”

③ 传文作“分刚上而文柔”。此指《贲》上九是内卦一刚而居上与上柔相杂。此亦言卦变。《泰》䷊九二与上六互易，故《贲》上九是《泰》一刚而居上与上柔相杂。

④ 传文作“刚柔交错”。此句根据王弼、郭京、孔颖达、朱熹等易本补。

⑤ 传文作“文明以止”。《贲》下离为文明，上艮为止。

⑥ 传文作“柔变刚”。《剥》一阳居五阴之上，有五阴上长剥落一阳之义。变，剥落。

⑦ 传文作“顺而止之”。《剥》下坤上艮，坤为顺，艮为止。

⑧ 传文作“刚反”。《复》一阳居五阴之下，以象阳刚经阴柔剥落而复返于初。

⑨ 传文作“动而以顺行”。《复》下震为动，上坤为顺。

中，大概可以显见天地运行法则^①。

无妄，阳刚〔初九〕自外卦来而为内卦主^②，动而刚健^③，〔九五〕阳刚而应〔六二〕，大的亨通而能行正道，这是天命。“其不正则有灾，不利有所往。”没有希望而去行动，那怎行？天命不保佑，岂敢行动？

大畜，刚健而又笃实^④，光辉日日增新，其德阳刚在上而尊尚贤人，能止刚健〔而畜养之〕^⑤，这是大的正道。“不食于家”，尊养贤士。“宜于涉越大河”，顺应天道。

颐，“守正道则吉”。养正则有吉祥。“观颐”，是观察其所养。“自己谋求口中之食”，是观察自己的谋生之路。天地养育万物，圣人养育贤人以及万民。《颐卦》时含义真大啊。

大过，盛大有过之义。“栋梁弯曲”，（说明了）本与末皆柔弱^⑥。阳刚过盛而处中^⑦，逊顺喜而行动^⑧。“宜于有所行动”，此乃“亨通”。《大过》之时〔所含意义〕真大啊。

① 传文作“其见天地之心”。心，指天地运行的法则。

② 传文作“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”。《无妄》初九之刚是从外卦乾而来而为内卦之主。刚，指初九。外，外卦，外卦为乾，案《说卦》，震是乾坤交索得乾阳而成，故“自外来”。

③ 传文作“动而健”。《无妄》下震为动，上乾为健。

④ 传文作“刚健笃实”。《大畜》下乾上艮，乾为刚健，艮为成，故称实。

⑤ 传文作“能止健”。《大畜》下乾为健，上艮为止。

⑥ 传文作“本末弱”。《大过》初上两爻为阴爻，初为本，上为末，阴爻为柔弱，故称“本末弱”。

⑦ 传文作“刚过而中”。《大过》虽阳多于阴而过，但二五两阳爻居中，故称“刚过而中”。

⑧ 传文作“巽而说”。《大过》下巽上兑，兑为说。

习坎，有双重危险。水流动而不溢^①，历险而不失其诚信。“维系于心，亨通”，这是因有刚中之德。“行动有奖赏”，前往必有功绩。天险，不可以登越；地险，指山川丘陵。王公（观象）设置险阻，来守卫自己的邦国。坎险之时用途真大啊。

离，为依附。日月依附于天而光明，百谷草木依附于地而生长。日月重明而依附于正道^②，才化育成就天下万物。阴柔依附中正之道^③，所以“亨通”。因而“畜养母牛，吉祥”。

① 传文作“水流而不盈”。《坎》阳动于阴之中，故曰流。阳陷于二阴之中，故“不盈”。

② 传文作“重明以丽乎正”。《离》上下皆离，离为明，故“重明”，内卦三爻皆得正位，故曰正。

③ 传文作“柔丽乎中正”。《离》六二、六五之柔居中，六二得正，故“柔丽乎正”。

咸 下

咸，即感应。阴柔处上而阳刚处下^①，阴阳二气感应以相亲，静止而喜悦^②，男处女下^③，所以“亨通，宜于守正，娶此女子则吉祥”。天地互相感应，万物变化生成。圣人感化人心，天下和睦太平。观察所感应的现象，天地万物之情状皆可以显见了。

恒，即恒久。阳刚处上而阴柔处下^④，雷风相交与^⑤，巽顺



53

象

下

① 传文作“柔上而刚下”。以内外卦看，《咸》下艮上兑 艮为刚，兑为柔，柔在上，刚在下。从爻画看，《咸》上六之柔自下而上，故曰柔上，九三之刚自上而下，故曰刚下。此亦为卦变说。《咸》来自《否》。《否》三、上两爻互易而成《咸》。

② 传文作“止而说”。《咸》下艮为止，上兑为说。

③ 传文作“男下女”。《咸》下艮为少男，上兑为少女，故男处女下，“男下女”在古代指男子迎亲之礼。《仪礼·士昏礼》：“凡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诸礼，皆男下女之事。”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男子亲迎，男先于女，刚柔之义也。”

④ 传文作“刚上而柔下”。从内外卦看，《恒》下巽上震，震为刚在上，巽为柔在下。从爻画看，《恒》九四之刚自下而上，初六之柔自上而下。故曰“刚上而柔下”。此为卦变说。《恒》来自《泰》，《泰》三、上两爻互易即成《恒》。

⑤ 传文作“雷风相与”。《恒》上震为雷，下巽为风，与、亲与。

而动^①，〔初四、二五、三上〕阳刚阴柔皆相互应，故为恒。恒，“亨通，无咎，利于守正”。此乃长久恒守其道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止。“利于有所前往”，是谓终结则必有新的开始。日月得天才能长久地照耀，四季交替变化才能长久运行，圣人能长久恒守其道，天下德风美俗才能化育而成。观察所恒守现象，天地万物的情状就可以显见了。

遯，“亨通”。指隐退而有亨通。〔九五〕阳刚居正当之位而应〔六二阴柔〕，因时变化而运行。“小而宜于守正”，〔阴柔〕浸润而逐渐盛长^②。《遯卦》之时的意义真大啊。

大壮，〔阳刚〕大而盛壮。刚强而动^③，故称壮。大壮“利于守正”，〔阳刚〕之大为正。正且大，而天地之情状可以显见了。

晋，进长。光明出现在地上^④。顺利而依附于太阳^⑤，阴柔进长而升上^⑥。所以“康侯享用很多赏赐之马，一日内三次受到接见”。

光明进入地中（日落之象）^⑦，是为明夷。内怀文明而外有

① 传文作“巽而动”。《恒》下巽上震，震为动，故巽而动。

② 传文作“浸而长”。《遯》二阴居四阳之下，有浸润而渐长之势。

③ 传文作“刚以动”。《大壮》下乾上震，乾为刚，震为动。

④ 传文作“明出地上”。《晋》下坤上离，坤为地在下，离为光明在上。

⑤ 传文作“顺而丽乎大明”。《晋》下坤为顺，上离为日，日即大明，丽，依附。

⑥ 传文作“柔进而上行”。指《晋》三阴居下有上升趋势，一阴爻在上，故“柔进而上行”。

⑦ 传文作“明入地中”。《明夷》下离上坤，离为日、为明，坤为地，故有光明入地中之象。

柔顺^①，以此蒙受大难。只有文王能够做到。“利于在艰难中坚持正道”，掩藏其明智，内有险难而能正其志向，只有箕子能够做到。

家人，女人正位在内，男子正位在外，男女各正其位^②，这是天地之大义。一家人有尊严君主，这就是父母。做父亲的尽父道，做儿子的尽孝道，做兄长的尽兄道，做弟弟的尽弟道，做丈夫的尽夫道，做妻子的尽妇道，〔各尽其职，各守其道，〕而家道端正，家道端正则天下可以安定。

睽^③，火动而炎上，泽动而润下^④，〔离兑〕二女居住在一起^⑤，志向不相同，很难一起行动。喜悦而附之于文明^⑥，〔六五〕阴柔进而上行〔于外卦〕，得中而与九二之刚相应。所以“小事吉利”。天地之性虽有差异，但养育万物之事相同；男女性别各异，而其心志相通；万物形形色色各有差别，而各涵阴阳之事类同。《睽卦》之时的作用真大啊。

蹇，困难。危险在前面^⑦。见到危险而能停止冒险^⑧，此谓明智啊。蹇，“西南方向有利”，前往可得中道。“东北方向不利”，〔前往〕必穷途末路。“适合于见有权势之人，”前往必立功

① 传文作“内文明而外柔顺”。《明夷》内卦离为文明，外卦坤为柔顺。

② 传文作“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”。《家人》六二居内卦之中，九五居外卦之中。女，指六二爻。男，九五爻。

③ 睽，乖异。

④ 传文作“火动而上，泽动而下”。《睽》下兑上离。兑为泽，离为火，泽动而下润，火动而炎上。

⑤ 传文作“二女同居”。《睽》上离为中女，下兑为少女，故称“二女同居”。

⑥ 传文作“说而丽乎明”。《睽》下兑为说，上离为明。

⑦ 传文作“险在前”。《蹇》上为坎，坎为险。

⑧ 传文作“见险而能止”。《蹇》上坎为险，下艮为止。

业。居正当之位而称“守正则吉利”，可以正定邦国。《蹇卦》时的作用真大啊。

解，有危险而去行动^①，〔结果〕因行动而免于危险，故称解。解，“西南有利”，前往可以得到民众〔拥戴〕^②。“返回原地吉利”，因为得中道。“早行动则有吉”，前往可立功。天地闭塞涣解，〔阴阳交感〕，雷雨大作^③。雷雨大作而百果草木皆发芽生根^④。《解卦》之时的作用真大啊。

损，减损下〔阳〕而增益到上^⑤，阳道上行。损而“有诚信，开始即吉，无灾，可以守正，宜有所往，用什么东西祭祀，只需二簋^⑥〔祭品〕即可”，二簋〔祭品〕应由当时条件而定的。减损〔下〕阳刚而增益〔上〕阴柔也应有一定的条件，或损或益，〔如月之〕盈虚，皆因一定的时而一起行动。

益，减损上〔一阳〕而增益至下^⑦，民众喜悦无穷。〔一阳〕自上而居下〔初〕^⑧，其道盛大光明。“利于有所往”。〔九五与六二〕居中得正而有吉庆。“适合于涉越大河”，乃以木舟渡水而

① 传文作“险以动”。《解》下坎上震，坎为险，震为动。

② 传文作“往得众”。此是解“利西南”。西南为坤方，坤为众，故往得众。

③ 传文作“雷雨作”。《解》下坎为雨，上震为雷。

④ 传文作“百果草木皆甲坼”。甲坼，生根发芽。甲，皮壳，此指发芽，《说文》：“甲，东方之孟，阳气萌动，从木戴甲之象。”坼，一本作“宅”，根曰宅，故此有扎根之义。

⑤ 传文作“损下益上”。减损《损》内卦一阳而增加到外卦。内为下，外为上。此为卦变说，即《泰》三上两爻互易而成《损》。

⑥ 簋：音（guǐ）古代盛食物的方形器具。

⑦ 传文作“损上益下”，《益》减损外卦一阳而增益到内卦，此为卦变说。《益》自《否》来，《否》初四两爻互易即为《益》。

⑧ 传文作“自上下下”。指《益》一阳爻自上而下居初。



57

彖

下

行。益，动而巽顺^①，日日增进而无穷。天施〔阳气〕而地生万物，其增益〔阳气〕而无尽。凡增益之道，皆与一定时并行。

夬，决去之义。〔五〕阳刚盛长决去〔一〕阴柔。刚健而又喜悦^②，决去而又和谐。“宣扬于王庭”，〔一〕阴柔乘凌五阳刚。“竭诚疾呼有危厉”，其危厉已十分明显。“告诫自己城邑的人，不宜立即动武”。所崇尚〔武力〕已山穷水尽。“利于有所往”，阳刚盛长至此已经结束。

姤，相遇之义。〔一〕阴柔遇〔五〕阳刚。“不要娶此女”，不可与〔她〕长久相处。天地二气相交遇，众物生成而光明。阳刚与中正相遇^③，大行于天下。《姤卦》之时所含的意义真大啊。

萃，有聚之义。柔顺而喜悦^④，〔九五〕阳刚居中而〔与六二阴柔〕相应，故有聚之义。“大王至宗庙”，致孝祖之祭。“适合见有权势之人亨通”，聚积用正道。“用大的牲畜〔祭祀〕吉利，利有所往。”顺从天命。观察世上所聚的现象，而天地万物的情状可以显见。

阴柔因时而升^⑤，巽逊而顺从^⑥。〔九五〕阳刚居中而与〔六五〕相应，所以有大的亨通。“宜见有权势的大人，不要忧虑”，有吉庆。“向南出征则吉”，其志向得以施行。

① 传文作“动而巽”。《益》上巽下震，震为动，故动而巽。

② 传文作“健而说”。《夬》下乾为健，上兑为说。

③ 传文作“刚遇中正”。指《姤》九五阳刚居中得正。

④ 传文作“顺以说”。《萃》下坤上兑，坤为顺，兑为说。

⑤ 传文作“柔以时升”。《萃》时坤在下，坤升上为《升》，坤为柔，故“柔以时升”。《序卦》“聚而上者谓之升”即是此意。

⑥ 传文作“巽而顺”。《升》下巽上坤，坤为顺。故巽而顺。

困，阳刚被〔阴柔〕掩蔽^①。处险难之中而乐观^②。穷困而没有失去居所，“亨通”，这恐怕只有君子〔能做到〕吧！“大人占问则有吉祥”，因用刚中之道。“有言相劝而不相信”，是指崇尚空口必穷困^③。

以木引水而上^④，有井之象，井水供养人而不枯竭。“村邑改变而井不会变动”，这是因为〔二五〕有刚中之德。“井干涸了也不去修”^⑤，是说没有尽到井的功用。“〔吸水〕毁坏了水瓶”^⑥，所以为凶之兆头。

革，水火互相熄灭^⑦，二女居住在一起^⑧，其心志不相同，故称革。“已日才有〔变革〕诚心”，变革而使人相信。〔变革之时〕文明而又喜悦^⑨，大“亨通”而行正道。变革得当，其“后悔”之事自然“消亡”。天地之气变化而四时形成，商汤、武王改姓受天命，上顺天时，下应民心。《革卦》之时的作用真大啊。

① 传文作“刚揜”。指《困卦》阳刚被阴柔所掩。《困》九二为六二所掩，九三、九四为上六所掩。揜，或作“掩”、“弇”。古三者相通。

② 传文作“险以说”。《困》下坎为险，上兑为说（同悦）。

③ 传文作“尚口乃穷”。《困》上兑为口，但兑一阴居卦上，故曰“穷”。

④ 传文作“巽乎水而上水”。《井》下巽上坎，巽为木、为入，坎为水，故以木（桔槔）引水而上，郑玄云：“巽木，桔槔也。”桔槔是古代置于井上的引水工具。

⑤ 经文作“汔至亦未繙井”。汔，水干涸。繙，穿。此指挖。

⑥ 经文作“羸其瓶”。羸，音 Léi，帛书作累。此训为毁缺。

⑦ 传文作“水火相息”。《革》下离上兑，兑为泽，离为火，下火上泽，泽火相熄灭。

⑧ 传文作“二女同居”。《革》下离为中女，上兑为少女。

⑨ 传文作“文明以说”。《革》下离为文明，上兑为说（同悦）。



59

彖

下

鼎，象形^①。用木材生火^②，乃烹饪之事。圣人烹饪〔牺牲〕以祭享上帝，而大烹（牛羊等）以宴请有德才的圣贤。巽逊而耳目聪明^③，〔六五〕阴柔进升行上位，得中道而应于〔九二〕阳刚。所以“开始亨通”。

震，“亨通，雷声袭来让人恐惧”^④。因恐惧自省，而可以致福祥。“谈笑自如”，是说恐惧后而不失法度。“雷声震惊方圆百里”，震惊远方而畏惧近处。〔没有失落手中祭祀用的香酒〕^⑤，外出可以守卫宗庙社稷，而成为祭祀活动中的主祭。

艮，有止之义。应该止的时候则停止，应该行动的时候则去行动。行动与停止不失时机，其艮止之道光明。止其背^⑥，正是止的那个地方。〔《艮》六爻〕上下皆止而不相应^⑦，不相亲与。所以“整个身体不动，虽行于庭院，却看不到人，无灾害。”

渐为进。“少女出嫁吉利”。〔六四〕进而得位，前行可以建立功业。前进守正道，可以正定邦国。〔九五〕之位为阳刚得中。内止而外巽顺^⑧，行动而不陷入穷困。

① 传文作“象”。是指《鼎》取象鼎器。如初六为足，九二、九三、九四阳爻为鼎腹，六五为耳，上九为铉。

② 传文作“以木巽火”。《鼎》下巽上离，巽为木，为入，离为火。

③ 耳目聪明：《鼎》上离为目，为明，六五又有耳象故曰“耳目聪明”。

④ 传文引作“震来虩虩”。虩虩：恐惧貌。

⑤ 经文作“不丧匕鬯”。《彖》中无此句，郭京、程颐等人补之。案《彖》文下句“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”正与“不丧匕鬯”相合，故此处补上一句。匕鬯，指盛在棘匙中的一种香酒。匕，匙。鬯，一种用于祭祀的酒。

⑥ 传文作“艮其止”。朱熹等人认为此当作“艮其背”。观下文“止其所”与“艮其背”对应，帛《易》卦辞“背”作“北”，故当以“背”为胜。“北”、“止”二字字形相近，恐转抄致误。

⑦ 传文作“上下敌应”。《艮》初四、二五、三上皆不相应，故称“敌应”。

⑧ 传文作“止而巽”。《渐》下艮上巽，艮为止，故止而巽。

归妹^①，乃为天地之间大的道义。天地〔阴阳之气〕不交，而世上万物就不会生成。归妹，标志着人生的终结与开始^②。喜悦而动^③、可嫁女，“出征有凶”，其（中四爻）位置不正当。“没有什么利”，阴柔乘凌阳刚^④。

丰，大。光明而行动^⑤，故曰丰。“大王亲自光临”，崇尚盛大。“不要忧虑，适合中午〔进行祭祀〕”，〔中午的阳光〕普照天下。太阳过中午则西斜，月亮过十五盈满则亏蚀。天地之间的盈满亏虚，都随着时间消息变化，更何况人呢！何况鬼神呢！

旅，“小的亨通”，〔六五〕阴柔居外卦中位而顺从〔九四、上九〕阳刚。静止而依附光明^⑥，所以“小的亨通，旅客守正道则吉利。”《旅卦》时的意义真大啊。

〔巽卦〕两巽相重以申大王命令。〔九五〕阳刚居中正之位^⑦而志向行施。〔初六、六四〕阴柔皆顺从阳刚。所以“小的亨通，利于前往，宜见有权势的大人”。

兑，有说之义。〔九二、九五〕阳刚居中而〔六三、上六〕阴柔在外，喜悦而要用“正道”，所以能顺从天道而应和人心。先使民众喜悦，民众则会忘记劳苦，使民众喜悦而去冒险，民众

① 归妹：古人称女嫁人曰“归”。少女曰“妹”。

② 传文作“人之终始”。少女结婚，标志少女生活开始，女嫁男而生育，又为新生命开始。

③ 传文作“说以动”。《归妹》下兑为说，上震为动。

④ 传文作“柔乘刚”。指《归妹》六三阴爻居九二阳爻之上，六五阴爻居九四阳爻之上。

⑤ 传文作“明以动”。《丰》下离为明，上震为动。

⑥ 传文作“止而丽乎明”。《旅》下艮为止，上离为明、为丽。

⑦ 传文作“刚巽乎中正”。指九五阳刚居中得正。巽，为人，为践，吴汝纶说：“巽有践义。”此指居位。

则会忘记生死。喜悦之道真大啊，民众皆会被劝服啊。

涣，“亨通”。〔九二〕阳刚来而不会穷困于下^①，〔六四〕阴柔得位于外卦，与上面〔九五爻〕同德。“大王至宗庙〔祭祀〕”，是说大王在庙之中。“宜于涉越大河”，指乘木船渡河而有功^②。

节，“亨通”。阳刚阴柔分居〔上下〕，而〔九二、九五〕阳刚得中位。“苦苦节制不可以为正道”，节制之道穷尽。喜悦而去冒险^③，〔九五阳刚〕位置正当而加以节制，中正通达。天地阴阳之气互相节制，而四时变化才能形成。〔圣人〕以制度节制〔社会〕，不损伤财物，不妨害民众。

中孚，〔六三、六四〕阴柔在内而〔九二、九五〕阳刚居中，喜悦而巽顺^④，以诚乃可以感化邦国。“用猪和鱼〔祭祀〕则吉利”，将诚信寓于猪和鱼等祭品之中。“适合于涉越大河”，乘驾空虚的木船渡水。中孚而言“利于守正”，是顺应天道。

小过^⑤，〔阴〕小盛过而能“亨通”，过而“利于守正道”，是说随时而行动。〔六二、六五〕阴柔得中道，所以“小事吉利”。〔九三、九四〕之阳刚失位而不居中，所以“不可以做大事”。〔《小过》〕有“飞鸟”之象，“飞鸟过后其叫声犹在，不宜



下

① 传文作“刚来而不穷”。此指《涣》九二阳刚自外卦而来居内卦。此为卦变说。《涣》自《否》来，《否》二四两爻互易而成《涣》。

② 传文作“乘木有功”。《涣》下坎为水，上巽为木，水上有木，乘船之象，此与《彖》释《中孚》“乘木舟虚”同义，《中孚》上巽为木，下兑为泽，泽上有木，故也有乘船之象。

③ 传文作“说以行险”。《节》下兑为说，上坎为险。

④ 传文作“说而巽”。《中孚》下兑上巽，兑为说，故说而巽。

⑤ 小过：卦名。此卦䷛阴多阳少，故有阴盛过，又上下皆为阴爻，有阴经过阳之义，故曰小过，阴为小。

上而宜下，大吉。”是往上逆而向下顺^①。

既济，“亨通”，小的事亨通。“利于守正”，是言〔六爻〕阳刚阴柔所居位皆正当。“起初吉利”，〔六二〕阴柔居中。“最终”停止则必“混乱”^②，是说既济之道已穷尽。

未济，“亨通”，〔六五〕阴柔居中位。“小狐狸即将渡过河”，未出坎水之中。〔九二爻辞〕“沾湿了尾巴，没有什么不利的”，不能延续至终。〔《未济》六爻〕虽然不当位，而〔六爻〕阳刚阴柔皆互相应和。

① 传文作“上逆而下顺”。此句先儒多解：（一）《小过》上二阴乘二阳爻故逆，下二阴爻承二阳爻，故顺。（二）上六五乘九四为逆，下六二承九二为顺。（三）四五失位故上逆，二三得位，故下顺。笔者认为第一说较胜。

② 传文作“‘终’止则‘乱’”。此是释卦辞“终乱”。既济有止之义。《杂卦》：“既济，定也。”定，即止。《既济》外卦为坎，坎为乱。

象 上



63

象

上

天道刚健^①，君子〔郊法此象〕当自强不息。“潜伏之龙而不可妄动”，阳爻在下位。“龙出现在田野”，〔九二之〕阳德普遍布施。“〔君子〕终日勤奋不止，”乃反复而行其道。“或跃于渊中”，上进而“无咎灾”。“龙飞上天”，“大人”有所作为^②。“龙飞过高则有悔”，〔上九〕阳爻居上而盈满不可以长久。“用九”，天阳之德不可以居最上位。

地势柔顺^③，君子〔郊法此象〕当以宽厚之德容载万物。“履霜坚冰”，表示阴气开始凝结。按自然规律发展顺推^④，则“坚冰之日”将至。“六二”之动，“平直”而“方正”。“不习没有不利的”，〔六二〕地道柔顺广大。“蕴含章美可以守正道”，待

① 传文作“天行健”。天，为《乾卦》卦象。行，先儒多释为远行。由《象》释《乾》“天行健”，释《坤》“地势坤”看，“行”与“势”对应，当为名词。故此当训“行”为道。《尔雅·释宫》：“行，道也。”

② 传文作“大人造”。造，《释文》云：“刘歆父子作‘聚’。”《汉书·刘向传》亦作“聚”。造，聚二者通，训为作为。

③ 传文作“地势坤”。《坤》内外卦皆为坤，坤为地，有高下之势。坤又为顺。

④ 传文作“驯致其道”。驯，《说文》：“马顺也。”道，规律。

时而发动。“迷惑跟从大王作事”，才智广大。“束扎口袋无咎灾”，谨慎行事而无害。“穿黄色下服始吉”^①，有美德在其中^②。“龙交战于野外”，阴柔之道穷尽。用六“永远守正道”，〔坤阴养育万物〕而大终^③。

云雷^④，《屯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卦象〕当以经营纶理事物。虽然“盘旋难进”，但志向行施合乎正道。〔屯之时〕从高贵而能下处低贱，将会大得民众〔支持〕。“六二”有“难”辞，〔在于〕阴柔乘凌阳刚。“十年乃嫁”，是反归常理。“追逐鹿而无虞人作向导”，只能被动跟从禽兽。“君子舍弃”，“前往有困难”，其道穷极。“求婚”而“前往”，明于婚礼。“屯积油膏”，未能广施于众。“泪水不断流”，何可长久。

山下出泉水^⑤，《蒙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果断行动而培养自己的品德。“适用于受刑之人”，〔居初〕宜正法律^⑥。“儿子成家”，阳刚与阴柔相接应^⑦。“不要娶此女子”，行动不顺利。“被蒙昧所困”而有“困难”，独自疏远〔阳爻〕之实^⑧。

① 传文引作“黄裳元吉”，此指黄色下服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：“黄，中之色。裳，下之饰也。”

② 传文作“文在中”。坤为文，六五爻居坤上体之中，故“文在中”。

③ 大终：阳为大，乾阳生物，坤阴替乾阳养育万物，终结生成万物之事，故曰大终。即：《文言》所谓“地道无成而代有终”。

④ 云雷：《屯卦》卦象。《屯》下震上坎，坎为水，在上为云，震为雷。

⑤ 传文作“山下出泉”。《蒙》下坎上艮，艮为山在上，坎为水在下，故山下出泉。

⑥ 传文作“以正法”。初六失位又居坎之下，故宜端正法律。坎为法，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坎，律，铨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法，刑也。平之如水，从水。”

⑦ 传文作“刚柔接”。《蒙》九二之刚与六三之柔相接。

⑧ 传文作“独远实”。六四爻上下皆为阴爻而远离阳爻，阳称实。

“儿童般蒙昧”而有“吉利”，是顺从卑逊而下求。“适合”于“御防盗寇”，〔是因〕上下顺利。

云上升于天^①，《需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饮食安乐〔以待时〕。“停留于郊外”，不去冒险行动。“适合于守恒，无咎”，未失去常道。“停留在沙滩中”，是指沙衍在其中^②。虽然“少有责难”，但以“吉祥”而“告终”。“停留在泥泞中”，灾难就在近前（外卦）^③。自己“招致盗寇”抢劫，恭敬谨慎才不败于盗寇。“停留在沟洫中”，乃柔顺而听命。“酒食上守正有吉”，因用中正之道。“有不速之客到来，以礼相敬最终吉祥”，虽然〔上六居上乘刚〕位置不当^④，但没有大的过失。

天与水相背而行^⑤，《讼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在作事时当考虑好如何开始。“不长久陷入争讼之中”，争讼之事不可长久。虽然“少有责难”，其皆能辩解明白。“没有在争讼中取胜，返回躲避”，此为逃窜。〔九二〕在下而与上〔九五〕争讼，祸患至必有忧虑之事^⑥。“享受旧的恩德”，顺从上则吉祥。“反悔即从命改变初衷”，指安于正道不会有损失。“争讼开始即去”，因得中正之道，在争讼中被授以鞶带，不足以尊敬。

① 传文作“云上于天”。《需》下乾上坎，乾为天在下，坎为云在上。

② 传文作“衍在中”。衍，本指水朝宗于海，此训为水中有沙。

③ 传文作“灾在外”。九三爻逼近外卦坎，坎为险。外，外卦。

④ 传文作“不当位”。《需》上六以阴居阴本为当位，而此说不当位，是指上六居卦之终，又乘九五之刚。由此可见，《易传》“当位”并非专指阴阳爻居位。

⑤ 传文作“天与水违行”。《讼》下坎上乾，乾为天，坎为水。天气上升，水性润下，故天与水违行。

⑥ 传文作“患至掇”。掇，本指用手拾物。一本作“愒”。有训为止者，有训为“忧者”。案九二居坎中，坎为“加忧”。故当以后者为胜。

地中有水^①，《师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容纳人民畜养庶众。“出兵打仗皆以乐律进退”，指有律不从出师必有凶险。“主帅在中军则有吉”，乃承应天〔六五〕之宠爱。“大王三次发布命令嘉奖”，即〔大王〕居下心怀万邦。“出师疑惑载尸而归”^②，指大无功劳。“军队驻扎在左方无咎”，未失去用兵常道。“长子统率军队”，而用中道。“次子载尸而归”，因任用人才不当。“大君有命”，正定功名。“小人不可以用”，〔用之〕必乱邦国。

地上有水^③，《比卦》之象。先王〔效法此象〕当以建立万国，亲比诸侯。《比》初六，“有意外的吉利”。“亲比从内部来”，不因为自己原故而失去所亲比的人。“亲比不是所要亲比的人”，不亦是很悲伤吗！“自外部亲比”于贤人，乃顺从居上者。“光明正大亲比”而有“吉祥”，因位居中正。舍弃〔下〕逆而取其〔上〕顺^④，即“失去跑在前的禽兽”。“邑人不诫备”，自上行施中道。“亲比而没有首领”，乃不能亲比到最后。

风行于天上^⑤，《小畜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修养文辞德业。“自我引导而返回”，其义为“吉”。“被牵领返回”之辞在中爻，亦不会自己失其德。“夫妻反目为仇”，指男子不能规

① 地中有水：《师》下坎上坤，坤为地，坎为水，坎在坤下，故地中有水。

② 传文作“师或舆尸”。舆，车。尸，死尸。也有训尸为“木主”者（即灵牌）。

③ 地上有水：《比》下坤上坎，坎为水，坤为地，水流地上，故有亲比之义。

④ 传文作“舍逆取顺”。此释“失前禽”。此谓天子狩猎前开一面，禽向己者则舍之，背己而去则取之。故曰舍逆取顺。从爻画看，九五舍弃下四阴而取其上六之顺。逆，指下四阴，顺，指上六。上六背五而去。

⑤ 传文作“风行天上”。《小畜》下乾上巽，乾为天，巽为风。

正妻室。“有诚信，惊恐可以排除”，〔六四〕上合〔九五〕之志。“有诚信维系”，不独自富有。“天已雨，雨已止”，“〔阳〕德”积满而为〔阴〕所“负载”。“君子出征则有凶”，〔上九〕有所疑虑。

上有天而下有泽^①，《履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辨别上下等级，安定民心。“穿素色鞋而前行”，独自奉行自己的心愿。“囚人占之则吉祥”，履中道而心志不自乱。“眼睛偏盲而视”，不足以明视。“脚踏而履行”，不足以行走。〔老虎〕“咬人”之“凶”，其位不正当。“武大为大君报效”，其志向刚正。“有恐惧之貌^②而最终有吉祥”，其志向得以行施。“决然而行则有危厉”，其位置正当。“大吉”在上位，大有福庆。

天地相交^③，《泰卦》之象。君主〔效法此象〕当裁度天地交通之道，辅助天地化生之宜，以支配天下人民。“拔茅草、出征有吉”，〔初爻〕志向在外〔卦〕。“行大河，取道中而得赏”，因其光明正大。“没有只往而不返的”，〔九三爻处〕天地交接之处^④。“往来翩翩而不富有”，〔六四与其它二阴〕皆失阳实。“心存诚信而不必戒备”，有趋中之心愿^⑤。“以此得福而大吉”，得



67

象

上

① 传文作“上天下泽”。《履》下兑上乾。兑为泽，乾为天。天气上升而在上，泽水下润而在下，上下等级分明。故为《履》象，履即礼。

② 传文引作“愬愬”。指恐惧之貌。

③ 传文作“天地交”。《泰》上坤下乾，坤为地，乾为天，地在上，天在下，以示天地阴阳之气相交。

④ 传文作“天地际”。先儒多以九三居下体乾极应上体坤极释之。但案《坎·象》“刚柔际”是释六四爻，《坎》六四与初爻不相应，故知先儒之释恐有误。笔者认为，此卦九三处内外卦交接处，内卦为乾天，外卦为坤地，故天地际，际，接。《尔雅》：“际，接也。”

⑤ 传文作“中心愿”。《泰》六四近五，五居中，故有六四上居中心之愿。

中道而实现了其愿望。“城墙倾覆于城壕中，”天命变乱。

天地不交合^①，《否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节俭之德避难，〔此时〕不可求荣誉和禄位。“拔草守正则吉”，其志向在于报效君主。“大人闭塞而不通达”，小人之群不乱。“取其羞辱”，因其位不正当。“有天命保佑而无咎”，其志向得以行施。“大人”之“吉”，〔九五〕居位正当。《否》至终而其否道倾覆，有什么可长久的呢。

天与火^②〔其性相同〕，《同人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同类事物相聚去辨别事物。出门“有志向相同的人”，又有谁去“追咎”呢？“只于宗族内有志向相同的人”，此“难行”之道。“设伏兵于草莽之中”，与刚强〔之师〕相敌^③。“三年之内不兴兵作战”，待时安行。“登上城墙”，其义为“没有取胜”。其“吉祥”，乃处困穷而返于法则。“与人同志”而在“先”，〔九五〕用中直之道。“大军相遇”，是说相互“克制”。“在郊野与人志向相同”，其志向未得以实现。

火在天上^④，《大有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遏绝恶行而赞扬善事，以顺从天休美命。《大有》“初九”，“〔事之初〕不涉及其中的利害。”“用大车载物”，乃居中而立于不败之地。“三

① 传文作“天地不交”。《否》下坤上乾。乾为天在上，坤为地在下，以示天地之气不交合。

② 天与火：《同人》下离上乾，离为火，乾为天，天阳在上，火性炎上，故其志向相同，而曰同人。

③ 传文作“敌刚”。《同人》九三与上九皆为阳而不应，故曰“敌刚”。即以刚相敌。

④ 火在天上：《大有》下乾上离，离为火，乾为天，故“火在天上”。



69

象

上

公朝献于天子”，“小人”有害。“不以盛气凌人无咎”，明辨清晰^①。“以此诚相交”，用诚信发上下之志。“威严”而有“吉利”，唯行平易而无防备。《大有》“上爻”之“吉”，乃是“有上天保佑”。

地中有山^②，《谦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^③，称量其物，以平均施予。“谦而又谦的君子”，处卑下之位而自养其德。“有名声而谦虚，占问则有吉”，处中位而有所得。“有功劳而谦虚的君子”，万民皆服从他。“发挥谦德无所不利”，指不违背谦之法则。“适合出征讨伐，”〔靠武力〕征伐而不会使人服从。“有名声而谦虚”，〔因谦道穷尽〕其志向未得以实现。可以“兴师出兵”，指“征伐邑国”。

雷出地上而动^④，《豫卦》之象。先王〔效法此象〕当以制作音乐而增崇其德，举行盛大活动祭祀上帝，并配享祖宗^⑤。“初六爻豫乐而闻名”，其志穷极而有“凶”。“不待终日占问有吉”，因用中正之道。“仰视豫乐将有悔”，〔六三〕位置不正当。

① 传文作“明辩皙”。《大有》九四处上体离之初，离为明，故可以明辨。皙，或作“晰”、“哲”、“折”，古者通。训为明智，清晰。

② 地中有山：《谦》下艮上坤，坤为地，艮为山，山本高居地上，而今居地下，而有谦义，故曰地中有山。

③ 传文作“裒多益寡”。指减少多的而增益少的。裒，古本郑、荀、董、蜀作“掇”，训为取。《字书》作“掇”，《广雅》：“掇，减。”

④ 传文作“雷出地奋”。《豫》下坤上震，震为雷，坤为地，雷在地上动，故雷出地奋。

⑤ 传文作“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”。此指举行隆重盛大活动，祭祀上帝及祖先。在古礼中，君王祭天多以祭祖配之。《孝经》云：“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是也”。殷，盛。《说文》：“作乐之盛称殷。”荐，进献。配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作“享”，故此训为祭祀。祖考，祖先。

“由于从事娱乐而大有所得”，乃志向得以大行。“六五占问疾病”，是由〔此爻〕乘刚所致。“长时间不会死”，因用中道而未死亡。“日暮昏冥娱乐”之辞在上爻，此种娱乐如何能长久呢？

泽中有雷动^①，《随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在晦冥之时，当入室卧寝休息。“馆舍有变动”，从正道而得“吉祥”。“出门交遇而有功绩”，不失正道。“捆绑小孩”，〔丈夫与小孩〕不能兼而有之。“捆绑丈夫”，其志向是舍弃下（初九）。“随从别人而有所收获”，其辞义有“凶险”。“有诚信而合乎正道”，功德“显明”。“存诚于美之中有吉”，其位置正中。“遭到囚禁”，〔上六〕随道穷极。

山下有风^②，《蛊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振济民众而培养德性。“匡正父亲之过失”，其意在顺承“父”意^③。“匡正母亲之过失”，得中道。“匡正父亲之过失”，最终“无咎”。“宽容父亲之过失”，前往没有任何收获。“用荣誉来匡正父亲之过失”，顺承以德正之。“不为王侯做事”，其清高的志向可以效法。

泽上有地^④，《临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无穷地教化思念、宽容保护民众。“以感化之心临民^⑤守正道则吉祥。”其志行正当。“以感化之心临民则吉没有不利的”，〔阳刚居二〕

① 传文作“泽中有雷”。《随》下震上兑，兑为泽，震为雷，故泽中有雷。

② 山下有风：《蛊》下巽上艮，艮为山，巽为风，故山下有风。

③ 传文作“意承考”。《蛊》初六其意在顺其父。初六为阴爻，故称“承”。考，古称父为考。

④ 泽上有地：《临》下兑上坤，坤为地，兑为泽，故泽上有地。

⑤ 临民：治理人民。高亨云：“临，治民也。”



未能听从天命。“以甘言临民”，是说〔六三〕位置不正当。“已为此事而忧虑”，其“咎灾”不会长久。“至下临民则没有咎灾”，其位正当。“大君行事得体”，此为行中道。“以敦厚临民”而得“吉”，其志向在于内卦〔二阳〕。

风行在地上^①，《观卦》之象。先王〔效法此象〕当以巡狩省察四方，观示民情以设政教。“初六，孩童般幼稚地观示”，此为“小人”之道。“从门缝偷看，女子之正道”，亦可为丑辱。“观察自己庶民进退”，是指未失观示之道。“观察一国风俗民情”，适合于用“宾”礼事奉上。“观察我生”，是观示民众。“观察它国民众”，其志向平和。

电闪雷鸣^②，《噬嗑》之象。先王〔效法此象〕当明刑罚正法律^③。“刑具加在足上掩盖了脚趾”，此为不能行走。“吃肉掩盖了鼻子”，〔六二阴柔〕乘凌〔初九〕阳刚。“中毒”，〔因此爻〕位置不正当。“适合于艰难中守正道则有吉”，〔阳刚〕未能广大。“只要守正虽有危厉而却没有咎灾”，此因适中得当。“肩负的刑具掩盖了耳朵”，其耳朵听不清楚〔声音〕。

山下有火照^④，《贲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明察众多政事，不敢轻易地判断讼狱。“舍弃车而徒步走，其辞义是不

① 传文作“风行地上”。《观》下坤上巽，巽为风在上，坤为地在下，故风行地上。

② 传文作“雷电”。《噬嗑》下震上离，震为雷，离为电。朱熹、项安世等人认为此为“电雷”。案熹平石经作“电雷”，又按《象》之惯例，此改有道理。

③ 传文作“明罚勅法”。勅，又作“勅”、“敕”、“饬”。清儒李富孙考证，此四字皆通假。训为正理（详见《易经异文释》）。

④ 传文作“山下有火”。《贲》下离上艮，艮为山，离为火，山下有火照，有文饰之义，贲，有文饰之义，故此为贲象。

乘车。“修饰毛须”，〔阴柔〕从上而兴起。“永远守正”有“吉祥”，最终不能遭到他人凌侮。“六四”，虽居正当之位而可疑。“不是强盗而是来求婚的”，最终没有怨恨。“六五”有“吉庆”，指有喜事。“以白色修饰没有灾咎”，在上位而得其志。

山附著于地^①，《剥卦》之象。居上位〔君子效法此象〕当以丰厚施于下位〔庶民〕而安居其宅。“毁坏床先及其足”，指毁其下。“毁坏床干”^②，此爻无〔阳〕与之比应。“毁坏床无咎”，〔六三爻〕失去上下〔四阴〕。“毁坏床及其床面”^③，此指切近灾祸。“宫人得到宠爱，”最终无尤过。“君子得到车子”，民众有所载。“小人毁坏房子”，最终不可用〔此房〕。

雷动在地中，《复卦》之象，先王〔效法此象〕当在至日闭塞关口，在下商人旅客不得行走于途。在上君王不省视四方之事^④。“失之不远”即“复返”，此指修正其身。“休止失误而复返”，在下顺从仁人。“频频复返”有“危厉”，其辞义为“无咎灾”。“于道路正中而行独自复归”，可以顺从其道。“敦厚复返而无悔”，居中处尊，自我成就善道，“迷途而复返”有“凶险”，乃复返君道。

① 传文作“山附于地”。《剥》下坤上艮，艮为山，坤为地，山在地上，故曰山附于地。附，附着。

② 传文引作“剥床以辨”。辨，床干。即床足以上部分，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徐音辨具之辨，足上也。马郑同。黄云：床簀也。薛虞：膝下也。”以，介词，《经传释词》：“犹及也。”

③ 传文引作“剥床以肤”。肤，本义指皮肤，此指床面。尚秉和云：“足，辨，肤，皆床言；肤，犹言床面也。”

④ 传文作“后不省方”。后，君主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后，君也。”郑玄注《礼记·内则》“后王命冢宰”云：“后，君也。”《象》释《泰》“后以财成天地之道”之“后”也是此意。方，四方之事。王弼注云：“方，事也。”

天下有雷滚动^①，万物相应而类生^②，《无妄卦》之象。先王〔效法此象〕当以勉力勤奋顺合天时，养育万物^③。“不抱希望”而“前往”，则得其志。“不耕种而收获”，没有富裕。“行人得”牛，“邑人则有失牛之灾”。“可以守正道而没有咎灾”，是指坚固而有所执守（可以无咎）。治疗“没有希望”病的“药物”，不可以轻易试用。“不抱希望”而有所“行动”，穷极而有灾难。

天在山中^④，《大畜卦》之象，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广泛学习前贤言行，以培育自己的品德。“有危厉宜立刻停止”，此不冒犯灾难。“车子与车轴分离”，〔九二居中〕有中德无过失。“利于前往”，〔九三〕与上六志向相投合。“六四”有“吉祥”，是指有喜事。“六五”有“吉”辞，指有福庆。“肩负行天大道”^⑤，天阳之道大为流行。

山下有雷动^⑥，《颐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谨慎言语，节制饮食。“观察我隆起的脸腮”，知此人亦不足以为高贵之相。“六二爻出征则有凶险”，行动必失其同志。“十年不可以用”，因与大道相违背。“晃动两腮”而有“吉祥”指在上位行施光大。“居而守正道则吉”，〔六五〕柔顺可以服从上九〔之阳〕。

① 传文作“天下雷行”。《无妄》下震上乾，震为雷在下，乾为天在上，故天下雷行。

② 传文作“物与”。指物类。与，类。韦注《国语·周语》“少曲与焉”云：“与，类也。”

③ 传文作“以茂对时育万物”。茂，勉。对，遂。育，长。《易纬·坤灵图》：“天无云而雷，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。”郑注：“茂，勉也。对，遂。育，长也。”

④ 天在山中：《大畜》下乾上艮，艮为山，乾为天，故天在山中。

⑤ 传文引作“何天之衢”。何，荷。衢，四通八达之路。

⑥ 传文作“山下有雷”。《颐》下震上艮，艮为山，震为雷，故山下有雷。

“由两腮看有危厉而实有吉利”，此指大有吉庆。

泽水淹没树木^①，《大过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独立而不畏惧，隐退世间而不烦闷。“用白茅草铺地陈设祭品”，〔初六〕阴柔处卦之下。“老夫得到娇妻”，〔九二阳刚〕过而与〔初六阴柔〕相亲比。“栋梁压弯”而有“凶险”，不可以有〔上阴〕辅助^②。“栋梁隆起”之“吉利”，指〔栋梁〕没有弯曲于下。“枯萎的杨树开了花，”怎么会长久呢？“老妇（得到）小丈夫”，此亦不光彩之事。“渡河”而带来的“凶险”，不可以“咎责”。

水流再至不断^③，《习坎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恒守其道德品行，传习政教之事。“重涉坎险而入坎之中”，失去正道而有“凶险”，“谋求仅有小得”，因没有脱离危险。“来往皆坎险”，最终只能徒劳无功。“〔行祭〕用一樽酒，副之一簋食品”，乃〔六四〕阴柔与〔九五〕阳刚相交接。“坎水未满盈，”处险难之中而未能光大脱险境。“上六”失去济险之道，“有三年凶险”。

光明持续普照^④，《离卦》之象，大人〔效法此象〕当以绵

① 传文作“泽灭木”。《大过》下巽上兑，兑为泽在上，巽为木在下，故有以泽水灭木之象。

② 传文作“不可以有辅”。九三以阳居阳，与上六相应，但上六为“末”而柔弱，故不可以有阴柔相辅助。阴柔，指上六。

③ 传文作“水洊至”。《坎》下坎上坎，坎为水，下坎方至，上坎又至，水流不息之象。洊，一本作“臻”或“荐”。本指水荒，此训为再。

④ 传文作“明两作”。《离》上下皆离，离为明，故明两作。即《彖》所谓“重明”。

延不绝光明之德照临天下四方。“行礼之始”^①当“恭敬”，可以避免“咎灾”。“以黄色网狩猎始得吉”，〔六二居中得正〕而有中道。“日西斜去张网”，〔此活动〕怎么能长久。“〔禽兽〕突然出现”，是无所容身。“六五”之爻有“吉庆”之辞，依附王公而得助。“大王宜出征”，以正治邦国，“获得的不是一般随从者”，此指立了大功。



75

象

上

^① 传文作“履错”。履，礼也。错，帛《易》作“昔”。昔有始之义，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昔，始也。”

象 下

山上有泽水^①，《咸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谦虚之心受纳于人。“感动其脚趾”，其志向在于外〔卦九四〕。虽有“凶险，只要居处则有吉利”，指只要顺从不会有害^②。“感动其大腿”，亦不能安静居处。其志向在于“随从”别人，〔九三〕所“操执”为下〔六二之阴柔〕。“守正吉悔事消亡”，指〔九四与初六〕无感应之害。“往来心意不定”，不能光明正大。“感动脊背”，〔九五〕志向是与末爻〔上六〕相感。“感动牙床两颊及舌头”，乃众口皆议论^③。

雷风〔相交〕^④，《恒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确立不变的道理。“始求”之“凶险”，指开始求得太深。“九二悔事消

① 传文作“山上有泽”。《咸》下艮上兑，兑为泽，艮为山，山高在下，泽卑在上，有山受泽润，二者相感应之象。

② 传文作“顺不害”。六二居中得正，故顺从不会有害，二在艮，艮为止，若二上应九五感应则违背艮止之义，故有害，此谓不害，指与九三相比而言。

③ 传文作“滕口说”。上六居兑之上，故为口、为说。滕，训为众。

④ 雷风：《恒》下巽上震，震为雷，巽为风。



77

象

下

亡”，能久行于中道。“不能恒守其德”，指〔九三处不中之位〕进退无所容身。〔九四爻〕久居不当之位，怎么能猎取“禽兽”。“妇人占问有吉”，指妇终身只能嫁一夫。“夫子”处事适宜，遵从妇人则有“凶险”。“恒久而求”之辞在上位，是说盛大而无功劳。

天下有山^①，《遯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远避小人，不要憎恶而有威严。“尾随而退”^②有“危厉”，不前往能有何灾。“用黄牛皮绳捆缚，”〔六二〕固守其志。“十分热衷于隐退”而有“危厉”，有疾病而陷入困境。“畜养臣妾有吉”，不可以作大事。“君子〔审时〕善于隐退，小人做不到这一点。”“在赞美中退去，占问有吉”，〔九五居中得正〕退时能端正志向。“从容中隐退，没有什么不利的”，指心中没有任何疑虑。

雷在天上^③，《大壮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不履行非礼之事。“脚趾粗壮”^④，其“诚信”必穷困。“九二守正则有吉祥”因用中道。“小人用盛壮待人，君子用无为处世”，“藩篱〔被公羊〕触裂，挣脱绳索”，指向上而往^⑤。“在牧场中丧失羊”，〔六五〕位置不当。“既不能退又不能进”，此举不祥^⑥。“艰难中守正吉利”，咎灾不会长久。

① 天下有山：《遯》下艮上乾，乾天在上，艮山在下，故“天下有山”。

② 传文引作“遯尾”。遯，经文本指小猪，《易传》取隐退之义。

③ 雷在天上：《大壮》下乾上震，震为雷在上，乾为天在下，故“雷在天上”。

④ 传文引作“壮于趾”。壮，有训为伤，但根据《大壮》爻象，初爻为阳爻，阳大而有壮之义。《彖》释《大壮》云：“大者壮也。”故此壮当指粗壮。

⑤ 传文作“尚往”。尚，通上。九四处震之下，有上升之势，故“尚往”。

⑥ 祥：古详、祥通。

光明出现地上^①，《晋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自我昭示光明大德。“行进受阻”，〔初六居下应九四〕而独行正道。“宽裕无咎”，指〔初六居下位〕未受爵命。“承受此大福”，〔因六二居中得正而〕用中正之道。“得到众人信任”，其志向上行〔以应上九〕。“遇见大老鼠^②，占问有危厉”，〔九四〕位置不正当。“失得皆不要忧虑”，前往必有吉庆。“只宜征伐邑国”，其道未能光大。

光明进入地中^③，《明夷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莅临群众，用晦藏而能光明。“君子有所行动”，其辞义为“不吃饭”。“六二”有“吉祥，”〔六二〕柔顺而又有中正之法则。“到南方狩猎”之志向，将大有所得。“进入左腹”，而获悉其心意。“箕子”守“正道”，说明“光明”之德不可息灭。“起初光明升天”，以照四方众国^④。“后进入地中”，失去法则而无光^⑤。

风从火出^⑥，《家人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说话有事实根据，行动当恒守其德。“家中有防闲”，说明初九家人之志未改变。“六二”之“吉”，〔六二之阴〕顺从而又履行。“家人受到

① 传文作“明出地上”。《晋》下坤上离，坤为地，离为日为明，故“明出地上”。

② 传文引作“鼫鼠”。鼫，音 shí，指大鼠。

③ 传文作“明入地中”。《明夷》下离上坤，离为日为明，坤为地，故“明入地中”。

④ 传文作“照四国”。上六居卦之上，当照四国。《明夷》由《晋》而来。《晋》时明在地上，故此言“照四国”。

⑤ 传文作“失则”。《晋》变《明夷》，《晋》上九为《明夷》上六代替，阳为阴代替，故言“失则”。

⑥ 传文作“风自火出”。《家人》下离上巽，巽为风在外卦，离为火在内卦，故“风自火出”。



嗃嗃^①的严叱”，指〔治家〕未失其正道。“妇人和孩子骄佚嘻笑”，〔九三以刚过中〕以示失家节。“家庭富裕是大的吉利”，指〔六四〕柔顺居守正位。“大王到家中”，〔夫妇〕交相爱慕。“〔家道〕威严”之“吉”，是谓反身求正。

上为火，下为泽^②，《睽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取道同而存事异。“遇见恶人”，可以避免咎灾。“在巷道中遇见主人”，〔九二与上六相应〕而未失道。“见大车被拖拉”，〔六三〕居位不正当。“起初不利却有好的结局”，〔六三阴柔〕遇到阳刚。“以诚相交无咎”，其志向得以行施。“与家人一起吃肉”，“前往”有福庆。“遇到雨”有“吉利”，众多疑惑消失^③。

山上有积水^④，《蹇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反省自身而修养道德。“前往有险难，返回得荣誉”，是指〔初六阴柔才弱〕当待时而进^⑤。“王臣皆在险难之中”，最终无忧。“前往遇险难而返回来”，指〔九三阳爻与内卦六二阴爻近比〕以示内有喜事。“前往有险难，返回亦有险难”，〔六四〕居位正当〔上下〕皆为阳实。“大难中朋友来助”，〔九五以阳刚居中〕而有中德节操。“前往遇险难，返回得硕大”，〔上六处外卦〕其志向在于与

① 嗃嗃：严厉叱责声。

② 传文作“上火下泽”。《睽》下兑上离，离为火，兑为泽，火性上，泽性下，二者相违，故“上火下泽”为《睽》。睽，乖异、违背。

③ 传文作“群疑亡”。指众多疑惑，即爻辞中“见豕负途，载鬼一车”及“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”。

④ 传文作“山上有水”。《蹇》下艮上坎，艮为山在下，坎为水在上，故“山上有水”。

⑤ 传文作“宜待也”。《经典释文》：“张本作‘宜时也’。郑本‘以待时也’。”案《象》释《蹇》皆以四字为句，故当以郑本“以待时也”为是。

内卦〔九三相应〕。“适合见有权势的大人”，指〔上六〕依从〔九五〕之富贵。

雷雨交作^①，《解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赦免过失者宽宥罪恶者^②。〔九二〕阳刚与〔初六〕阴柔相交接，故初六爻辞有“无咎”之义。“九二占问有吉”，指九二居中得中道。“肩负物品而乘车”，指〔六三乘刚乃小人之行为〕而亦为丑辱。“由自己招致兵戎〔来伐〕，又是谁的过错。“解开被缚的拇指”，〔九四阳爻〕未当其位。“君子解脱”，“小人”自退。“王公射隼鸟”，指〔上六居上得正位〕能解除悖逆。

山下有泽^③，《损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制止忿恨窒塞情欲。“治病之事要速办”，〔初九〕与上〔六四〕其志向相合。“九二适合守正道”，指此爻守中位作为其志向。“一人行〔可得其友〕”，“三人行”则互相猜疑。“减轻其疾病”，亦可以成为“喜事”。“六五大吉”，来自上天的保佑。“不减损反而增益”，则大得其志。

风雷^④〔相助〕，《益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见善行则迁徙顺从，有过失则改正。“开始得吉无咎”，〔初九〕居下位而没有增加负担，没有被剥夺其农时^⑤。“或许有增益”，是从外

① 传文作“雷雨作”。《解》下坎上震，坎为雨，震为雷，故有“雷雨作”之象。

② 传文作“赦过宥罪”。赦，赦免。宥，宽大。《说文》：“宥，宽也。”

③ 山下有泽：《损》下兑上艮，艮为山在上，兑为泽在下，故“山下有泽”。

④ 风雷：《益》下震上巽，震为雷，巽为风，故风雷。

⑤ 传文作“下不厚事”。厚事，益以他事。厚，增益。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以厚其欲。”韦注：“厚，益也。”

部而来^①。“把增益用于凶事”，〔此乃六三爻〕本来就有的。“告诉王公顺从”，以增强其志向。“有诚信惠施于心”，“勿需多问〔则有吉利〕”。“惠施于我德”，其志向大行。“得不到增益”，乃偏见之辞。“或许有人攻击”，自外部而来^②。

泽水上于天^③，《夬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施其禄泽于下民，贪居所得〔不施〕则犯禁忌^④。“没有取胜”而“前往”，必有“灾咎”。“有兵戎来犯勿忧虑”，因〔九二居中而〕得中道。“君子刚强不疑，”最终“无咎灾”。“其行动趑趄”^⑤，指〔九四阳爻〕居位不正当。“闻听此言不相信”，此指闻听不明确。“行中道无咎灾”，中正之道尚未光大。“没有呼号”而有“凶险”，最终不能长久。

天下有风^⑥，《姤卦》之象。君王〔效法此象〕当发布命令，禁止天下四方（旅行）^⑦。“制动铜车闸”，指〔初六阴爻与上阳爻相遇〕阴柔阳刚相互牵引。“厨房中有鱼”，此爻有不及于“宾

① 传文作“自外来”。对于此句先儒多解。案《损》六五爻辞与《益》六二爻辞基本相同，《序卦》：“损而不已必益，故受之以益。”故此当以卦变说释之。即《益》自《损》来，故《益》六二自《损》九五变成，故此言“自外来”。

② 传文作“自外来”。上九以阳刚处上，受到外卦九五攻击。五在外卦，故言攻击来自外。

③ 传文作“泽上于天”。《夬》下乾上兑，兑为泽在上，乾为天在下，故“泽上于天”。

④ 传文作“居德则忌”。德，得。忌，禁忌。

⑤ 传文引作“其行次且”。次且，趑趄，即行动不便。

⑥ 天下有风：《姤》下巽上乾，巽为风在下，乾为天在上，故“天下有风”。

⑦ 传文作“后以施命诰四方”。后，君。命，命令。诰，郑玄、王肃作“诰”。案《尚书》作“刑以诰四方”。故当以“诰”为是。诰，训为止。《后汉书·鲁恭传》：“案《易》，五月《姤卦》用事，经曰‘后以施命诰四方’。言君以夏至之日，施命令止四方行者，所以助阴微也。”

客”之义。“其行动趯趯”，指行动未受到牵制。“〔厨房中〕无鱼”而“凶险”，指〔九四〕远离〔初六〕之民众^①。“九五包含章美”，〔九五〕居中得正。“自天陨落”，志向不舍其天命。“遇其角（而被触）”，上九居上位其道穷尽而有“灾”。

泽水居地上^②，《萃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修治兵器，戒备意外之患。“错乱而又聚集”，此言精神错乱。“迎吉无咎”，〔六二〕居中得正未有改变。“前往无咎”，〔六三〕向上而顺从^③。“大吉无咎”，九四之位不正当。“聚集而有其位置”，〔九五〕志向未能光明正大。“丢失了钱财而泪流满面”^④，〔上六阴柔乘刚无应〕未能安居其上位。

地中生长树木^⑤，《升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慎修其德^⑥，积小〔善〕以成高大。“进升大吉”，〔初六阴柔〕上顺合〔九二〕之志。“九二”有“诚信”，指有喜事。“登上高丘城邑”，无所疑虑。“大王祭享于岐山”，指谨慎事奉鬼神之事。“占问吉而登阶”，将大得其志，“昏冥而升”之辞在上爻，上六阴柔升极消退而不富有。

① 传文作“远民”。指远离民众。九四阳刚失位，与初六相应，但因初六近九二，故九四远离初六之民。初六为阴，故称民。

② 传文作“泽上于地”。《萃》下坤上兑，兑为泽在上，坤为地在下，故“泽上于地”。

③ 传文作“上巽”。六三与九四、九五互体为巽，故曰上巽。上，指向上。

④ 传文引作“赍咨涕洟”。赍咨，钱财丧失。涕洟，鼻涕。

⑤ 传文作“地中生木”。《升》下巽上坤，坤为地，巽为木，木在地下，故曰“地中生木”。

⑥ 传文作“顺德”。顺，一本作“慎”。古二者通。

泽上无水^①，《困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舍弃生命去实现志向。“进入幽暗峡谷”，〔初六居最下〕而幽暗不明。“醉于酒食”，〔九二〕守中道而有福庆。“有蒺藜占据其上”，〔阴柔〕乘凌〔九二〕之阳刚。“进入宫室见不到其妻”，此乃不祥之兆^②。“缓缓而来”，〔九四〕之志在于应下〔之初六〕。〔九四〕虽不当位，却能得到援助。“受割鼻断足之刑”^③，〔上六〕之志愿未得实现。“于是慢慢脱下”，因〔九五〕有中正之德。“适合祭祀”，享受其福份。“葛草所困”，〔上六〕的位置不恰当。“行动迟缓而有悔事”^④，〔以此为戒〕行动则吉祥。

木上有水^⑤，《井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使民劳作而又劝勉辅助。“井水中有泥不能食用”，〔初六〕居井最下。“旧井无禽鸟”，因井过时而被舍弃。“于井底射小鱼”^⑥，指〔九二阳刚与初六相比〕，与九五无所应援。“井被修好而没有被食用，”心中忧伤。祈求“大王英明”，以“受福禄”。“井修治好无灾害”^⑦，无咎”因修治井的缘故。“甘冽井水”被“食用”，〔九五〕

① 传文作“泽无水”。《困》下坎上兑，坎为水在下，兑为泽在上，水在泽下而泽上枯，故“泽无水。”

② 传文作“不祥”。一本作“不详”。祥、详二者通。《困》三爻失位不为天所佑，故不祥。

③ 传文引作“劓刖”。此为古代一种刑法。割鼻称“劓”，断足称“刖”。

④ 传文引作“动悔又悔”。帛《易》作“悔夷有悔”。台湾屈万里先生疑第一个“悔”为“晦”。晦，有迟义。此说甚是。

⑤ 木上有水：《井》下巽上坎，坎为水在上，巽为木在下，故“木上有水”。

⑥ 传文引作“井谷射鲋”。谷，井底。王引之云：“谷即壑，井中容水处也。”鲋，小鱼。《说文》：“鲋，鱼名。”《太平御览》九三七引王肃注：“鲋，小鱼也。”

⑦ 传文引作“井甃无咎”。甃，音 zhòu，《说文》：“甃，井壁也。”此指造井壁。虞翻云：“以瓦甃垒井称甃。”

有中正之德。“大吉”之辞在“上位”，指大功已告成。

泽中有火^①，《革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修治历法以明天时。“用黄牛之革巩固”，〔初九居下位〕不可有所作为。“到巳日变革”，行动必有嘉赏。“变革须经三次辩论才能成功”，又有何往。“改天命”有“吉祥”，〔乃〕有诚心。“〔变革之时〕大人像虎〔换毛〕一样变化”，其虎身纹理彪炳。“君子如豹〔换毛〕一样变化”，其豹身纹理茂密。“小人改变了本来的面目”，皆顺从君王。

木上有火^②〔燃烧〕，《鼎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定所居之位，巩固所受之命。“鼎足颠倒”，不为悖理。“宜于逐斥妇人”^③，〔初六之阴〕顺从阳之高贵。“鼎中有食物”，当谨慎移动。“我妻有病”^④，最终无忧。“鼎耳变形”，使鼎失去了〔烹饪〕之义。“鼎中菜粥泼出”，其食物如何。“鼎有黄色的耳”，〔鼎中虚〕可以受铉之实。“玉铉”之辞在上爻，刚柔相互节制^⑤。

二雷相重^⑥，《震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知惊恐畏

① 泽中有火：《革》下离上兑，兑为泽在上，离为火在下，故“泽中有火”。

② 木上有火：《鼎》下巽上离，离为火在上，巽为木在下，木上有火燃烧，鼎器烹饪之象，故“木上有火”为《鼎》象。

③ 传文引作“利出否”。否，帛《易》作“妇”。此以“妇”为胜。

④ 传文引作“我仇有疾”。仇，指妻子，古称理想妻子为妃，不称心的妻子为仇。

⑤ 传文作“刚柔节”，此指上九以阳居阴位，下与六五之阴相比，刚而能柔，刚柔节制。

⑥ 传文作“洊雷”。《震》上下皆为震，震为雷，故“洊雷”。洊，再、重。洊通潏，《说文》：“潏，水至也。”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潏，再也。”



85

象

下

惧，修身反省。“震雷袭来令人惊恐”^①，因恐惧（自省）而导致福祥。“〔主祭者〕谈笑自如”，“雷过后”从容而有法度。“震雷袭来十分危厉”，〔六二〕阴柔乘凌〔初九〕阳刚。“震雷把人吓得发抖”，因六三居位不正当。“震雷进入泥土中”，〔九四处二阴之间〕预示其事不能光大。“震雷往来不停十分危厉”，此是危难中行动。〔祭祀〕之事适中，大“无所丧失”。“震雷让人哆嗦”，上六阴柔未居中得道。虽有“凶险”，而终“无灾咎”，〔雷及于〕邻知畏而有戒备。

两山相重^②，《艮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思虑问题当不出其所处职位。“让脚趾止而不动”，初六未失止之正理。“不能随之抬腿”，〔六二居中得正〕未能退让听从〔九三〕。“使腰止而不动”，^③危厉中“心急如焚”。“使身子止而不动”，是说止之于身而不动。“面颊两旁不动”，〔六五〕用中正之道。“敦厚知止”而有“吉祥”，则以厚道而终结^④。

山上有木^⑤，《渐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居积贤德，改善风俗^⑥。“小子”有“危厉”，其辞有“无咎”义。“饮食喜乐”，指不只为了吃饱饭。“丈夫出征没有返回”，〔九三处上

① 传文引作“震来虩虩”。虩虩，恐惧貌。

② 传文作“兼山”。《艮》上下皆艮，艮为山，两山相立而为“兼山”。兼，两。

③ 传文引作“艮其限”。限，指腰部。惠士奇曰：“限为身半，《内经》谓之天枢。”

④ 传文作“以厚终”。“厚”是释“敦”。此爻居上，故以上，为终。

⑤ 山上有木：《渐》下艮上巽，艮为山在下，巽为木在上，故“山上有木”。

⑥ 传文作“居贤德善俗”。朱熹认为“贤”字衍，或“善”下脱字。《释文》王肃本“善俗”作“善风俗”，今从之。

下阴爻之间〕而离开阳爻群众^①。“妇女怀孕而不生育”，失去〔渐进〕正道。“利于防御盗寇”，〔九三〕有柔顺相保护。“〔鸿雁〕有的栖息在椽木上”，〔六四〕柔顺而谦逊。“最终没有成功而得吉祥”，〔九五阳刚居中得正应六二〕得其〔渐进相合之〕愿望。“它的羽毛可用于装饰吉利”，不可以心志混乱不清。

泽上有雷^②，《归妹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永保其终，知〔不终〕之敝病。“少女出嫁，其妹陪嫁”，此乃婚姻恒久之道。“跛脚而能行走吉祥”，指〔陪嫁者〕相承助其正室。“宜于囚人之占问”，未改变夫妇常道。“少女出嫁，姐姐陪嫁”^③，指〔六三之〕位置不得当。“〔少女〕延期出嫁”的想法，是有待佳配而出嫁。“帝乙嫁女”，“〔其君夫人衣饰〕不如其陪嫁妹妹衣饰漂亮”。六五位置居中，以高贵者身份嫁人。“上六〔筐中〕无实物”，指“承奉”的是空虚之“筐”。

雷电交加而至^④，《丰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决断狱讼，动用刑罚。“唯在十天内无灾害”，指过了十天即有灾害。“有诚信发见”，其心诚可以感发丰大之志向。“将房子盖得高大”^⑤ 不可以做大事。“折断了右臂”，最终不可用。“将房顶盖

① 传文作“离群丑”。群丑，群众。指九三上下皆阴爻而离开阳爻，众阳为群丑。丑，众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丑，众也。”

② 泽上有雷：《归妹》下兑上震，兑为泽在下，震为雷在上，故“泽上有雷”。

③ 传文引作“归妹以须”。须，古本作“媼”通“娶”。楚人谓姊曰媼。

④ 传文作“雷电皆至”。《丰》下离上震，震为雷，离为电，故“雷电皆至”。

⑤ 传文引作“丰其沛”。沛，先儒多解。笔者认为，沛在此当训为草房，沛通“茝”。《周礼·大司马》：“中夏教茝舍。”郑注：“茝，读如莱沛之沛，茝舍，草止之也。”《诗·甘棠》：“召伯所茝。”郑笺：“茝，草舍也。”



87

象

下

得很大”^①，〔九四〕居位不正当。“中午看见星斗”，四周幽暗不明。“遇见了西戎首领”，可以得到“吉祥”。“六五”之“吉”，有福庆。“将房屋盖得宽大”，上天降其妖祥^②。“窥视其门户，静悄悄空无一人”，〔上六阴爻居上〕丰大自藏。

山上有火^③〔燃烧〕，《旅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明察是非，慎重使用刑罚，而不留狱讼。“旅途中猥琐卑贱”，〔初六居下失正〕其志向穷困而有灾难。“得到忠贞的童仆”，最终无过失。“旅人焚烧其旅舍”，亦可以为悲伤。旅时〔九三〕以阳自高待下，其义必有“丧失”。“旅途中而停留”，〔九四〕未得正位。“得到斋斧”，“心中”还是不“痛快”。“最终得荣誉而受爵命”，〔六五之柔〕能向上顺承上九。以“旅”辞在“上爻”，其义在于“焚烧”。“丧牛于牧场”，最终没有闻知〔下落〕。

两风相随^④，《巽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申复命令履行其事。“进退不定”，其心志疑惑。“宜武人守正”，此为思想改造。“纷纷”而有“吉祥”，因〔九二居中〕得中道。“多次占算”^⑤〔而有〕“灾难”，在于〔九三〕心志穷屈而不得伸展。“田

① 传文引作“丰其蔀”。蔀，《释文》：“郑薛作‘菩’。”蔀、菩二者通。蔀，为遮光物，与草有关。“蔀者，草覆暧也。”“蔀者，蔚蔀，草名。”（引朱骏声《六十四卦经解》）案丰字与屋有关，《说文》：“𡩇，大屋也……易曰𡩇其屋。”故此指屋顶。

② 传文作“天际翔”。际，犹降。翔通祥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妖孽自外来谓祥。”孟喜曰：“天降下恶祥也。”

③ 山上有火：《旅》下艮上离，艮山在下，离火在上，故“山上有火”。火在山上燃，其势不久留，故为《旅》象。

④ 传文作“随风”。《巽》上下皆巽，巽为风，故有两风相随之义。

⑤ 传文引作“频巽”。巽，帛书《易》作“筭”，通“筭”，即算卦。

猎获得三品之兽”^①，必有功劳。“九五爻”有“吉”辞，指九五之位得正居中。“在床下占算”，上九居上巽道穷极。“丢失了斋斧”，虽正而有“凶”^②。

两泽相依附^③，《兑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朋友相聚而讲习〔学业〕。“和颜悦色”而有“吉祥”，指行动没有疑惑。“诚心喜悦”有“吉祥”，有诚信之志。“〔谄邪〕而来求悦”带来的“凶险”，〔六三〕居位不正当。“九四”之“喜”，指有福庆。“存诚于剥离之事”，指九五居位正当。“上六引致喜悦”，〔上六阴柔乘刚居上〕喜悦之道未能广大。

风行水上^④，《涣卦》之象。先王〔效法此象〕当祭享上帝，设立庙宇。“初六”有“吉祥”，在于〔初六〕顺从〔九二〕。“水流奔至台阶”，指〔九二险难中求安〕而得济涣之愿。“水及自身”，〔六三〕济难之志在于外卦〔上九应援〕。“水及众人开始得吉”，其道广大。“〔水及〕大王居处无咎灾”，〔九五阳刚居中〕得正位。“大水带来了灾难”，此指上九远离坎险之害^⑤。

① 传文引作“田获三品”。三品，先儒有说指狼、豕、雉。有说指鸡、羊、雉。也有指牛、羊、豕。另有释为猎取野兽分为上杀、中杀、下杀三品者。射中心脏者为“上杀”作祭品。射中腿者为“中杀”，供宾客用。射中腹者为“下杀”，自己食用。

② 传文作“正乎凶”。此释爻辞“贞凶”。贞，本义为占问，而传释为正，故“正乎凶”。

③ 传文作“丽泽”。《兑》上下皆兑，兑为泽，故有两泽相依之义。丽，依附。《离·彖》：“离，丽也。日月丽乎天，百谷草木丽乎土，重明以丽乎正。”即是其证。

④ 风行水上：《涣》下坎上巽，坎为水在下，巽为风在上，故“风行水上”。风行水上，水借风四溢，故称“涣”。涣，指流水。《说文》：“涣，流散也。”

⑤ 传文作“远害”。《涣》上九居卦之上，远离下坎，坎为险，故“远害”。害，是释经文中的“血”。

泽上有水^①，《节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制定数度，审议德行。“不出户门庭院”，知其通塞之道。“不出大门庭院有凶险”，指九二失时居中^②。“不节俭”而带来的“叹息”，又“怨咎”谁。“安于节俭”而“亨通”，六四顺承上面〔九五中正之道〕。“以节俭为美”而有“吉祥”，九五居正位而中道。“以节约为苦占问有凶”，节道穷尽。

水泽之上有风^③，《中孚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审议狱讼，延缓死刑。“初九安乐则吉”，初九中孚之志未改变。“其子应声而和”，指九二以诚信应和出自中心愿望^④。“有的击鼓，有的班师”，〔六三〕位置不正当。“马匹丧失”，指〔六四〕断绝〔六三〕同类而顺上〔五阳爻〕^⑤。“有诚信维系”，九五位置正当。“杀鸡祭天”，〔上九居上失位〕怎么能长久。

山上有雷^⑥，《小过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行动过于恭敬，奔丧过于悲哀，费用过于节俭。“飞鸟带来凶险”，指自取凶无可奈何。“没有到国君那里”，不可以越过“臣”。“放纵就有被杀的危险”，“凶险”会怎么样〔可想而知〕。“没有经过而相

① 泽上有水：《节》下兑上坎，兑为泽在下，坎为水在上，故“泽上有水”。

② 传文作“失时极”。九二居中失位，故“失时极”。极，本指栋梁，栋梁居屋脊之中，故引申为“中”。《周颂》毛传、《天官》郑注皆云：“极，中也。”

③ 传文作“泽上有风”。《中孚》下兑上巽，巽为风在上，兑为泽在下，故“泽上有风”。

④ 传文作“中心愿”。因《中孚》九二居中，故称“中心愿”。

⑤ 传文作“绝类上”。此先儒多解。案《系辞》“方以类聚”、“触类而长之”、“于稽其类”，《坤·彖》“乃与类行”，《同人·象》“以类族辨物”，《颐·象》“行失类”等，类皆作“同类”，故此也为此义，指阴类。因六四为阴爻，六三也为阴爻，故有六四绝六三阴类而孚于五。

⑥ 山上有雷：《小过》下艮上震，艮为山在下，震为雷在上，故“山上有雷”。

遇”，〔九四〕位置不正当。“前往有危厉必须戒备”，〔危厉〕最终不会长久。“阴云密布而不下雨”，指雨不能下达而已在上^①。“没有相遇而经过”，〔阴〕已亢上。

水在火上^②，《既济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思虑后患而预防它发生。“拖拉车轮”，其辞有“无咎”之义。“七日可以复得〔其蓍〕”，〔六二居中〕用中道。“三年攻克〔鬼方〕”，〔军队已〕疲惫不堪^③。“终日戒备”，指有疑心。“东邻〔九五〕杀牛举行盛大祭祀”，“倒不如西邻〔六二〕”得时势。“实际承受〔上天〕福分”，大的吉祥已到来。“〔渡河〕沾湿了头”，此事怎么会长久呢！

火在水上^④，《未济卦》之象。君子〔效法此象〕当以谨慎分辨事物所居方所。“〔小狐狸〕渡河沾湿了尾巴”，亦不知用中道。“九二守正有吉利”，九二居中行正道。“没有渡过河，出征有凶险”，指六三所处位置不正当。“占问有吉，悔事消亡”，指渡险志向得以实施。“君子的光辉”，因光辉而有“吉祥”^⑤。“饮酒而沾湿了头”，亦是不知节制自己的原故。

① 传文作“已上”。先儒多认为，六五之阴过九三、九四之阳而上、阴阳不交，不能形成雨。笔者认为，六五居震雷中，震雷居艮山之上，故“已上”。艮为止，故雨未及下，此释经文“不雨”。

② 水在火上：《既济》下离上坎，坎为水在上，离为火在下，故“水在火上。”水在上而润下，火在下而炎上，水火相济以成，故为《既济》。

③ 传文作“惫”。《既济》九三居下卦上，处坎之中，坎为劳卦，故曰“惫”。惫，训为疲惫。

④ 火在水上：《未济》下坎上离，坎为水在下，离为火在上，故“火在水上”，火在上炎上，水在下润下，火水不交，故为《未济》。

⑤ 传文作“其晖吉”。六五处上离之中，离为明，故曰“晖”。晖，《释文》：“晖字又作辉。”故晖、辉二字通。《说文》：“晖，光也。”此以“晖”释经文“光”。

(一)

天尊贵于上，地卑贱于下，乾坤由此确定^①。卑下高上已经陈列，贵贱之位确立。〔天地〕动静有其规律，阳刚阴柔即可断定。万事以其类相聚，万物以其群相分，吉和凶由此产生。在天形成象，在地生成形，因而变化就显见。所以刚柔相互切摩，八卦相互推移。以雷霆鼓动^②，以风雨滋润，日月运行，寒暑交替。乾道成就男性事物，坤道成就女性的事物。乾资主万物初始，坤化育成万物。乾以平直资主，坤以简约顺从。易，则是易资主；简，则是易顺从。平直资主则有亲附，简易顺从则有功效。有亲附则可以长久，有功效则可以广大。可长久的才是贤人的德性，可广大的才是贤人的事业。因此易简而天下之理可得，



91

系辞上

① 传文作“乾坤定矣”。乾坤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键川”。键通“健”。按《说卦》“乾，健也”。

② 传文作“鼓之以雷霆”。鼓，通“郭”，有动之义。《风俗通义·声音篇》：“鼓者，郭也，春分之音也，万物郭皮甲而出也，故谓之‘鼓’。”霆，雷之余气。《谷梁传》：“云雷者何？霆也。”

天下之理可得而成位于〔天地〕之中。

(二)

圣人设置易卦，观察其象而系之文辞，以明吉凶^①，阳刚阴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。所以〔《易》辞〕吉凶，为失得之象；悔吝，为忧虞之象；变化^②，为进退之象；刚柔，为昼夜之象。六爻的变动，含有〔天地人〕三才之道。所以闲居而平安者，是易的卦象^③；喜乐而玩习者，是〔卦〕爻的文辞。所以君子闲居时则观察卦象，而玩味其文辞；行动时则观察卦爻变化，而玩味其筮占，所以“自有上天保佑，吉祥而没有不利的。”

(三)

彖辞^④，是说明卦象的；爻辞，是说明爻象变化的；吉凶之辞，是说明事务失得的；悔吝之辞，是说明有小的过失^⑤；无咎之辞，是说明善于补救过失。所以分列爻的贵贱，当本于它所处

① 传文作“而明吉凶”。《释文》：“虞本更有悔吝二字。”考帛书《系辞》无“悔吝”二字，故虞本有误。

② 变化，指六爻之变化。“爻者，言乎变者也”。

③ 传文作“易之序”。虞翻认为当作“易之象”。考下文“君子居则观其象”。又帛书《系辞》凡“象”皆作“马”，如“通变化也者，进退之马也；刚柔也者，昼夜之马也”“君子居则观其马”等。此处也言“易之马”。故当以虞本为是。

④ 彖辞，指裁断一卦的文辞即卦辞。彖，通“材”。“彖者，材也”。材，通“裁”。有裁断之义。

⑤ 传文作“小疵”。疵，指毛病，过失。



的位置；齐定其大小，当本于各卦；辨别其吉凶，当本于卦爻辞；忧虑悔吝，当本于〔吉与凶之间〕细小的界限；戒惧无咎^①，当本于能够悔改。所以卦有〔阴阳〕大小，辞有凶险平易。《易》辞，各有所指向。

(四)

《易》道与天地等同，所以能普遍包罗天地之道^②，仰首可以观看天文，俯首可以察视地理，所以知晓幽明变化的原故。由事物开始可以返回到事物终结，因而它可以知晓死的学说。精气聚积而生成物形，游魂^③（气散）导致物形变化。因此它可以知晓鬼神的情况。〔《易》〕与天地相似，所以不违背〔天地的规律〕，知道周围万物而以其道成就天下，所以不会有过差。遍行而不遗留^④，乐顺天道，知晓性命，因而不会忧愁。安居坤土，敦厚而施仁德，故能够爱民〔如子〕。法周天地变化而没有超过

① 传文作“震无咎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振无咎”。震、振通。此有恐惧修省之义。《震·象》：“洊雷，震，君子以恐惧修身。”“‘震来虩虩’，所以致福也。”

② 传文作“弥纶天地之道”。弥，遍。纶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论”，纶、论通。此训为包罗。虞翻云：“纶，络也。”

③ 游魂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游魂”。精气游散曰游魂，《周易正义》疏云：“游魂为变者，物既积聚，极则分散，将散之时，浮游精魂，去离物形，而为改变，则生变为死。”

④ 传文作“旁行而不流”。旁，通“方”，即指遍、四方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方”。《周礼·春官》“旁招以茅。”贾公彦疏：“旁，谓四方。”王引之云：“谓遍招于四方也。”流，《释文》“京作留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遗”。故流当训为“遗留”。

它，遍成万物而不遗失〔细微〕^①，通达昼夜变化之道而明智，故〔阴阳〕神妙变化无一定处所，易道亦无固定的形体。

（五）

一阴一阳〔互变〕叫做道，秉受〔其道〕而生的为善，顺〔其道〕而成形的为性^②。仁者看见〔道〕的仁便称道为仁，智者看见〔道〕的智便称道为智。百姓日用〔其道〕却不知道。所以君子之道已很少见了。显现道的仁〔于外〕，潜藏道的功用〔于内〕，鼓动万物生长而不去与众人一起忧虑^③，〔造就万物〕盛德大业〔完备〕至极呀！富有叫做大业，日新叫做盛德，〔阴阳变化〕生生不已叫做易，成天象为乾，效地形为坤^④，极尽蓍策之数而预知未来叫做占，通达变化叫做事，阴阳变化神妙莫测叫做神。

① 传文作“曲成万物而不遗”。曲，普遍。高亨云：“按曲犹遍也。”也有训曲为委曲者，可备一说。

② 传文作“继之者，善也；成之者，性也”。继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係”。此当训为秉受。成，生成。性，本性。朱熹云：“所以发育万物为继善，万物各正其性命为成性。”（《语类》）

③ 传文作“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耶（圣）者仁壮者勇，鼓万物不与众人同忧。”圣人，帛本作“众人”。按照文意，帛本作“众人”为胜。

④ 传文作“效法之谓坤”。法，即形。项安世云：“古语‘法’皆谓‘形’，《系辞》皆以‘形’对‘象’。”

(六)

易道宽广啊，盛大啊！要说它远，则无所穷止，要说它近，则精细而方正^①，要说天地之间则〔万物〕具备。乾，静止时则圆形^②，运动时则刚直，所以它能大生〔万物〕。坤，静止时则闭合，运动时则开辟。所以它广生〔万物〕。广生大生与天地相配合，变化通达与四时相配合，阴阳之义与日月相配合，易道简约的善性与至大德性相配合。

(七)

孔子说：“易，其道至极！易道，圣人用之增崇其德而广大其业。智慧崇高礼仪谦卑，崇高效法天，卑下效法地。天地设定位置，而易道运行于其中，成物之性常存^③，〔阴阳〕道义之门户。”



① 传文作“静而正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精而正”。考《文言》：“大哉乾乎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”《系辞》：“精气为物。”而帛书《系辞》“静”皆作“精”。故此当以帛书为是。

② 传文作“其静也专”。专，一本作“圉”，专圉二者通。此当训为“圆”。帛书作“圉”。圉，本指畜栏，《说文》：“养畜之闭也”。因养畜之地常将四周围住。故圉可以引申为圆。即凡屈曲线成圆形的叫圉。又《说卦》，“乾为圉”。故“专”当训为“圆”。

③ 传文作“成性存存”。成性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诚生”。二者通。存存，常在。《尔雅·释训》：“存存，在也。”

(八)

圣人因见天下事物复繁^①，从而比拟其形状容貌，象征其事物得当，所以叫做卦象。圣人因见天下事物变动不止，从而观察其会合与交通，以推行其典章礼仪，并附之文辞以判断其吉凶，所以就叫做爻。述说天下事物至为繁杂而不可以厌恶^②，指出天下事物变动至极而不可以杂乱。比拟后发表言论，仿效后而行动，通过比拟仿效以成就其变化〔《中孚》九二云：〕“鹤鸣于树荫，其子和而应之，我有好酒，我与你共同分享。”孔子说：“君子居于室，口出善言，千里之外的人都响应，况且近处呢！君子居于室，口出不善之言，千里之外的人都违抗，况且近处呢！言语出于身，影响于民，行动发生在近处，而显见于远处。言行，这是君子的门枢和弩机。枢机在发动时，主宰着荣和辱^③。言行，君子是可以用它惊动天地的，怎么可不慎重呢？”“与人同志，先号哭而后笑。”孔子说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行或居处，或沉默或言语^④，二人同心，其力量可以折断金属。同心的言语，气味相投香如兰草。”〔《大过》〕初六：“用白色茅草铺地〔摆设祭

① 传文作“以见天下之赜”。赜，古本作“𡵚。”赜、𡵚通。本义指口里说话杂乱，此指事物繁杂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业”，非也。

② 传文作“不可恶”。恶，《释文》：“荀作亚。亚，次也。”帛书也作“亞”（亚），故恶亚通。亚，有次第之义。但从“恶”与“乱”对举看，此当训为厌恶。

③ 传文作“荣辱之主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营辰之斗”。

④ 传文作“或默或语”。默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谋”。



品〕，无咎。”孔子说：“〔祭品〕直接放在地上就可以了^①，再用茅草铺垫〔以示其敬〕，还能有什么灾呢？已经是非常慎重了，茅草作为物品虽然很轻薄，但在此作用重大，能谨慎地用这套礼术行事，就不会有所失了。”〔《谦》九三云：〕“有功劳而谦虚，君子有好的结局，吉利。”孔子说：“有功劳而不夸耀，有功绩而不自居，太厚道了。所说的是有功劳而能礼下于人。道德讲究盛大，礼仪讲究恭敬。所谓谦，就是推致恭敬而保存其禄位呵！”^②〔《乾》上九云：〕“龙飞过高则有悔”。孔子说：“尊贵而无实职位，高高在上而失去民众，贤人在下位而无所辅助，所以一行动就有悔事。”〔《节》初九云：〕“不出户庭，无咎灾。”孔子说：“祸乱的产生，是以言语作为台阶^③。国君〔说话〕不机密则会失掉大臣〔支持〕，大臣〔说话〕不机密则会招来杀身之祸。机微之事不保密则会妨害事情的成功。所以君子慎重守机密而不轻易出言。”孔子说：“作《周易》的人，大概很了解盗寇之事吧！《周易》说：‘以肩负物又乘车，以至招来盗寇来打劫。’以肩负物，这是小人做的事情；车乘，是君子〔使用的〕器具。小人乘坐君子的器具，所以盗寇想来抢夺他。对上骄慢对下暴虐，盗寇想来讨伐。疏于收藏财富是教诲盗寇来抢劫，〔女子〕打扮妖艳

① 传文作“苟错诸地而可矣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苟足者地而可矣”。苟：助词。王引之曰：“苟，犹但也。”错、足音近而通，此当训为“措”，有放置之义。诸，之于。帛本用“者”为假借字。

② 传文作“致恭以存其位者也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至共以存其立者也”。从上下文意看，帛本多用假借字，当以今本为是。

③ 传文作“则言语以为阶”。阶，《释文》：“姚本作机。”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阶”。故此以今本为是。

是引诱盗寇来奸淫^①。《周易》说：‘以肩负物而又乘车，招致了盗寇抢劫。’〔说的是〕盗寇抢劫由自己所致。”

(九)^②

天数一，地数二；天数三，地数四；天数五，地数六；天数七，地数八；天数九，地数十^③。天数五位，地数五位，天地之数五位各自相加而有和。天数和为二十五，地数和为三十。天地之数总和为五十五。此所以生成〔蓍数〕变化，而通行天地鬼神的原因^④。〔借用蓍草〕演算天地之数为五十^⑤，实际上只用四十

① 传文作“冶容海淫”。帛书《系辞》无此句。冶，郑、陆、虞、姚、王肃作“野”。《太平广记》引作“蛊”。野、冶、蛊古者相通。郑玄云：“饰其容而见于外者曰野。”

② 帛书《系辞》没有此章。

③ 此节案唐《周易集解》及清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、帛书本在第十一章之前（即在“夫易，何为者也”之上），宋儒多认为错简，案上下文义，宋儒之说较胜，故今从之。

④ 传文自“天数五”至“行鬼神也”一节本在“故再扚而后挂”之下。宋儒照上下文意，而改订。今从宋儒。

⑤ 传文作“大衍之数五十”。衍，演，有演算之义。五十：先儒多解，兹列几说如下，以备参考：（一）朱熹认为，以河图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。（二）荀爽认为，卦各有六爻，又有八经卦 $6 \times 8 = 48$ ，乾坤有“二用”，故 $48 + 2 = 50$ 。（三）京房等认为，五十者，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。即 $10 + 12 + 28 = 50$ 。（四）郑玄认为，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以五行之气通，故减五为五十。（五）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认为，五十数由元始象一，与春秋二，三统之三，四时之四，相加得十。再与此五体相乘而得。即 $(1 + 2 + 3 + 4) \times 5 = 50$ 。（六）崔憬认为，天地之数配八卦，八卦之数为五十，即 3 （艮） $+ 5$ （坎） $+ 7$ （震） $+ 9$ （乾） $+ 2$ （兑） $+ 10$ （离） $+ 8$ （巽） $+ 6$ （坤） $= 50$



九根^①，〔将这四十九根蓍草〕一分两份，以象两仪^②。〔从右手蓍策中〕任取一根〔置于左手小指之间〕，以象〔天地人〕三才^③。〔左右手之策〕以四为一组数之，以象四时^④。归置〔左右手所余之数〕于手指之间以象余日而成闰月^⑤。五年中有两次闰月，所以再一次归余策于手指之间，而后经三次变化而成卦之一爻^⑥。《乾卦》策数为二百一十六，《坤卦》策数为一百四十四，〔《乾》《坤》两卦〕策数共为三百六十^⑦，正好与一年三百六十

① 传文作“其用四十有九”。指五十根蓍草只用四十九根，而有一根不用，这一根象太极，也有说四十九根未分之前象太极。

② 传文作“分而为二以象两”。两，两仪，指天地或阴阳。此说把四十九策分为两份，象征太极生两仪。

③ 传文作“挂一以象三”。依宋人之说，此指从右手蓍策中任取一根置于左手无名指与小指之间，象征“三才”。挂一，从右手蓍策中任取一根。“一”，象征三才中“人”。

④ 传文作“揲之以四以象四时”。揲，取。以四，指以四为一单位进行数。

⑤ 传文作“归奇于扚以象闰”。奇，余。在分完左右手中的蓍策之后，每只手中策数必有余数，或一，或二，或三，或四，此就是奇。扚，勒。将蓍草夹于手指间称为扚。

⑥ 传文作“再扚而后挂”。挂，一本作“卦。”二字音同相通。此指布卦之一爻。

⑦ 传文作“凡三百有六十”。此三百六十来自《乾》《坤》策数。一根蓍草为一策。《乾》六爻，每一爻经三变之后得 36 策，故六爻之策为： $36 \times 6 = 216$ （策）；《坤》六爻，每一爻经三变皆得 24 策，故六爻之策为 $24 \times 6 = 144$ （策）。《乾》《坤》两卦策数相加，即 $216 + 144 = 360$ 。

天数相当。〔《周易》〕上下两篇策数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^①，正好与万物之数相当。所以经过四道程序的经营成易卦一爻^②，十八次变化而成一卦^③，〔九次变化出〕八经卦为小成^④，再引申其义，触动类推而增长，天下能事皆在其中而无所遗失了。显明易道，神化德行。所以如行宾主饮酒应对之礼^⑤，可以佑助神化之功。孔子说：“通晓阴阳变化之道的，恐怕一定知道神的功用吧！”

① 传文作“二篇之策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”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分上下两篇，共三百八十四爻。《周易》三百八十四爻，其中阳爻为一百九十二，阴爻为一百九十二。

若阳爻为老阳，阴爻为老阴，则：

$$36 \times 192 = 6912$$

$$24 \times 192 = 4608$$

$$4608 + 6912 = 11520 \text{ (策)}$$

若阳爻为少阳，阴爻为少阴，则：

$$28 \times 192 = 5376$$

$$32 \times 192 = 6144$$

$$6144 + 5376 = 11520 \text{ (策)}$$

② 传文作“四营而成易”。四营，指经过四次演算，即“分二”、“挂一”、“揲四”、“归奇于扚”，为“四营”。

③ 传文作“十有八变而成卦”。四营称为“一变”，三变而成一爻，一卦六爻，故 $6 \times 3 = 18$ (变)。

④ 传文作“八卦而小成”。小成，有谓八卦虽象三才，但未尽万物之情，故曰小成，也有谓此八卦指在求蓍中，九变出一经卦，此只为一卦的一半，故曰小成。以上下文义观之，第二说较胜。

⑤ 传文作“是故可与酬酢”。酬酢，古代一种宾主饮酒之礼。古人饮酒，主人酌宾为献，宾酌主人为酢。主人饮之，又酌宾为酬。先举为酢，答报为酬。此象阳唱阴合，变化相配，阳往为酬，阴来为酢。

(十)

《周易》包含有圣人之道四条：用以言论当崇尚卦爻辞，用以行动当崇尚卦变，用以制造器物当崇尚卦爻象，用以卜筮当崇尚蓍占。所以君子将要有所作为，要有所行动，求问于〔《易》〕方知〔吉凶〕。行蓍受人之命〔答疑〕如应声之响，不管远近幽深，皆知未来之事的变化。不是天下万物的至极精微，其何以能至于此？推衍叁五以成蓍变^①，错综蓍数〔而成卦〕，通达其变化，就可以成就天下万物的文彩。极尽其蓍数，就可以定天下万物之象。若不是天下万物的至极变化，谁能达到此种地步？《易》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感悟而能通晓天下之事，若不是天下事物变化至极神妙，谁能至于此种地步？《周易》，乃是圣人之所以穷极其深奥、研尽其机微所在的产物。因为它深奥，所以能通晓天下人的心志；因为它机微，所以能确定天下的事物；因为它神妙，所以它不急却极为迅速，不必行而可以到达。孔子说：“《周易》中含有圣人之道四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



101

系辞上

(十一)

孔子说：“《周易》有何作用^②？《周易》揭示事物〔本质〕

① 传文作“参伍以变”。参，本指三，此指参杂。伍，本指五，此指天地之数，天数五，地数五，故曰五。此外“参伍”乃指揲蓍求卦之事。变，指蓍变，即“十有八变而成卦”之“变”。

② 传文作“夫易何为者也”。《周易集解》虞翻作“何为而作也”。

而成就事业，概括天下事物的规律，如此而已。”所以圣人用它可以通达天下人的心志，完成天下大的事业，决断天下的疑惑。因此，蓍占的性质似天圆而神妙^①，易卦的性质似地方正而能隐藏智慧^②，六爻之义在于以其变化而告示〔吉凶〕^③。圣人以此清洗其心^④，退藏于隐密之处，吉凶与庶民共济，其神妙可以预知未来，其智慧可以蕴藏过去。谁能达到如此地步？〔只有〕古代聪明智慧、武功至神而又不假杀伐的人〔能做到〕。所以明了天道而察访民事，因而兴创神物〔占筮〕而先于民用之。圣人以此斋戒身心，以神化明示他的品德。所以闭户叫做坤，开户叫做乾，一闭一开叫做变，往来不穷叫做通。显现的为象，成形的是器，裁制而用的叫做法。利用〔门户〕出入，民众都用之称它为神。

(十二)

所以《周易》中有太极^⑤，〔由太极〕生成两仪^⑥，两仪生成

① 传文作“蓍之德圆而神”。蓍，行蓍。德，性质。圆而神，此指行蓍效法了天道，天道圆而变化神妙。

② 传文作“卦之德方以知”。方，本指地之性，指方正。此指卦效法了地，具有了方正性质。知，智。

③ 传文作“易以贡”。贡，告示。

④ 传文作“圣人以此洗心”。洗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佚”。案下文“圣人以此斋戒”与此“洗心”对应，斋戒是古代祭祀前洁身之事，故此以今本“洗心”为是。

⑤ 太极：先儒多解，有释为“太一”，有释为“北辰”，有释为道，有释为“气”，有释为“乾坤”，等。笔者同意崔憬、朱震等人观点，此太极就筮法而言，蓍策未分，奇偶未形即是太极。帛书作“大恒”。《方言》：“荆扬之间，凡言广大者谓之恒慨。”故知“大恒”与“太极”同义。

⑥ 两仪：天地。也有释为阴阳。

四象^①，四象生成八卦，八卦推断吉凶，吉凶成就大业。所以效法而成象莫过于天地，变化通达莫过于四季，悬垂其象而显著明示莫过于日月，崇实高大莫过于富足尊贵，具备了天下之物而推致其用，创立和成就器物，以造福于天下的民众，莫过于圣人。探寻事物繁杂，求索事物几微，钩取事物深奥，推致其远大，以断定天下吉凶之事，促成天下几微之事^②，莫过于蓍龟。所以天生〔蓍龟〕神物，圣人效法它；天地变化，圣人效法它；天垂示星象，现示吉凶，圣人效法它；黄河出图，洛水出书，圣人效法它。故《周易》有此四象，昭示其义；系以文辞，所以告人；吉凶确定，可以推断。《周易》说：“自上天保佑，吉无不利。”孔子说：“祐，就是佑助。天所佑助的，是顺从天的；人所佑助的，是诚信于人的。履行诚信而思于顺从天，又崇尚圣贤，所以‘自上天保佑，吉无不利’。”

(十三)

孔子说：“文字不能表示尽言语，言语不能表达尽心意。”那么，圣人的心意就不可见了么？孔子说：“圣人创立卦象以穷尽所要表达的心意，设置卦爻以穷尽所要表达的真伪^③，用文辞以

① 四象：有释为四时者，也有释为七八九六者，前者较胜。

② 传文作“成天下之亹亹者”。亹，帛本作“勿”，还有作“茀”，训为勉。然由“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”思之，当释作微妙。惠栋云：“茀，从尾，尾微同物同音。”

③ 传文作“情伪”。指真情虚伪。阳爻为情，阴爻为伪。阴阳变化，其情伪在其中。帛书《系辞》凡“情”皆作“请”。情请通。

穷尽所要表达的言语，变动〔阴阳爻〕使之通达，以穷尽天下的利益，鼓动起舞^①〔而行蓍〕以穷尽其神妙。“乾坤，大概是《易》之渊源吧！乾坤〔阴阳〕分布排列，而《易》就立于其中了。乾坤毁灭，则无以显现《易》，《易》不可现，则乾坤也许几乎止息了。所以，形体以上〔而不可见〕的叫做道，形体以下〔而可见〕的叫做器，〔阴阳〕转化而裁成万物的叫做变，〔阴阳〕推移往来运行的叫做通，将〔《易》的作用〕施加于天下民众的，就叫做事业。所以卦象，是圣人因看见天下事物繁杂，而比拟其外部形状容貌，象其事物十分合适，这就是卦象。圣人因看到天下事物的变化运动，而观察其会合交通，以推行其典章礼仪，附上爻辞以推断吉凶，这就是爻^②。极尽天下繁杂事物的，依存于卦象；鼓动天下变化的，依存于爻辞；〔阴阳〕转化裁成万物的，依存于卦变；〔阴阳〕推移运行的，依存于变通；〔蓍占〕神妙而能示〔吉凶〕的，依存于人；在沉默中成就一切，而不用言语而致诚信，依存于其德行。

① 传文作“鼓之舞之”。此就蓍占而言，鼓为动，舞为行，恐怕指古代筮仪。

② 自此以上至“卦象”一节，即传文“是故夫象”至“是故谓之爻”一节与第八章开始重复。

(一)

八卦布列〔成位〕，卦象就包含在其中了；然后将八卦相重叠，六爻包含在其中了；阳刚阴柔爻画相互推移，卦变包含在其中了；系上文辞而明示^①，爻动就包含在其中了。吉凶悔吝，产生于爻动；刚柔，是立卦的根本；变通，随卦爻时而定；吉凶，以正而取胜^②；天地之道，以正而能观瞻；日月之道，以正而得光明；天下之动，以正而归于一。乾，高大而示人平易^③；坤，卑下而示人简从^④。爻，效法于此；卦象，取像于此。爻象发动



105

系辞下

① 传文作“系辞焉而命之”。命，一本作“明”，命、明互通，此当训为明示。帛本此处稍有不同，作“彖辞而齐之。”

② 传文作“贞胜者也”。贞，正。帛本《系辞》作“上”。此节“贞”，帛本皆作“上”。贞胜，指吉凶以正取胜，帛书之意指：吉凶以居上者取胜。

③ 传文作“确然示人易矣”。确，《说文》作“𡵓”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蒿”。先儒有训为刚健者。通观文义，“确”与“隤”对举，隤有卑下之义，故此当训为高。帛本“蒿”字从“高”也有此义。

④ 传文作“隤然示人简矣”。隤，或作“退”、或作“妥”，帛本作“魑”，四者音近，或声之转，故相通。

于〔蓍占〕之内，吉凶显见于〔蓍占〕之外，功业建立显见于变化中，圣人的情感体现于卦爻辞中。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育，圣人最大的宝器是权位。如何守住权位，是仁政；如何聚合众人，是财富。管理财物，匡正言辞，禁止民众为非作歹的是道义。

(二)

上古时包牺氏统治天下，仰首以观察天象，俯身以观察地形，观察鸟兽的花纹与大地相适宜，近取象于人自身，远取象于万物，于是开始创制八卦，借以通达天地神明的德性，以类比万物的情状。〔包牺氏〕系结绳索而制作网罗，用来猎兽捕鱼，这大概是取象于《离卦》^①。包牺氏死后，神农氏继起，砍削木头做成了耜，弯曲木头制成了耒，以耒耜耕种带来了益处，以此教天下百姓，这大概是取象于《益卦》^②。以中午作为集市的时间，招集天下民众，聚集天下的货物，相互交换而归，各自获得了所需要的物品，这大概取象于《噬嗑卦》^③。神农氏死后，黄帝、尧、舜相继兴起，精通变革，使百姓不怠倦，神奇而化育，使民

① 离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罗”。《方言》：“罗谓之离，离谓之罗。”离罗相通。《离》两离相重，离为目，两目相连，外实中虚，互体有巽，巽为绳，故离有结绳为网罟之象。

② 此指耜耒发明取象《益卦》。《益》下震上巽，巽为木，为入，震为动，互体有艮坤，艮为手，坤为土，故有手持木入土之象（即耜耒耕种）。传文中“耜耒”，读 sì lěi，上古农具。耨，读 nòu，一本作“鉏”，帛本作“耨”，通观上下文，“耨”当作“耜”，《汉书·食货志》引此文皆作“吕”（耜），即是其证。

③ 噬嗑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筮蓋”。《噬嗑》下震上离，离为日，为明，震为动，上明下动，有日中集市之象。



众相适宜。易道穷尽则变化，变化则可以通达，能通达则可以长久。所以“有来自上天的保佑，吉祥而无所不利。”黄帝、尧、舜垂示衣裳〔之用〕而天下大治，这大概取象于《乾》《坤》两卦。凿空木头以成舟船，剡削木材以成桨楫，舟楫的好处在于渡涉不通的〔江河〕，直致远方，以便利于天下，这大概取象于《涣卦》^①。乘驾牛马，负载重物以致于遥远的地方，以便利天下，这大概取象于《随卦》^②。设置重门打梆巡夜，以防盗寇，这大概取象于《豫卦》^③。断削木头作为杵，挖掘地面作为臼，臼杵的好处，万民受益，这大概取象于《小过卦》^④。弯曲木条做为弓，削木作为箭，弓箭的好处，可以威力征服天下，这大概取象于《睽卦》^⑤。上古时的人居住在洞穴中，生活在野外，后世的圣人改用宫室，宫室上有栋梁，下有檐宇，以防御风雨，这大概取象于《大壮卦》^⑥。古时丧葬，只用厚厚的薪草裹覆尸体，埋葬在荒野之中，不聚土造坟，不植树作为标记，丧期也没有定

① 涣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涣”。《涣》下坎上巽，巽为木，坎为水，有木在水上之象，木在水上，行舟之象。《涣·彖》：“乘木有功也。”《中孚》上巽为木下兑为泽，泽上有木，故《中孚·彖》：“乘木舟虚也。”所以舟楫取象《涣卦》。传文中“剡”，有剖判义，此指将木凿空。剡，训为削。

② 随：帛本《系辞》作“隋”。《随》自《否》来，《否》上乾为马，下坤为牛，故有服牛乘马之象。

③ 豫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余”。《豫》下坤上震，坤为夜，震为动，故有巡夜之象。

④ 小过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少过”。《小过》下艮上震，互体有巽，震为动，巽为木，艮为手，有手持木而动，即臼米之象。

⑤ 睽：《睽》上离为矢，中互体坎为弓，故有弓矢之象。

⑥ 大壮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大莊”。《大壮》下乾上震，震一阳在下而承二阴，上栋之象，乾三阳在下，宇之象。故宫室取法《大壮》。

数，后世圣人改用棺槨下葬，这大概取象于《大过卦》^①。上古结绳记事以治理天下，后世圣人，改以契刻文字，百官有所治理，万民有所稽察，这大概取象于《夬卦》^②。

(三)

所以《周易》是谈卦象的，而卦象，是象征万物的。彖辞，是裁断〔一卦之义〕的。爻，是效法天下万物变动的。因此，吉凶产生而悔吝著明。

(四)

阳卦多阴爻，阴卦多阳爻。原因何在？阳卦以〔一阳〕奇为主，阴卦以〔一阴〕耦为主^③。它的德行如何？阳卦是一个国君，两个臣民（二民事一君），是君子之道；阴卦是两个国君，一个臣民（一民兼事二君），这是小人之道。

① 大过：《大过》下巽上兑，兑为口，巽为人，中互体有乾，乾为人，巽木有口，中有人，故有棺槨之象。棺槨：古者棺木有两层，内层为棺，外层为槨。

② 夬：帛书《系辞》作“大有”。案书契是指古代用金属在木竹上刻字。而《杂卦》、《夬·彖》皆云：“夬，决也，刚决柔也。”刚，可指坚硬的金属，柔，指较柔软的木竹之类，与“书契”相符合，故当以通行本《夬》为是。从《夬》上下体看，《夬》下乾为金，上兑为折毁，有以刀契刻之象。

③ 传文作“阳卦奇，阴卦耦”。阳卦一阳二阴，以一阳为主，一阳为奇，故“阳卦奇”。阴卦以一阴为主，一阴为耦，故“阴卦耦”。

(五)

《周易》之〔《咸》九四爻辞〕说：“往来心意不定，朋友们顺从你的想法。”孔子说：“天下有什么可以思索，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呢？天下万物本同归于一而道路各异^①，虽万物一致，但还要百般思虑。因此天下有什么可以思索有什么可以忧虑的？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交替相互推移而光明生成。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，寒暑交替相互推移而一年形成。往，意味着屈缩；来，意味着伸展。屈伸相互感应而功利生成。尺蠖屈缩^②，以求得伸展。龙蛇蛰伏^③，以保存其身。精微之义达到了神妙的境界，方可致力于运用。宜于用于安居其身，方可以增崇其德。超过此而前往，则有所不知。穷尽神道，知晓变化，这才是德性隆盛的表现。”《周易》〔之《困》六三爻辞〕说：“被石头所困扰，又有蒺藜占据，入于宫室，看不到妻子，凶险。”孔子说：“不该遭受困危却遭受了困危，其名声必受到羞辱，不该占据而去占据，其身必有危险。既羞辱又有危险，死期将来到，妻子还能得见吗？”《周易》〔之《解》上六爻辞〕说：“某公在高墙上射中了隼鸟，获得它没有什么不利的。”孔子说：“隼，是禽鸟；弓矢，是射鸟的器具；射隼的，是人。君子把器具藏在身上，等待



109

系
辞
下

① 传文作“殊涂”。涂，同途，指道路，途径。

② 尺蠖：昆虫。我国北方称为“步曲”，南方称“造桥虫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尺蠖，屈伸虫也。”《方言》称“蜩蟻”。此虫身体细长，行动时先屈而后伸。

③ 传文作“龙蛇之蛰”。蛰，潜藏。

时机而行动，哪有什么不利的？行动迅速^①。所以出手而有获，说的是备全了现成的器具然后行动^②。”孔子说：“小人不知道羞耻，不明了仁义，不使他畏惧不会有义举，不看到功利不能劝勉他作好事，不用刑威不能惩罚制服他，小的惩罚使他受到大的戒惧，〔以致不犯大罪〕，这是小人的福气。所以《周易》〔之《噬嗑》初九爻辞〕说：‘加在脚上的刑具掩盖了脚趾，无咎灾^③。’就是这个道理。善事不积累，不足以成名；恶事不积累，不足以毁灭自身。小人将小的善事视为无益而不去做，把小的恶事视为无害而不去掉，所以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，其罪大恶极而不可解脱。所以《周易》〔之《噬嗑》上九爻辞〕说：‘肩负刑具，淹没了耳朵，这是凶兆。’”孔子说^④：“危险，是由于安居其位所致；灭亡，是由于保全生存所致；祸乱，是由于太平引发。所以君子居安而不忘危险，生存不忘灭亡，太平治世而不忘祸乱。只有这样才能身体平安而国家可以保全。《周易》〔之《否》九五爻辞〕说：‘将要灭亡，将要灭亡，系于植桑巩固〔而没有灭亡〕。’”孔子说：“品德浅薄而处尊贵之位，才智低下而图谋大事，力量微小而肩负重任，很少有不受惩罚的。《周易》〔之《鼎》九四爻

① 传文作“动而不括”。括，有本作“栝”，二者通假。古代矢头曰鏃，矢末曰括，此为动词，引申为结闕、结碍，“不括”即畅通自如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赠”，指系有生丝射鸟的箭。《说文》：“赠，戈族，矢也。”此曰“不赠”，指矢不在箠中，也有迅速畅通之义。

② 传文作“语成器而动者也”。帛书《系辞》作“言举成器而动者也”。案上下文义以帛本为是。

③ 传文引经文《噬嗑》“履校灭趾，无咎”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构校灭止无咎也”，帛书《六十四卦》作“句校灭止，无咎”。按《周易》爻之象，凡言下者皆称足，故此处当以今本为是。

④ 自此以下到“吉之先见者也”，帛书《系辞》皆无。



111

系辞下

辞〕说：‘鼎足折断，把王公的八珍粥倒出，沾濡了四周，凶险^①。’这是说不能胜其任。”孔子说：“能知晓〔事理〕的几微，大概是神吧！君子与上交往不谄媚，与下交往不渎慢，这恐怕是知晓几微了吧！几，是事物变动细微，是吉的先现。君子见几微而行动，不待终日。《周易》〔之《豫》六二爻辞〕说：‘坚如磐石，不待终日，占问得吉。’坚贞如同磐石，〔还〕宁可用它终日，其决断可以明识了！君子知几微知彰著，知柔顺知刚健，〔因而〕万众仰慕。”孔子说：“颜回这个人，大概接近知晓几微了吧！有不善的事未尝不知道，知道后未曾再犯。《周易》〔之《复》初九爻辞〕说：‘〔离开〕不远就返回，没有大的后悔，始而吉。’天地〔二气〕附著交感，万物化育凝固^②，男女构精交合，万物化育衍生。《周易》〔之《损》六三爻辞〕说：‘三人同行，则损去一人；一人独行，则会得到友人。’说的是〔合二而〕归致于一。”孔子说：“君子先安定下自身后才可以行动，平易其心志后才可以说话，〔与人〕确定交情之后才有所求。君子能修养这三种德行，所以才算全面。〔相反〕，身处危难而去行动，则民众不会帮助。不帮助，伤害之事就来到了。《周易》〔之《益》上九爻辞〕说：‘得不到增益，或许会受到攻击，立心不恒，有凶险。’”

① 传文引《鼎》九四爻辞：“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”餗，是一种糝与笋做成的八珍菜粥。形渥，沾濡之貌。

② 传文作：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。”絪縕，又作“氤氲”、“壹壹”。三者音近而通假。细，本义指麻线。縕，指绵絮。氤氲，指气附着交感。壹壹，本指吉凶在壶中不得泄。案文义当以“氤氲”为胜，其余皆假借。醇，此指凝厚。

(六)

孔子说：“乾坤，大概是《周易》的门户吧！乾，为阳物；坤，为阴物。阴阳交合其德性，刚柔（爻画）就有了形体，以体天地所为^①，以通达神明德性。其〔卦〕取名，似杂乱不一，但不越名份，推考卦名种类，大概是衰世时的意识吧！《周易》彰明往事，察知来事，而使几微昭明幽隐显著^②，开启卦之义，使名实相符，以辨别物象，正定〔卦爻〕言辞，赋上吉凶占断之辞而使之完备。〔卦〕取名狭小，它所象征的事类广大，所含的旨意深远，卦爻下所附的文辞有文彩。它的语言特色是隐晦而又合乎中理，它所论述事情既明显而又深藏内涵，总是从两个方面^③去济助民众行动，以明示失得的报应。

(七)

《周易》的成书，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。作《周易》的人，大概充满着忧患意识吧。所以履，是德性的基础；谦，是德性的把柄；复，是德性的根本；恒，是德性的巩固；损，是对德性的

① 传文作“以体天地之撰”。撰，一说为“数”，指万物形体皆受天地之数，一说为“所为”，即体现了天地生万物。从文义看，解“撰”为所为，于义更胜。

② 传文作“微显阐幽”。然案“微”与“幽”对应，“显”与“阐”对应，当作“微显幽阐”。

③ 传文作“因贰”。先儒对“贰”有两种解释：一指吉凶，一指上文的“曲而中”、“肆而隐”。此从后者。



修养；益，是对德性的宽裕；困，是德性的辨别；井，是育德之地；巽，是对德性的裁断。礼，和悦而践行^①；谦，尊让而光大^②；复，微小而能识辨于物^③；恒，〔遇事〕杂乱恒守其德而不厌倦^④；损，是〔减损私欲〕起初困难而以后容易；益，增长宽裕而不摆设〔夸耀〕；困，穷困而能通达^⑤；井，居其所而迁养〔民众〕^⑥；巽，称量事物隐藏而不露^⑦。礼，以和而行事；谦，以制订礼仪；复，可以自知；恒，因恒守一德；损，以远离灾害；益，以兴隆其利；困，可以减少怨尤；井，〔养民〕可以辨其义；巽，可以申命行权。

(八)

《周易》这部书不可疏远，它所体现的道，经常变迁，变动而不固定，周流于〔卦的〕六位，或上或下无常规，阳刚阴柔相

① 传文作“和而至”。履有和义，履通礼。《荀子》：“礼者，人之所履也。”《论语》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

② 传文作“尊而光”。王引之：“尊，读搏，节退之搏。搏之言损也，小也。光之言广也，大也。”

③ 传文作“小而辨于物”。小，谓《复》一阳居于下。

④ 传文作“杂而不厌”。《恒》刚柔皆应而其文交错，故曰“杂”，自守恒久不已故曰“不厌”。

⑤ 传文作“穷而通”。《困》兑泽干于上则谓“穷”，坎水流于下则谓“通”，即所谓“易穷则变，变则通”。

⑥ 传文作“居其所而迁”。井不动曰“居其所”，即“改邑不改井”。井能不断出水，故曰“迁”，即《序卦》“井道不可以不革”。

⑦ 传文作“称而隐”。巽为木，称从禾，《说文》：“禾，木也。”故巽为称，“称”有称量义。巽又通逊，《蒙·象》：“顺以巽也。”郑本作“逊”，马云：“巽，逊也。”逊，有隐退之义。

互变易，不可当成不变法则，唯有随爻之变而有所〔生成〕之卦^①，其〔阴阳〕屈伸往来皆有法度，在外在内而使知畏惧。又明示忧患的原故，虽没有师保^②的教导，但如同在父母身边。起初若依循卦爻辞而撰度其道义^③，〔则《易》〕也有典常可寻，若不是圣人〔阐明此道〕，易道不会凭空行于世。

(九)

《周易》这部书，推原求末，作为卦体。六爻〔阴阳〕错杂，代表不同时间的事物^④，其初爻〔象征事物之始〕难以知晓，其上爻〔象征事物的终结，事情已明显〕容易知晓，〔因初爻、上爻〕是卦的本末^⑤，初爻之辞拟于〔事物开端〕，上爻之辞象征事物最后形成。如果杂揉代表不同事物的爻，撰述〔阴阳刚柔的〕德性，辨别其是与非，则非中间四爻不算完备。噫！也要求存亡吉凶，则闲居〔观其象〕可以知道。智者观玩彖辞，则对《易》的理解可以超过一半。二爻与四爻有相同的功用，但爻位不同^⑥。〔所以〕它们吉善之辞不同，二多荣誉之辞，四多畏惧

① 传文作“唯变所适”。适，往。此指“之卦”。

② 师保：古代负责教育辅导贵族子弟的人。

③ 传文作“初率其辞而揆其方”。初，始。率，一本作“帅”。案《诗》“率时农夫”，《文选·东都赋》注引作“帅时农夫”，故“率”通“帅”。古“帅”为“率”。此训“率”为“循”。揆，度。方，此训为“道”。

④ 传文作“唯其时物也”。时物，指不同条件下的事物。时，卦爻之时。

⑤ 本末：指初爻、上爻。《大过·彖》：“‘栋桡’，本末弱也。”此本末指《大过》初上、两爻。

⑥ 传文作“二与四同功异位”。二与四同为阴为阴位、同互一卦，有相同的功用，故曰“同功”。二与四处不同的位置，二处内卦，四处外卦，故称“异位”。

之辞，因接近〔五之君位〕。阴柔之道，本不利于远离〔五〕，〔二远五〕其大要归于无咎，是以阴柔居中的原故。三爻与五爻有相同的功用，但爻位不同。三爻多凶险之辞，五爻多功绩之辞，这是爻位贵贱等级造成的。〔三五阳位〕若阴柔处之则危险，而以阳刚居之则能取胜吗？

(十)

《周易》这部书，广大而完备，有天道，有人道，有地道。兼备天地人三才而两两相重，所以成为〔一卦〕六画。六画不是别的，是三才之道。道有变动，所以称为爻。爻有不同等级，故称为物；物〔阴阳〕相杂，故称为文彩^①；阴阳两爻杂居而不当位^②，所以吉凶产生。



115

系辞下

(十一)

《周易》成书，大概在商代末期，周代德业隆盛之时吧！反映的是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吧！所以《周易》含有危惧之辞，〔其辞〕由危惧变得平易，由平易变得倾覆。《周易》卦爻辞中所含的道理十分博大，百物皆具备其中而无所遗弃。这种危惧之辞一致贯串《周易》的始终。其大要归于无咎，这就是《周易》的道理。

① 传文作“物相杂”。物，事物。此指阴阳二物，阳爻代表阳物，阴爻代表阴物。

② 传文作“文不当”。文，文彩。此指阴阳相杂。不当，谓阴爻居阳位，阳爻居阴位。

(十二)

乾，天下它最刚健，其德性永远平易，而主艰险；坤，天下它最柔顺，其德性永远简约，而主阻难。〔易简之理〕能欣悦人心，研究其忧虑^① 判定天下的吉凶，促进天下几微之事。所以爻之变化所有作为^②：吉庆的事有吉庆的兆头，观卦象可以知道器物制作，筮占可以预知未来^③。天地设立自己的位置，圣人〔效此〕而成就天地生育功能。人的智谋与〔卜筮所现〕鬼神的智谋，百姓也能参于谋事。八卦以卦象告知，卦爻辞以实情说明。刚柔〔爻画〕互相杂居，而吉凶可以显现。爻的变动是以利表达，吉凶随爻的实情而变迁，所以爱恶相互攻击^④，而吉凶生成。〔爻的〕远〔应〕与近〔比〕相互取舍，而悔吝产生。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^⑤，于是利害产生。凡《周易》所论的情感，〔两爻〕相近比而不相得则必有凶。或者有伤害，悔恨且有吝难。

① 传文作“能研诸侯之虑”。先儒多认为“侯之”为衍文，案上下文意对应，前文“能悦诸心”故先儒之说可信。

② 传文作“是故变化云为”。云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具”，据上下文意当以帛本为是。具，通俱，训为皆。

③ 传文作“占事知来”。占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筭”。《说文》：“算，数也，从竹具，读若筭。”筭通算，此指占算。故今本与帛本意同。

④ 传文作“爱恶相攻”。指刚柔相摩。爱恶就爻之情而言，阳之情为爱，阴之情为恶。

⑤ 传文作“情伪相感”。情，实情，阳为实情，伪，虚伪，阴为虚伪。

将要背叛的人，他的言辞惭愧躲闪^①。心中有疑惑的人，他的言辞枝分不一。吉人的言辞很少。浮躁人的言辞很多。诬陷好人的言辞浮游不定^②。丧失操守人的言辞屈服。



117

系辞下

① 传文作“其辞慙”。慙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乳”。乳，按《说文》解释，人鸟生产曰乳。故帛书作“乳”不当，恐为转抄之误。慙，先儒多认为通“惭”，训为惭愧。

② 传文作“诬善之人其辞游”。诬，帛书《系辞》作“无”。《释文》：“诬，音无。”故诬无二者通。

“元”，是众善的首长；“亨”，是嘉美的会合^①；“利”，是事物得体而中和^②；“贞”，是事物的根本。君子（效此）体现仁足以治理人，嘉美会合足以合礼，裁成事物足以合乎义，能真正固守足以成就事业。君子能行此四德，所以说：“乾，元，亨，利，贞。”初九爻辞说：“潜伏之龙，不可妄动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：“人有龙德而隐居，（其志）不为世俗所改变，不急于成就功名，隐退世外而不烦闷。（其言行）不被世人赞同亦无烦闷，（君子）所乐之事去做，所忧之事则不去做，坚强而不可动摇。这就是潜龙。”九二爻辞说：“龙出现在田野，适合见大人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：“人有龙德而居正得中，很平常的言论亦当诚实，平凡的举动亦当谨慎。防止邪恶而保持诚信，善行很大

① 传文作“嘉之会也”。嘉，美。古者婚礼称“嘉”。

② 传文作“利者，义之和也”。利，从刀主分，故能裁成事物使之适宜。利，从禾，禾，二月生，八月熟，得时之中，故利有中和之义。义，宜。《白虎通·性情》：“义者，宜也，断决得中也。”

但不自夸^①，德性广博而化育人。《周易》说：‘龙出现田野，利见大人。’这是君主之德。”九三爻辞说：“君子终日勤奋不息，夜间戒惕似有危厉，无咎灾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：“君子为增进德性而修治学业。（为人）忠诚信实所以增进德性。修饰言辞以树立诚意，所以成就学业。知道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努力争取，可与（他）讨论几微之事。知道终结而善于终止，可与（他）保持义。所以居上位而不骄傲，在下位而不忧愁。所以勤奋进取因其时而戒惧，虽有危厉而无咎。”九四爻辞说：“龙在渊中惑于跃而未跃，无咎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：“或上或下，无一定常规，并非为了邪欲，或进或退，不是恒久不变的，并非脱离其群众^②。君子增长德性，修治学业，想及时完成，故无咎。”九五爻辞说：“龙飞于天上，适合见大人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：“相同的声音相互感应，相同的气息相互追求，水往湿处流，火往干处燃，云从龙生，风由虎出^③。圣人兴起而万物清明可见，受气于天的亲附上，受气于地的亲附下，则各归从（自己的）类别。”上九爻辞说：“龙飞过高有悔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：“尊贵而没有具体职位，高高在上而与民众脱离，贤明之士处下位而无人来辅助，所以只要一行动就产生悔恨。”“潜伏之龙，不要轻举妄动”，（因）地位卑下；“龙出现在田野”，因时

① 传文作“善世而不伐”。善世：吴汝纶曰：“此‘善世’即善大，与‘德博’对文。”吴氏之说极有新意，此从之。

② 传文作“非离群”。群，类，此指阳类，《乾》六爻皆阳，故称“群”。

③ 传文作“云从龙、风从虎”。云，水气。龙，水物。云龙同类，感气相致，故“云从龙”。风为震动之气，虎是威猛之兽，虎啸风生，风虎有相类之处，故“风从虎”。

而被舍弃；“终日勤奋不息”，开始有所行动；“龙在渊中惑于跃而未跃”，将由自己试验；“龙飞上天”，居上而治理天下；“龙飞过高而有悔”，是由穷极而造成的灾害；《乾卦》开始用九数（以变化天下），天下必然大治。“潜伏之龙，不要轻举妄动”，阳气潜藏于地下；“龙出现在田野”，天下万物呈现光明；“终日勤奋不息”，随从天时的变化而行动；“龙在渊中惑于跃（而未跃）”，乾之道即将出现变革；“龙飞上天”，已位居于天德；“龙飞过高而有悔”，随天时变化而达到终极；《乾卦》始用九数，天道法则显现。乾“元”，开始而亨通；“利贞”，是物之性情。乾一开始能以化育的美与利以利天下万物，却不言利物之功，盛大啊！伟大啊乾阳，刚劲强健而中正不偏，可谓纯粹精微。六爻变动，普遍通达于情理，因时掌握六龙（爻）的变化，以驾御天道，云气流行，雨水布施，天下和平。君子以完成道德修养作为行动（目标），每天都显现于行动。（初爻）所说的“潜”，是隐藏而未显现，行动尚未成功。所以君子不能有所作为。君子学习以聚积知识，互相问难以明辨是非，宽宏大量与人相处，以仁爱之心指导行动。《周易》说：“龙出现在田野，宜于见大人。”此谓君子之德。九三处于重重阳刚交接之处而不居中位，上不及天位，下不在地位，所以“终日勤奋”，因其时而戒惕，虽有危难而“无咎”。九四爻处于重重阳刚交接之处而不居中位，上不及天位，下不在地位，处卦中间不在人位，所以有“或”字，“或”，疑惑，所以“无咎”。（九五爻辞）的“大人”，其德性与天地相合，其圣明与日月相合，其施政与四时顺序相合，其吉凶与鬼神相合，先于天道行动而与天道不相违背，后于天道行动而顺奉天时，既然天都不违背他，何况人呢！更何况鬼神呢！（上九爻辞



121

文

言

所说)的“亢”，是说只知前进而不知后退，只知生存而不知灭亡，只知获得而不知丧失，这大概是愚人吧^①！知进退存亡之理而不失正道，这大概是圣人吧！

坤极其柔顺，动显示出它的刚强；(坤)极其静止，而其德性方正。后找到主人而有常道(行之)，含藏万物而化育广大。坤道多么柔顺，顺承天道依时而行。积善之家，必定福庆有余，积不善之家，必定灾殃有余。大臣杀掉国君，儿子杀死父亲，这并非一朝一夕所造成的，(祸患的产生)由来已久，渐积而成。由于没有及早察觉此事。《周易》说：“踏霜之时，预示坚冰之日将至。”这是说顺从事物发展结果。“直”是说正直，“方”是说事物处置的适宜。君子用恭敬以使内心正直，用处事之宜来方正外物，“敬”与“义”已确立而道德就不孤立了。“直方大，不熟习没有不利的。”(这样)则没有人怀疑他的行为了。坤阴虽有美德，“含藏”它以跟从大王做事，不敢成就(自己的功名)。这就是地道、妻道、臣道。地道虽“没有成就”自己的功名，但替(天道)“终结了”(养育万物之事)。天地交感变化，草木蕃盛；天地闭塞不交，贤人隐退。《周易》说：“束扎口袋，没有咎灾，没有名誉。”这是说谨慎的道理，君子内有中德通达文理，外以柔顺之体居正位，美存在于心中，而通畅于四肢，发见于事业，这可是美到极点啦！坤阴交接于阳，阴阳必定会发生战斗，为嫌(坤)没有阳，所以(《坤》上六爻辞)称“龙”，然而此爻又未

^① 传文作“其唯圣人乎”。圣人，王肃作“愚人”。案“愚人”与“圣人”相对举，故王肃本极是。唯，通惟，犹是。李善注《文选·甘泉赋》云：“惟，是也。”

曾离开阴类^①，故爻辞称“血”。这“玄黄”，是天地的杂色，天色为玄，地色为黄^②。

① 传文作“犹未离其类也”。《坤》上六虽称“龙”龙为阳，但此指未真正离开阴类，上六为阴爻。

② 传文作“天玄而地黄”。玄黄，指天地正色，天玄色，地黄色。此指阴阳相遇两败俱伤。



昔日圣人作《周易》时，深深祈求神明^①而创制蓍法，是以天数三与地数两为依据而确立^②阴阳刚柔之数，观察阴阳的变化而确立卦画，变动刚柔之画而产生了爻。和顺于（自然）道德，而调理事物得其宜。穷研物理而尽物性，以至于通晓天命。

昔日圣人作《周易》时，将以顺从性命之理，所以确立了天道为阴与阳，确立了地道为柔与刚，确立了人道为仁与义。兼备（天地人）三才之画而使之相重，因此《周易》六画而成一卦。分（二、四，上为）阴位，分（初，三、五为）阳位，（六爻之位），更迭使用刚柔，故《周易》六位之（阴阳刚柔）顺理成章。

天地确定上下位置，山泽气息相通，雷风相迫而动，水火不

① 神明：指天地。《庄子·天道》：“天尊地卑，神明之位。”荀爽云：“神者在天，明者在地。”

② 传文作“参天两地而倚数”。参即三，两即二。参两，为天地之数中包含阴阳的最小生数，故以三两代表天地之数，说明参杂天地之数而立刚柔之数。

相厌恶^①，八卦相互错杂（成六十四卦）。以数推算过去顺，预知未来时逆，所以《周易》是逆数（指算来事）。

雷鼓动（万物），风散布（万物），雨滋润（万物），日干燥（万物），艮终止（万物），兑喜悦（万物）。乾统领（万物），坤藏养（万物）。

万物生于（东方）震位，（万物生长）整齐于巽位，显现于离位，役养于坤位，欣悦于兑位，相接于乾位，劳倦怠于坎位，成就于艮位。万物生于震，震为东方；整齐于巽，巽为东南方。齐，是说万物整齐。离，光明，万物皆相显现，南方之卦。圣人面南而坐听政于天下，朝光明方向处理政务，大概就取于此义吧！坤为地，万物都致于地的养育下，所以说“致养于坤”。兑，正秋季节，万物皆喜悦（于收获），所以说“悦言于兑”。相交接于乾，乾，西北之卦。说的是阴阳相迫。坎为水，正北方之卦。（也是）劳倦之卦，万物（劳倦）需归而休息，所以说“劳于坎”。艮为东北之卦，万物在此完成它的终结而又有新的开始。所以说“成言乎艮”。

所谓神，是指奇妙生成万物而言。鼓动万物，没有比雷更急速的；吹散万物，没有比风更迅疾的；干燥万物，没有比火更炎热的；喜悦万物，没有比泽更欣悦的；滋润万物，没有比水更湿润的；终结、开始万物，没有比艮更成功的。所以水火相互吸引，雷风不相违背，山泽气息相通，然后才能变化而生成万物。

乾，（其性）刚健；坤，（其性）柔顺；震，（其性）震动；

^① 传文作“水火不相射”，而帛书作“火水相射”。根据上下文义，当以今本为是。射，厌恶。

巽，（其性）渗入；坎，（其性）陷险；离，（其性）依附；艮，（其性）静止；兑，（其性）喜悦。

乾象马，坤象牛，震象龙，巽象鸡，坎象猪，离象雉，艮象狗，兑象羊。

乾象头，坤象腹，震象足，巽象股，坎象耳，离象目，艮象手，兑象口。

乾，象天，故称它为父；坤，象地，故称它为母。震是（乾坤相交）初次求取（一乾阳而成），故为长男；巽是（乾坤相交）初次求取（一坤阴而成），故为长女。坎是（乾坤相交）再次求取（一乾阳而成），故为中男；离是（乾坤相交）再次求取（一坤阴而成），故为中女。艮是（乾坤相交）第三次求取（一乾阳而成），故为少男；兑是（乾坤相交）第三次求取（一坤阴而成），故为少女。

乾为天，为圆，为君，为父，为玉，为金，为寒冷，为冰冻，为大红色，为良马，为老马，为瘦马，为花马，为木果。坤为地，为母，为广布，为锅，为吝啬，为十日，为有身孕之牛，为大车，为文彩，为民众，为（生育之）本，对于地为黑色。震为雷，为龙，为青黄杂色，为花，为大路，为长子，为决然躁动，为青色竹子，为荻与芦苇，就马而言为善于嘶鸣，为后左蹄有白毛，为四足皆动，为（马）额头有白斑。就庄稼而言，为戴甲而反生，其极为刚健，为草木蕃育鲜明。巽为木，为风，为长女，为绳直（墨线），为工匠，为白色，为长远，为高，为进退，为不果敢决断，为气味。就人而言，为头发稀少，额头宽阔，为眼白多（而瞳仁小），为从市中获得近三倍之利，其极为躁卦。坎为水，为沟渠，为隐伏，为矫曲而揉直，为矢弓车轮，就人而



125

说

卦

言，为忧虑加重，为心痛，为耳痛。为血卦，为红。就马而言，为脊背美丽，为敏捷，为低头，为蹄子薄，为拖曳。就车而言，为多灾难，为通达，为月，为盗寇，就木而言，为坚硬而多木心。离为火，为日，为电，为中女；为甲盔，为兵器。就人而言，为大腹，为干燥之卦，为鳖，为蟹，为螺，为蚌，为龟。就木而言，为木中已空而枯槁。艮为山，为山间小路，为小石，为门台，为瓜果，为阍人寺人（守宫），为手指，为狗，为鼠，为黑色食肉兽。就木而言，为坚硬而多枝节。兑为泽，为少女，为巫师，为口舌，为折毁，为附著决断。就地而言，为坚硬而含碱，为小妄，为羊。

(一)

有了天地，然后万物产生了。充满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，故（《乾》《坤》后）继之以《屯》。屯，盈满。屯，万物开始生长，万物生长必然蒙昧幼小，所以继之以《蒙》。蒙，蒙昧，（是指）万物幼稚。万物幼稚不可不养育，所以继之以《需》。需，饮食之道。饮食必会发生争讼，所以继之以《讼》。争讼必会将众人激起，所以继之以《师》。师，聚众。人众必有所亲附，所以继之以《比》。比，亲附。亲比必会有蓄养，所以继之以《小畜》。物既积蓄（众人温饱）然后礼仪产生，所以继之以《履》^①。履礼而泰和然后（民）安，所以继之以《泰》。泰，亨通。万物不会永远亨通，所以继之以《否》。万物不会永远闭塞，所以继之以《同人》。与人同志，万物归顺，所以继之以《大有》。拥有大（富）而不可满盈，所以继之以《谦》。有大（富）而能谦让必定安乐，所以继之以《豫》。安乐必定要有人随从，所以继之以



127

序

卦

^① 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、王弼《周易略例·卦略》中在此补“履者，礼也”。

《随》。以喜乐随从他人者必定发生事端，所以继之以《蛊》。蛊，事端。事端（经治）后（功业）可以盛大，所以继之以《临》。临，盛大。物盛大然后才能仰观，所以继之以《观》。可仰观必有所合，所以继之以《噬嗑》。嗑，相合。万物不可以只合而已，所以继之以《贲》。贲，文饰。致力于文饰然后亨通则会穷尽，所以继之以《剥》。剥，剥落。万物不会永远极尽剥落。上穷尽必复返于下^①，所以继之以《复》。复返则不会妄行，所以继之以《无妄》。不妄行然后会有积蓄，所以继之以《大畜》。万物有了积蓄然后可以养育，所以继之以《颐》。颐，养育。不养育则不可有所作为，所以继之以《大过》。万物不会永久过极，所以继之以《坎》。坎，陷险。陷险必定要有所依附，所以继之以《离》。离，依附。

（二）

有天地然后才会有万物，有万物然后人分成男女，有男女然后才能匹配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才产生父子关系，有父子关系然后才有君臣（之别），有君臣（之别）然后才有上下（等级名分），有上下（等级名分）然后礼仪才有所设置。夫妇之间的感情不可以不长久，故（《咸》之后）继之以《恒》。恒，长久。万物不可以长久居于一个地方，所以继之以《遯》。遯，隐退。万物不可以长久隐退，所以继之以《大壮》。万物不可以长久盛壮，所以

^① 传文作“穷上反下”。穷上，指《剥》一阳居卦之上而穷尽。反下，指《复》一阳居五阴之下，有阳经阴剥落后复返于初之义。



129

序

卦

继之以《晋》。晋，上进。上进必遭伤害，所以继之以《明夷》。夷，伤。在外遭受伤害必返回家内^①，所以继之以《家人》。家道穷困必定会发生乖异，所以继之以《睽》。睽，乖异。乖异必定带来险难，所以继之以《蹇》。蹇，险难。万物不可以始终有险难，所以继之以《解》。解，缓解。缓解必定会有所损失，所以继之以《损》。不停损失必将转向增益，所以继之以《益》。不断增益充盈必会决去，所以继之以《夬》。夬，决去。决去必定有所交遇，所以继之以《姤》。姤，交遇。万物相遇之后而相聚会，所以继之以《萃》。萃，聚会。聚会之后共同上进叫做升^②，所以继之以《升》。进升不停必定陷入困境，所以继之以《困》。穷困于上必定会返于下，所以继之以《井》。井水之道不可不变革，所以继之以《革》。变革诸物（化凉为热，化生为熟）莫过于鼎器，所以继之以《鼎》。主管鼎器（的人）莫过于长子，所以继之以《震》。震，动。事物不可能永久动，而有停止，所以继之以《艮》。艮，止。事物不可永久停止，所以继之以《渐》。渐，渐进。渐进要有所归宿，所以继之以《归妹》。能得到归宿的必定盛大（富有），所以继之以《丰》。丰，盛大。盛大穷极必定会失其居所，所以继之以《旅》。旅行而无处容身，所以继之以《巽》。巽，入。入而后（安定）欢悦，所以继之以《兑》。兑，欢悦。欢悦后（其情）扩散，所以继之以《涣》。涣，离散。万物不可以长久离散，所以继之以《节》。能节制而又有诚信，

① 传文作“伤于外者，必反于家”。此就离而言。《晋》离日在外卦，进极而伤（即《晋》变《明夷》），故“伤于外”。《家人》离日在内，故“反于家”。

② 传文作“聚而上者谓之升”。此就坤而言。《萃》坤众聚于下，反《萃》为《升》，《升》坤众聚于上，故“聚而上者谓之升”。

所以继之以《中孚》。有诚信必然行动，所以继之以《小过》。有超越事物能力者必能成功，所以继之以《既济》。事物永远不穷尽，所以继之以《未济》。（六十四卦在《未济》中）结束。

䷥ 杂 卦 ䷥

乾刚健；坤柔顺。比欢乐；师忧愁。临观的义旨，或是施予，或是索求。屯初生显现而不失其所居，蒙错杂而昭著^①。震，为起；艮，为止。损益是盛旺衰微的开始^②。大畜，待时；无妄，有灾。萃聚集而升不返回^③。谦轻己（尊人）而豫安乐闲逸。噬嗑，为食用；贲，为无色。兑喜悦外现；巽（进入）而隐伏^④。随，无事（休息）；蛊，（有事）则整治。剥，为剥烂；复，为返回。晋，白昼；明夷，（光明）受伤。井水通达而困则阻塞。咸，指感应神速；恒，乃恒守长久。涣，为离散；节，为



131

杂

卦

① 传文作“屯见而不失其居，蒙杂而著”。屯为“物之始生”，故曰“见”。《屯》二阳当位故“不失其居。”《蒙》二阳失位，阴阳杂居，故“蒙杂”。

② 传文作“损益，盛衰之始”。《损》自《泰》来，泰为“盛”，《益》自《否》来，否为“衰”。

③ 传文作“萃聚而升不来也”。不来，即《序卦》所谓“聚而上者谓之升”。《萃》三阴聚于下，反《萃》为《升》，《升》三阴聚于上，故曰“不来”。到内曰来，到外曰往，即“不来”。

④ 传文作“兑见而巽伏”。此就阴爻而言。兑阴在上，故曰“见”，巽阴在下故曰“伏”。

节止。解，为缓解；蹇，为险难。睽，（乖异）而在外；家人，（和睦）而在内^①。否与泰，是两个相反的事类。大壮是壮而停止；遯则因时而隐退。大有，众多；同人，亲辅。革，去除故旧；鼎，取其新义。小过，为过往；中孚，为诚信。丰，多事；旅，少亲。离火炎上；坎水流下。小畜，积蓄的少；履，不停止。需，（待时）而不进；讼，（违背）而不亲。大过，为颠覆；姤，为交遇，阴柔与阳刚相交遇^②。渐，女子出嫁等待男人来迎亲。颐，养正。既济，乃成功^③。归妹，女子最终（的归宿）。未济，指男子穷困^④。夬，为决去，阳刚决去阴柔^⑤。（此象）君子之道盛长，而小人之道困忧。

① 传文作“睽，外也；家人，内也”。内外就离而言。《睽》离女在外，有女离家在外义。《家人》离女在内，女在家曰“内”。

② 传文作“柔遇刚也”。《姤》一阴在五阳之下，故有一阴柔与五阳刚相遇之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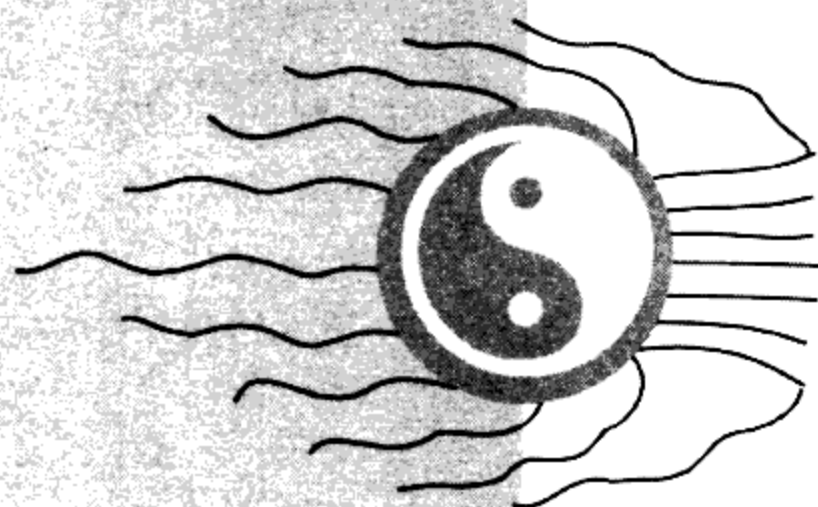
③ 传文作“既济，定也”。《既济》六爻皆得正位，故曰“定”，定有成就之义。

④ 传文作“未济，男之穷也”。《未济》三阳失正，阳代表男，故曰“男之穷”。

⑤ 传文作“刚决柔”。《夬》一阴居五阳之上，有五阳盛长决去一阴之象，故曰“刚决柔”。



《易传》原文



䷄ 象 上 ䷂

大哉“乾元”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时乘六龙以御天。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“利贞”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

至哉“坤元”，万物资生，乃顺承天。坤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含弘光大，品物咸“亨”。“牝馬”地類，行地无疆，柔順“利貞”。君子攸行，“先迷”失道，後順得常。“西南得朋”，乃與類行。“東北喪朋”，乃終有慶。“安貞”之吉，應地无疆。

屯，剛柔始交而難生。動乎險中，大“亨貞”。雷雨之動滿盈，天造草昧，宜“建侯”而不寧。

蒙，山下有險，險而止，蒙。蒙“亨”。以亨行，時中也。“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”，志應也。“初筮告”，以剛中也。“再三瀆，瀆則不告”，瀆蒙也。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

需，須也。險在前也，剛健而不陷，其義不困窮矣。需，“有孚，光亨，貞吉”，位乎天位，以正中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往有功也。

訟，上剛下險，險而健，訟。訟，“有孚，窒惕，中吉”，剛



135

象上原文

來而得中也。“終凶”，訟不可成也。“利見大人”，尚中正也。“不利涉大川”，入于淵也。

師，衆也，“貞”，正也。能以衆正，可以王矣。剛中而應，行險而順，以此毒天下，而民從之。“吉”又何“咎”矣。

比，“吉”也；比，輔也，下順從也。“原筮，元永貞，无咎”，以剛中也。“不寧方來”，上下應也。“後夫凶”，其道窮也。

小畜，柔得位而上下應之，曰小畜。健而巽，剛中而志行，乃“亨”。“密雲不雨”，尚往也。“自我西郊”，施未行也。

履，柔履剛也。說而應乎乾，是以“履虎尾，不咥人”。“亨”，剛中正，履帝位而不疚，光明也。

泰，“小往大來，吉，亨”。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；上下交而其志同也；內陽而外陰；內健而外順；內君子而外小人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

“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貞，大往小來”。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；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；內陰而外陽；內柔而外剛；內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。

同人，柔得位得中，而應乎乾，曰同人。同人曰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”，乾行也。文明以健，中正而應，“君子”正也。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。

大有，柔得尊位大中，而上下應之，曰大有，其德剛健而文明，應乎天而時行，是以“元亨”。

謙，“亨”。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。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，尊而光，卑而不可逾，“君子”之“終”也。

豫，剛應而志行，順以動，豫。豫，順以動，故天地如之，

而況“建侯行師”乎。天地以順動，故日月不過，而四時不忒。聖人以順動，則刑罰清而民服，豫之時義大矣哉。

隨，剛來而下柔，動而說，隨。“大亨貞无咎”，而天下隨時，隨時之義大矣哉。

蠱，剛上而柔下，巽而止，蠱。蠱，“元亨”，而天下治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往有事也。“先甲三日，後甲三日”，終則有始，天行也。

臨，剛浸而長。說而順，剛中而應，大“亨”以正、天之道也。“至于八月有凶”，消不久也。

大觀在上，順而巽，中正以觀天下。觀，盥而不薦，有孚顒若”，下觀而化也。觀天之神道，而四時不忒。聖人以神道設教，而天下服矣。

頤中有物，曰噬嗑。噬嗑而“亨”，剛柔分，動而明，雷電合而章。柔得中而上行，雖不當位，“利用獄”也。

賁，“亨”，柔來而文剛，故亨；分剛上而文柔，故“小利有攸往”。[剛柔交錯]，天文也；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

剝，剝也，柔變剛也。“不利有攸往”，小人長也。順而止之，觀象也。君子尚消息盈虛，天行也。

復，“亨”，剛反，動而以順行。是以“出入无疾，朋來无咎”。“反復其道，七日來復”，天行也。“利有攸往”，剛長也。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！

无妄，剛自外來，而爲主于內，動而健，剛中而應。大“亨”以正，天之命也。“其匪正有眚，不利有攸往”，无妄之往何之矣？天命不祐，行矣哉？



137

象上原文

大畜，剛健篤實，輝光日新。其德剛上而尚賢，能止健，大正也。“不家食吉”，養賢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應乎天也。

頤“貞吉”，養正則吉也。“觀頤”，觀其所養也。“自求口實”，觀其自養也。天地養萬物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。頤之時大矣哉。

大過，大者過也。“棟撓”，本末弱也。剛過而中，巽而說，行。“利有攸往”，乃“亨”。大過之時大矣哉。

習坎，重險也。水流而不盈。行險而不失其信。“維心亨”，乃以剛中也。“行有尚”，往有功也。天險，不可升也。地險，山川丘陵也。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。險之時用大矣哉。

離，麗也，日月麗乎天，百穀草木麗乎土，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，柔麗乎中正，故“亨”，是以“畜牝牛吉”也。

咸 下

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剛下，二氣感應以相與，止而說，男下女，是以“亨，利貞。取女，吉”也。天地感，而萬物化生；聖人感人心，而天下和平。觀其所感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

恒，久也。剛上而柔下，雷風相與，巽而動，剛柔皆應，恒。恒“亨，无咎，利貞”，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。“利有攸往”，終則有始也。日月得天而能久照，四時變化而能久成，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。觀其所恒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

遯，“亨”，遯而亨也。剛當位而應，與時行也。“小利貞”，浸而長也。遯之時義大矣哉。

大壯，大者壯也。剛以動，故壯。大壯“利貞”，大者正也。正大，而天地之情可見矣。

晉，進也。明出地上，順而麗乎大明，柔進而上行，是以“康侯用錫馬蕃庶，晝日三接”也。

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內文明而外柔順，以蒙大難，文王以之。“利艱貞”，晦其明也，內難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



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，男女正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家人有嚴君焉，父母之謂也。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婦婦，而家道正。正家而天下定矣。

睽，火動而上，澤動而下。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。說而麗乎明，柔進而上行，得中而應乎剛，是以“小事吉”。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萬物睽而其事類也。睽之時用大矣哉！

蹇，難也，險在前也。見險而能止，知矣哉。蹇，“利西南”，往得中也。“不利東北”，其道窮也。“利見大人”，往有功也。當位“貞吉”，以正邦也。蹇之時用大矣哉！

解，險以動，動而免乎險，解。解，“利西南，往得衆也。”“其來復吉”，乃得中也。“有攸往夙吉”，往有功也，天地解而雷雨作。雷雨作，而百果草木皆甲坼。解之時大矣哉。

損，損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損而“有孚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貞，利有攸往，曷之用二簋可用享”。二簋應有時，損剛益柔有時，損益盈虛，與時偕行。

益，損上益下，民說无疆，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“利有攸往”，中正有慶。“利涉大川”，木道乃行。益，動而巽，日進无疆。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。凡益之道，與時偕行。

夬，決也，剛決柔也。健而說，決而和。“揚于王庭”，柔乘五剛也。“孚號有厲”，其危乃光也。“告自邑，不利即戎”，所尚乃窮也。“利有攸往”，剛長乃終也。

姤，遇也。柔遇剛也。“勿用取女”，不可與長也。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也。剛遇中正，天下大行也。姤之時義大矣哉！

萃，聚也。順以說，剛中而應，故聚之。“王假有廟”，致孝

享也。“利見大人，亨”，聚以正也。“用大牲吉，利有攸往”，順天命也。觀其所聚，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

柔以時升、巽而順，剛中而應，是以大亨。“用見大人勿恤”，有慶也。“南征吉”，志行也。

困，剛掩也。險以說，困而不失其所，“亨”，其唯君子乎！“貞大人吉”，以剛中也。“有言不信”，尚口乃窮也。

巽乎水而上水，井。井養而不窮也。“改邑不改井”，乃以剛中也。“汔至亦未繙井”，未有功也。“羸其瓶”，是以凶也。

革，水火相息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曰革。“巳日乃孚”，革而信之。文明以說，大“亨”以正。革而當，其“悔”乃“亡”。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革之時大矣哉！

鼎，象也。以木巽火，亨飪也。聖人亨以享上帝，而大亨以養聖賢。巽而耳目聰明，柔進而上行，得中而應乎剛，是以“元亨”。

震，“亨，震來虩虩”，恐致福也。“笑言啞啞”，後有則也。“震驚百里”，驚遠而懼邇也。[“不喪匕鬯”，]出可以守宗廟社稷，以爲祭主也。

艮，止也。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動靜不失其時，其道光明。艮其止，止其所也。上下敵應，不相與也。是以“不獲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見其人，无咎”也。

漸之進也，“女婦吉”也，進得位，往有功也。進以正，可以正邦也。其位剛得中也。止而巽，動不窮也。

歸妹，天地之大義也。天地不交，而萬物不興，歸妹，人之終始也。說以動，所以歸妹也。“征凶”，位不當也。“无攸利”，



柔乘剛也。

豐，大也。明以動，故豐。“王假之”，尚大也。“勿憂，宜日中”，宜照天下也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，而況于人乎，況于鬼神乎？

旅，“小亨”，柔得中乎外，而順乎剛，止而麗乎明，是以“小亨，旅貞吉”也。旅之時義大矣哉！”

重巽以申命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。柔皆順乎剛，是以“小亨，利有攸往，利見大人”。

兌，說也。剛中而柔外，說以“利貞”，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。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。說以犯難，民忘其死。說之大，民勸矣哉！

渙，“亨”，剛來而不窮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。“王假有廟”，王乃在中矣，“利涉大川”，乘木有功也。

節，“亨”，剛柔分而剛得中。“苦節不可貞”，其道窮也。說以行險，當位以節，中正以通。天地節，而四時成，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。

中孚，柔在內而剛得中，說而巽，孚乃化邦也。“豚魚吉”，信及豚魚也。“利涉大川”，乘木舟虛也。中孚以“利貞”，乃應乎天地也。

小過，小者過而亨也。過以“利貞”，與時行也，柔得中，是以“小事吉”也。剛失位而不中，是以“不可大事”也。有“飛鳥”之象焉，“飛鳥遺之音，不宜上，宜下，大吉”，上逆而下順也。

既濟，“亨”，小者亨也。“利貞”，剛柔正而位當也。“初吉”，柔得中也。“終”止則“亂”，其道窮也。

未濟，“亨”，柔得中也。“小狐汔濟”，未出中也。“濡其尾，无攸利”，不續終也。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。



143

象下原文

象 上

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“潜龍勿用”，陽在下也。“見龍在田”，德施普也。“終日乾乾”，反復道也。“或躍在淵”，進“无咎”也。“飛龍在天”，“大人”造也。“亢龍有悔”，盈不可久也。“用九”，天德不可爲“首”也。

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“履霜堅冰”，陰始凝也。馴致其道，至“堅冰”也。“六二”之動，“直”以“方”也。“不習无不利”，地道光也。“含章可貞”，以時發也。“或從王事”，知光大也。“括囊无咎”，慎不害也。“黃裳元吉”，文在中也。龍戰于野，其道窮也。“用六永貞”，以大終也。

雲雷，屯；君子以經綸。雖“磐桓”，志行正也。以貴下賤，大得民也。“六二”之難，乘剛也。“十年乃字”，反常也。“即鹿无虞”，以從禽也。“君子舍”之，“往吝”窮也。“求”而“往”，明也。“屯其膏”，施未光也。“泣血漣如”，何可長也。

山下出泉，蒙。君子以果行育德。“利用刑人”，以正法也，“子克家”，剛柔接也。“勿用取女”，行不順也。“困蒙”之“吝”，獨遠實也。“童蒙”之“吉”，順以巽也。“利”用“御

寇”，上下順也。

雲上于天，需。君子以飲食宴樂。“需于郊”，不犯難行也。“利用恒无咎”，未失常也。“需于沙”，衍在中也。雖“小有言”，以“吉”“終”也。“需于泥”，灾在外也，自我“致寇”，敬慎不敗也。“需于血”，順以聽也。“酒食貞吉”，以中正也。“不速之客來，敬之終吉”。雖不當位，未大失也。

天與水違行，訟。君子以作事謀始。“不永所事”，訟不可長也。雖“小有言”，其辯明也。“不克訟歸逋”，竄也，自下訟上，患至掇也。“食舊德”，從上“吉”也。“復即命渝”，“安貞”不失也。“訟元吉”，以中正也。以訟受服，亦不足敬也。

地中有水，師。君子以容民畜衆。“師出以律”，失律“凶”也。“在師中吉”，承天寵也。“王三錫命”，懷萬邦也。“師或輿尸”，大无功也。“左次无咎”，未失常也。“長子帥師”，以中行也。“弟子輿尸”，使不當也。“大君有命”，以正功也。“小人勿用”，必亂邦也。

地上有水，比。先王以建萬國，親諸侯。比之初六，“有它吉”也。“比之自內”，不自失也。“比之匪人”，不亦傷乎。“外比”于賢，以從上也。“顯比”之“吉”，位正中也。舍逆取順，“失前禽”也。“邑人不誡”，上使中也，“比之无首”，无所終也。

風行天上，小畜。君子以懿文德。“復自道”，其義吉也。“牽復”在中，亦不自失也。“夫妻反目”，不能正室也。“有孚惕出”，上合志也。“有孚攣如”，不獨富也。“既雨既處”，“德”積“載”也。“君子征凶”，有所疑也。

上天下澤，履。君子以辯上下，定民志。“素履”之“往”，獨行願也。“幽人貞吉”，中不自亂也。“眇能視”，不足以有明



145

象上原文

也。“跛能履”，不足以與行也。“噬人”之“凶”，位不當也。“武人爲于大君”，志剛也。“愬愬終吉”，志行也。“夬履貞厲”，位正當也。“元吉”在上，大有慶也。

天地交，泰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。“拔茅征吉”，志在外也。“包荒得尚于中行”，以光大也。“无往不復”，天地際也。“翩翩不富”，皆失實也。“不戒以孚”，中心願也。“以祉元吉”，中以行願也。“城復于隍”，其命亂也。

天地不交，否。君子以儉德辟難，不可榮以祿。“拔茅貞吉”，志在君也。“大人否亨”，不亂群也。“包羞”，位不當也。“有命无咎”，志行也。“大人”之“吉”，位正當也。“否”終則“傾”，何可長也。

天與火，同人。君子以類族辨物。出門“同人”，又誰“咎”也。“同人于宗”，“吝”道也。“伏戎于莽”，敵剛也。“三歲不興”，安行也。“乘其墉”，義“弗克”也。其“吉”，則困而反則也。“同人”之“先”，以中直也。“大師相遇”，言相“克”也。“同人于郊”，志未得也。

火在天上，大有。君子以遏惡揚善，順天休命。大有“初九”，“无交害也”。“大車以載”，積中不敗也。“公用亨于天子”，“小人”害也。“匪其彭无咎”，明辯哲也。“厥孚交如”，信以發志也。“威”如之“吉”，易而无備也。大有“上”吉，“自天祐”也。

地中有山，謙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。“謙謙君子”，卑以自牧也。“鳴謙貞吉”，中心得也，“勞謙君子”，萬民服也。“无不利撝謙”，不違則也。“利用侵伐”，征不服也。“鳴謙”，志未得也。可“用行師”，“征邑國”也。

雷出地奮，豫。先王以作樂崇德，殷薦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“初六鳴豫”，志窮“凶”也。“不終日貞吉”，以中正也。“盱豫有悔”，位不當也。“由豫大有得”，志大行也。“六五貞疾”，乘剛也。“恒不死”，中未亡也。“冥豫”在“上”，何可長也。

澤中有雷，隨。君子以嚮晦入宴息。“官有渝”，從正“吉”也。“出門交有功”，不失也。“係小子”，弗兼與也。“係丈夫”，志舍下也。“隨有獲”，其義“凶”也。“有孚在道”，“明”功也。“孚于嘉吉”，位正中也。“拘繫之”，上窮也。

山下有風，蠱。君子以振民育德。“干父之蠱”，意承“考”也。“干母之蠱”，得中道也。“干父之蠱”，終“无咎”也。“裕父之蠱”，往未得也。“干父用譽”，承以德也。“不事王侯”，志可則也。

澤上有地，臨。君子以教思无窮，容保民无疆。“咸臨貞吉”，志行正也。“咸臨吉无不利”，未順命也。“甘臨”，位不當也。“既憂之”，“咎”不長也。“至臨无咎”，位當也。“大君之宜”，行中之謂也。“敦臨”之“吉”，志在内也。

風行地上，觀。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。“初六童觀”，“小人”道也。“闕觀女貞”，亦可醜也。“觀我生進退”，未失道也。“觀國之光”，尚“賓”也。“觀我生”，觀民也。“觀其生”，志未平也。

電雷，噬嗑。先王以明罰敕法。“履校滅趾”，不行也。“噬膚滅鼻”，乘剛也。“遇毒”，位不當也。“利艱貞吉”，未光也。“貞厲无咎”，得當也。“何校滅耳”，聰不明也。

山下有火，賁。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獄。“舍車而徒”，義弗乘也。“賁其須”，與上興也。“永貞”之“吉”，終莫之陵也。

“六四”，當位疑也。“匪寇婚媾”，終无尤也。“六五”之“吉”，有喜也。“白賁无咎”，上得志也。

山附于地，剥。上以厚下安宅。“剥牀以足”，以滅下也。“剥牀以辨”，未有與也。“剥之无咎”，失上下也。“剥牀以膚”，切近灾也。“以宮人寵”，終无尤也。“君子得輿”，民所載也。“小人剥廬”，終不可用也。

雷在地中，復。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。“不遠”之“復”，以修身也。“休復”之吉，以下仁也。“頻復”之“厲”，義“无咎”也。“中行獨復”，以從道也。“敦復无悔”，中以自考也。“迷復”之凶，反君道也。

天下雷行，物與，无妄。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“无妄”之“往”，得志也。“不耕穫”，未富也。“行人得”牛，“邑人灾”也。“可貞无咎”，固有之也。“无妄”之“藥”，不可試也。“无妄”之“行”，窮之灾也。

天在山中，大畜。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。“有厲利已”，不犯灾也。“輿說輹”，中无尤也。“利有攸往，”上合志也。“六四元吉”，有喜也。“六五”之“吉”，有慶也。“何天之衢”，道大行也。

山下有雷，頤。君子以慎言語，節飲食。“觀我朵頤”，亦不足貴也。“六二征凶”，行失類也。“十年勿用”，道大悖也。“顛頤”之“吉”，上施光也。“居貞”之“吉”，順以從上也。“由頤厲吉”，大有慶也。

澤滅木，大過。君子以獨立不懼，遯世无悶。“藉用白茅”，柔在下也。“老夫女妻”，過以相與也。“棟桡”之“凶”，不可以有輔也。“棟隆”之“吉”，不桡乎下也，“枯楊生華”，何可久

也。“老婦士夫”，亦可醜也。“過涉”之“凶”，不可“咎”也。

水洊至，習坎。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。“習坎入坎”，失道“凶”也。“求小得”，未出中也。“來之坎坎”，終无功也。“樽酒簋贰”，剛柔際也。“坎不盈”，中未大也。“上六”失道，“凶三歲”也。

明兩作，離。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。“履錯”之“敬”，以辟“咎”也。“黃離元吉”，得中道也。“日昃之離”，何可久也。“突如其來如”，无所容也。“六五”之“吉”，離王公也。“王用出征”，以正邦也。“獲匪其醜”，大有功也。



咸 象 下 恒

山上有澤，咸。君子以虛受人。“咸其拇”，志在外也。雖“凶居吉”，順不害也。“咸其股”，亦不處也。志在“隨”人，所“執”下也。“貞吉悔亡”，未感害也。“憧憧往來”，未光大也。“咸其脢”，志末也。“咸其輔頰舌”，滕口說也。

雷風，恒。君子以立不易方。“浚恒”之“凶”，始求深也。“九二悔亡”，能久中也。“不恒其德”，无所容也。久非其位，安得“禽”也，“婦人貞吉”，從一而終也。“夫子”制義，從婦“凶”也。“振恒”在上，大无功也。

天下有山，遯。君子以遠小人，不惡而嚴。“遯尾”之“厲”，不往何災也。“執用黄牛”，固志也，“係遯”之“厲”，有疾憊也。“畜臣妾吉”，不可大事也。“君子好遯，小人否”也。“嘉遯貞吉”，以正志也。“肥遯无不利”，无所疑也。

雷在天上，大壯。君子以非禮弗履。壯于趾，其“孚”窮也。“九二貞吉”，以中也。“小人用壯，君子罔”也。“藩决不羸”，尚往也。“喪羊于易”，位不當也。“不能退，不能遂”，不詳也。“艱則吉”，咎不長也。

明出地上，晉。君子以自昭明德。“晉如摧如”，獨行正也。“裕无咎”，未受命也。“受茲介福”，以中正也。“衆允”之，志上行也。“鼫鼠貞厲”，位不當也。“失得勿恤”，往有慶也。“維用伐邑”，道未光也。

明入地中，明夷。君子以莅衆，用晦而明。“君子于行”，義“不食”也。“六二”之“吉”，順以則也。“南狩”之志，乃大得也。“入于左腹”，獲心意也。“箕子”之“貞”，“明”不可息也。“初登于天”，照四國也。“後入于地”，失則也。

風自火出，家人。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恒。“閑有家”，志未變也。“六二”之“吉”，順以巽也。“家人嗃嗃”，未失也。“婦子嘻嘻”，失家節也。“富家大吉”，順在位也。“王假有家”，交相愛也。“威如之吉”，反身之謂也。

上火下澤，睽。君子以同而異。“見惡人”，以辟“咎”也，“遇主于巷”，未失道也。“見輿曳”，位不當也。“无初有終”，遇剛也。“交孚无咎”，志行也。“厥宗噬膚”，“往”有慶也。“遇雨”之“吉”，群疑亡也。

山上有水，蹇。君子以反身修德。“往蹇來譽”，宜待也。“王臣蹇蹇”，終无尤也。“往蹇來反”，內喜之也。“往蹇來連”，當位實也。“大蹇朋來”，以中節也。“往蹇來碩”，志在內也。“利見大人”，以從貴也。

雷雨作，解。君子以赦過宥罪。剛柔之際，義“无咎”也。“九二貞吉”，得中道也。“負且乘”，亦可醜也。自我致戎，又誰咎也。“解而拇”，未當位也。“君子有解”，“小人”退也。“公用射隼”，以解悖也。

山下有澤，損。君子以懲忿窒欲。“已事遄往”，尚合志也。



151

象下原文

“九二利貞”，中以爲志也。“一人行”，“三”則疑也。“損其疾”，亦可“喜”也。“六五元吉”，自上祐也。“弗損益之”，大得志也。

風雷，益。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“元吉无咎”，下不厚事也。“或益之”，自外來也。“益用凶事”，固有之也。“告公從”，以益志也。“有孚惠心”，“勿問”之矣。“惠我德”，大得志也。“莫益之”，偏辭也。“或擊之”，自外來也。

澤上于天，夬。君子以施祿及下，居德則忌。“不勝”而“往”，“咎”也。“有戎勿恤”，得中道也。“君子夬夬”，終“无咎”也。“其行次且”，位不當也。“聞言不信”，聰不明也。“中行无咎”，中未光也。“无號”之“凶”，終不可長也。

天下有風，姤。后以施命誥四方。“繫于金柅”，柔道牽也。“包有魚”，義不及“賓”也。“其行次且”，行未牽也。“无魚”之“凶”，遠民也。“九五含章”，中正也。“有隕自天”，志不舍命也。“姤其角”，上窮“吝”也。

澤上于地，萃。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“乃亂乃萃”，其志亂也。“引吉无咎”，中未變也。“往无咎”，上巽也。“大吉无咎”，位不當也。“萃有位”，志未光也。“齎咨涕洟”，未安上也。

地中生木，升。君子以順德，積小以高大。“允升大吉”，上合志也。“九二”之“孚”，有喜也。“升虛邑”，无所疑也。“王用亨于岐山”，順事也。“貞吉升階”，大得志也。“冥升”在上，消不富也。

澤无水，困。君子以致命遂志。“入于幽谷”，幽不明也。“困于酒食”，中有慶也。“據于蒺藜”，乘剛也。“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”，不祥也。“來徐徐”，志在下也。雖不當位，有與也。

“剗剗”，志未得也。“乃徐有說”，以中直也。“利用祭祀”，受福也。“困于葛藟”，未當也。“動悔有悔”，“吉”行也。

木上有水，井。君子以勞民勸相。“井泥不食”，下也。“舊井无禽”，時舍也。“井谷射鮒”，无與也。“井渫不食”，行“惻”也。求“王明”，“受福”也。“井甃无咎”，修井也。“寒泉”之“食”，中正也。“元吉”在“上”，大成也。

澤中有火，革。君子以治曆明時，“鞏用黄牛”，不可以有爲也。“巳日革之”，行有嘉也。“革言三就”，又何之矣。“改命”之“吉”，信志也。“大人虎變”，其文炳也。“君子豹變”，其文蔚也。“小人革面”，順以從君也。

木上有火，鼎。君子以正位凝命。“鼎顛趾”，未悖也。“利出否”，以從貴也。“鼎有實”，慎所之也。“我仇有疾”，終无尤也。“鼎耳革”，失其義也。“覆公餗”，信如何也。“鼎黃耳”，中以爲實也。“玉鉉”在“上”，剛柔節也。

洊雷，震。君子以恐懼修省。“震來虩虩”，恐致福也。“笑言啞啞”，“後”有則也。“震來厲”，乘剛也。“震蘇蘇”，位不當也。“震遂泥”，未光也。“震往來厲”，危行也。其事在中，大“无喪”也。“震索索”，中未得也。雖“凶”“无咎”，畏鄰戒也。

兼山，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“艮其趾”，未失正也。“不拯其隨”，未退聽也。“艮其限”，危“薰心”也。“艮其身”，止諸躬也。“艮其輔”，以中正也。“敦艮”之“吉”，以厚終也。

山上有木，漸。君子以居賢德善俗。“小子”之“厲”，義“无咎”也。“飲食衎衎”，不素飽也，“夫征不復”，離群丑也。“婦孕不育”，失其道也。“利用御寇”，順相保也。“或得其桷”，順以巽也。“終莫之勝吉”，得所願也。“其羽可用爲儀吉”，不可



153

象下原文

亂也。

澤上有雷，歸妹。君子以永終知敝。“歸妹以娣”，以恒也。“跛能履吉”，相承也。“利幽人之貞”，未變常也。“歸妹以須”，未當也。“愆期”之志，有待而行也。“帝乙歸妹”，“不知其娣之袂良”也。其位在中、以貴行也。“上六无實”，“承”虛“筐”也。

雷電皆至，豐。君子以折獄致刑。“雖旬无咎”，過旬灾也。“有孚發若”，信以發志也。“豐其沛”，不可大事也。“折其右肱”，終不可用也。“豐其蔀”，位不當也。“日中見斗”，幽不明也。“遇其夷主”，“吉”行也。“六五”之“吉”，“有慶”也。“豐其屋”，天際翔也。“闐其戶，闐其無人”，自藏也。

山上有火，旅。君子以明慎用刑，而不留獄。“旅瑣瑣”，志窮“灾”也。“得童僕貞”，終无尤也。“旅焚其次”，亦以傷矣。以旅與下，其義“喪”也。“旅于處”，未得位也。“得其資斧”，“心”未“快”也。“終以譽命”，上逮也。以“旅”在“上”。其義“焚”也。“喪牛于易”，終莫之聞也。

隨風，巽。君子以申命行事也。“進退”，志疑也。“利武人之貞”，志治也。“紛若”之“吉”，得中也。“頻巽”之“吝”，志窮也。“田獲三品”，有功也。“九五”之“吉”，位正中也。“巽在床下”，上窮也。“喪其資斧”，正乎“凶”也。

麗澤，兌。君子以朋友講習。“和兌”之“吉”，行未疑也，“孚兌”之“吉”，信志也。“來兌”之“凶”，位不當也。“九四”之“喜”，有慶也。“孚于剝”，位正當也。“上六引兌”，未光也。

風行水上，渙，先王以享于帝，立廟。“初六”之“吉”，順也。“渙奔其機”，得願也。“渙其躬”，志在外也。“渙其群元

吉”，光大也。“王居无咎”，正位也。“渙其血”，遠害也。

澤上有水，節。君子以制數度，議德行。“不出户庭”，知通塞也。“不出門庭凶”，失時極也。“不節”之“嗟”，又誰“咎”也。“安節”之“亨”，承上道也。“甘節”之“吉”，居位中也。“苦節貞凶”，其道窮也。

澤上有風，中孚。君子以議獄緩死。“初九虞吉”，志未變也。“其子和之”，中心願也。“或鼓或罷”，位不當也。“馬匹亡”，絕類上也。“有孚攣如”，位正當也。“翰音登于天”，何可長也。

山上有雷，小過。君子以行過乎恭，喪過乎哀，用過乎儉。“飛鳥以凶”，不可如何也。“不及其君”，“臣”不可過也。“從或戕之”，“凶”如何也。“弗過遇之”，位不當也。“往厲必戒”，終不可長也。“密雲不雨”，已上也。“弗遇過之”，已亢也。

水在火上，既濟。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。“曳其輪”，義“无咎”也。“七日得”，以中道也。“三年克之”，憊也。“終日戒”，有所疑也。“東鄰殺牛”，“不如西鄰”之時也。“實受其福”，吉大來也。“濡其首厲”，何可久也。

火在水上，未濟。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。“濡其尾”，亦不知極也。“九二貞吉”，中以行正也。“未濟征凶”，位不當也。“貞吉悔亡”，志行也。“君子之光”，其暉“吉”也。“飲酒濡首”，亦不知節也。



155

象下原文

繫辭上

(一)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。變化見矣。是故剛柔相摩，八卦相蕩。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。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，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，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
(二)

聖人設卦觀象，繫辭焉而明吉凶，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是故吉凶者，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，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，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，三極之道也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，易之序也；所樂而玩者，爻之辭也。是故君子居則觀

其象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是以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”。

(三)

彖者，言乎象者也。爻者，言乎變者也。吉凶者，言乎其失得也。悔吝者，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，善補過也。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，齊小大者存乎卦，辨吉凶者存乎辭，憂悔吝者存乎介，震无咎者存乎悔。是故，卦有小大，辭有險易。辭也者，各指其所之。

(四)

易與天地準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以觀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，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，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无方而易无體。

(五)

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，善也；成之者，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。顯諸仁，藏諸用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哉。富



有之謂大業，日新之謂盛德。生生之謂易，成象之謂乾，效法之謂坤。極數知來之謂占，通變之謂事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

(六)

夫易廣矣大矣，以言乎遠則不御，以言乎邇則靜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。夫乾，其靜也專，其動也直，是以大生焉；夫坤，其靜也翕，其動也闢，是以廣生焉。廣大配天地，變通配四時，陰陽之義配日月，易簡之善配至德。

(七)

子曰：“《易》，其至矣乎。夫《易》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知崇禮卑，崇效天，卑法地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，道義之門。”

(八)

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其形容。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繫辭焉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，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。擬之而後言，議之而後動，擬議以成其變化。“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與爾靡之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況其邇者乎！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則千里之外違之，況其邇者乎！言出乎身，加乎民。

行發乎邇，見乎遠。言行，君子之樞機。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可不慎乎？”“同人先號咷而後笑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處，或默或語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”初六：“藉用白茅，无咎。”子曰：“苟錯諸地而可矣，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？慎之至也。夫茅之爲物薄，而用可重也。慎斯術也以往，其无所失矣。”“勞謙，君子有終，吉。”子曰：“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盛，禮言恭。謙也者，致恭以存其位者也。”“亢龍有悔。”子曰：“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”“不出戶庭，无咎。”子曰：“亂之所生也，則言語以爲階。君不密則失臣，臣不密則失身，幾事不密則害成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。”子曰：“作《易》者，其知盜乎！《易》曰：‘負且乘，致寇至。’負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盜思伐之矣。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。《易》曰：‘負且乘，致寇至。’盜之招也。”

（九）

天一，地二；天三，地四；天五，地六；天七，地八；天九；地十。天數五，地數五，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，地數三十，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分而爲二以象兩，挂一以象三，揲之以四以象四時，歸奇于扚以象閏，五歲再閏，故再扚而後挂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坤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凡三百有六



159

系辭上原文

十，當期之日。二篇之策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，當萬物之數也。是故四營而成易，十有八變而成卦。八卦而小成，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顯道神德行，是故可與酬酢，可與祐神矣。子曰：“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？”

（十）

易有聖人之道四焉：以言者尚其辭，以動者尚其變，以制器者尚其象，以卜筮者尚其占。是以君子將有爲也，將有行也，問焉而以言，其受命也如響，无有遠近幽深，遂知來物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與于此？參伍以變，錯綜其數，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；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變，其孰能與于此？《易》无思也，无爲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于此？夫《易》，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；唯幾也，故能成天下之務；唯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子曰“《易》有聖人之道四焉”者，此之謂也。

（十一）

子曰：“夫《易》何爲者也？夫《易》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，如斯而已者也。”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，以定天下之業，以斷天下之疑。是故蓍之德圓而神，卦之德方以知，六爻之義易以貢。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于密，吉凶與民同患。神以知來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與于此哉！古之聰明睿知，神武而不殺者夫！是

以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，是興神物以前民用。聖人以此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。是故闔戶謂之坤，闢戶謂之乾。一闔一闢謂之變，往來不窮謂之通。見乃謂之象，形乃謂之器，制而用之謂之法。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謂之神。

(十二)

是故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業。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乎四時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貴。備物致用，立成器，以爲天下利，莫大乎聖人。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，莫大乎蓍龜。是故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；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；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象之；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《易》有四象，所以示也；繫辭焉，所以告也；定之以吉凶，所以斷也。《易》曰：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子曰：“祐者，助也，天之所助者，順也。人之所助者，信也。履信思乎順，又以尚賢也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也。”

(十三)

子曰：“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”然則，聖人之意，其不可見乎？子曰：“聖人立象以盡意，設卦以盡情僞，繫辭焉以盡其言，變而通之以盡利，鼓之舞之以盡神。”乾坤，其易之緼邪？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乾坤毀，則无以見易。易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。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化而裁



之謂之變，推而行之謂之通，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。是故夫象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，而擬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是故謂之象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，繫辭焉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謂之爻。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；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；化而裁之存乎變；推而行之存乎通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；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

繫辭下

(一)

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；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；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；繫辭焉而命之，動在其中矣。吉凶悔吝者，生乎動者也；剛柔者，立本者也；變通者，趣時者也；吉凶者，貞勝者也；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；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；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夫乾，確然示人易矣；夫坤，隤然示人簡矣。爻也者，效此者也。象也者，像此者也。爻象動乎內，吉凶見乎外，功業見乎變，聖人之情見乎辭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聖人之道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財。理財正辭，禁民爲非曰義。

(二)

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于天，俯則觀法于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。作結繩而爲網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



163

系辭下原文

《離》。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，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蓋取諸《益》。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蓋取諸《噬嗑》。神農氏沒，黃帝、堯、舜氏作，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；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《易》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是以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《乾》《坤》。剡木爲舟，剡木爲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，致遠以利天下，蓋取諸《渙》。服牛乘馬，引重致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諸《隨》。重門擊柝，以待暴客，蓋取諸《豫》。斷木爲杵，掘地爲臼，杵臼之利，萬民以濟，蓋取諸《小過》。弦木爲弧，剡木爲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蓋取諸《睽》。上古穴居而野處，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待風雨，蓋取諸《大壯》。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封不樹，喪期無數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，蓋取諸《大過》。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，蓋取諸《夬》。

(三)

是故《易》者，象也。象也者，像也。彖者，材也。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動者也。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。

(四)

陽卦多陰，陰卦多陽，其故何也？陽卦奇，陰卦耦。其德行何也？陽一君而二民，君子之道也；陰二君而一民，小人之道也。

(五)

《易》曰：“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。”子曰：“天下何思何慮？天下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。天下何思何慮！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，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，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往者屈也，來者信也，屈信相感而利生焉。尺蠖之屈，以求信也。龍蛇之蟄，以存身也。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。窮神知化，德之盛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困于石，據于蒺藜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”子曰：“非所困而困焉，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，身必危。既辱且危，死期將至，妻其可得見耶？”《易》曰：“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，獲之，无不利。”子曰：“隼者，禽也；弓矢者，器也；射之者，人也。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時而動，何不利之有？動而不括，是以出而有獲，語成器而動者也。”子曰：“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義，不見利不勸，不威不懲，小懲而大誡，此小人之福也。易曰：‘履校滅趾，无咎。’此之謂也。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。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。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，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。故惡積而不可掩，罪大而不可解。《易》曰：‘何校滅耳，凶。’”子曰：“危者，安其位者也；亡者，保其存者也；亂者，有其治者也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亂，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’”子曰：“德薄而位尊，知小而謀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鮮不及矣。《易》曰：‘鼎折足，覆公餗，其形渥，凶。’言不勝其任也。”子曰：“知幾其神乎？君子上交下諂，下交不瀆，其知幾



165

系辭下原文

乎。幾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，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俟終日。《易》曰：‘介于石，不終日，貞吉。’介如石焉，寧用終日，斷可識矣。君子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，萬夫之望。”子曰：“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？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《易》曰：‘不遠復，无祇悔，元吉。’”“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，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《易》曰：‘三人行，則損一人；一人行，則得其友。’言致一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安其身而後動，易其心而後語，定其交而後求，君子修此三者，故全也。危以動，則民不與也。懼以語，則民不應也。无交而求，則民不與也。莫之與，則傷之者至矣。《易》曰：‘莫益之，或擊之，立心勿慎，凶。’”

(六)

子曰：“乾坤，其易之門邪？乾，陽物也；坤，陰物也。陰陽合德，而剛柔有體，以體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其稱名也，雜而不越，于稽其類，其衰世之意邪？夫《易》，彰往而察來，而微顯闡幽。開而當名辨物，正言斷辭，則備矣。其稱名也小，其取類也大，其旨遠，其辭文。其言曲而中，其事肆而隱。因貳以濟民行，以明失得之報。”

(七)

《易》之興也，其于中古乎！作《易》者，其有憂患乎！是故履，德之基也；謙，德之柄也；復，德之本也；恒，德之固也；損，德之修也；益，德之裕也；困，德之辨也；井，德之地

也；巽，德之制也。履，和而至。謙，尊而光；復，小而辨于物；恒，雜而不厭；損，先難而后易；益，長裕而不設；困，窮而通；井，居其所而遷；巽，稱而隱。履以和行，謙以制禮，復以自知，恒以一德，損以遠害，益以興利，困以寡怨，井以辨義，巽以行權。

(八)

《易》之爲書也不可遠，爲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无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爲典要，唯變所適。其出入以度，外內使知懼，又明于憂患與故，无有師保，如臨父母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，既有典常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

(九)

《易》之爲書也，原始要終，以爲質也。六爻相雜，唯其時物也。其初難知，其上易知，本末也。初辭擬之，卒成之終。若夫雜物撰德，辨是與非，則非其中爻不備。噫！亦要存亡吉凶，則居可知矣。知者觀其彖辭，則思過半矣。二與四，同功而異位，其善不同。二多譽，四多懼，近也。柔之爲道，不利遠者，其要无咎，其用柔中也。三與五，同功而異位，三多凶，五多功，貴賤之等也。其柔危，其剛勝邪？



(十)

《易》之爲書也，廣大悉備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六。六者，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。道有變動，故曰爻。爻有等，故曰物。物相雜，故曰文。文不當，故吉凶生焉。

(十一)

《易》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當文王與紂王之事邪？是故其辭危，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。其道甚大，百物不廢，懼以終始，其要无咎，此之謂《易》之道也。

(十二)

夫乾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恒易，以知險。夫坤，天下之至順也，德行恒簡，以知阻。能說諸心，能研諸侯之慮，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。是故變化雲爲，吉事有祥。象事知器，占事知來。天地設位，聖人成能。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。八卦以象告，爻彖以情言，剛柔雜居，而吉凶可見矣。變動以利言，吉凶以情遷，是故愛惡相攻，而吉凶生。遠近相取，而悔吝生。情僞相感，而利害生。凡《易》之情，近而不相得則凶，或害之，悔且吝。將叛者，其辭慙。中心疑者，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誣善之人，其辭游。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。

“元”者，善之長也；“亨”者，嘉之會也；“利”者，義之和也；“貞”者，事之幹也。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幹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“乾，元、亨、利、貞。”初九曰：“潛龍勿用。”何謂也？子曰：“龍德而隱者也。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，遯世无悶，不見是而无悶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確乎其不可拔，潛龍也。”九二曰：“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”何謂也？子曰：“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，閑邪存其誠，善世而不伐，德博而化，《易》曰‘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’君德也。”九三曰：“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，无咎。”何謂也？子曰：“君子進德修業。忠信所以進德也。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知至至之，可與幾也。知終終之，可與存義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驕，在下位而不憂，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无咎矣。”九四曰：“或躍在淵，无咎。”何謂也？子曰：“上下无常，非爲邪也。進退无恒，非離群也。君子進德修業，欲及時也，故无咎。”九五曰：“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”何謂也？子曰：“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水流濕，火就燥。雲從



龍，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。則各從其類也。”上九曰：“亢龍有悔。”何謂也？子曰：“貴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賢人在下位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悔也。”“潛龍勿用”，下也；“見龍在田”，時舍也；“終日乾乾”，行事也；“或躍在淵”，自試也；“飛龍在天”，上治也；“亢龍有悔”，窮之災也；乾元“用九”，天下治也。“潛龍勿用”，陽氣潛藏；“見龍在田”，天下文明；“終日乾乾”，與時偕行；“或躍在淵”，乾道乃革；“飛龍在天”，乃位乎天德；“亢龍有悔”，與時偕極；乾元“用九”，乃見天則。乾“元”者，始而亨者也；“利貞”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。大哉乾乎！剛健中正，純粹精也。六爻發揮，旁通情也，時乘六龍，以御天也。雲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成德爲行，日可見之行也。“潛”之爲言也，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弗用也。君子學以聚之，問以辯之，寬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《易》曰：“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。”君德也。九三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乾乾因其時而惕，雖危“无咎”矣，九四重剛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“或”之，或之者，疑之也。故“无咎”。夫“大人”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后天而奉天時，天且弗違，而況于人乎！況于鬼神乎！“亢”之爲言也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喪，其唯聖人乎！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！

坤至柔而動也剛，至靜而德方，後得主而有常，含萬物而化光。坤道其順乎，承天而時行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者

漸矣。由辨之不早辨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履霜，堅冰至。”蓋言順也。“直”其正也，“方”其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，敬義立而德不孤。“直方大，不習无不利。”則不疑其所行也。陰雖有美，“含”之以從王事，弗敢成也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“无成”而代“有終”也。天地變化，草木蕃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《易》曰：“括囊，无咎无譽。”蓋言謹也。君子“黃”中通理，正位居體，美在其中，而暢于四支，發于事業，美之至也！陰疑于陽必戰，爲其嫌于无陽也。故稱“龍”焉。猶未離其類也，故稱“血”焉。夫“玄黃”者，天地之雜也，天玄而地黃。



說卦

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贊于神明而生蓍，參天兩地而倚數，觀變于陰陽而立卦，發揮于剛柔而生爻，和順于道德，而理于義，窮理盡性，以至于命。

昔者聖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將以順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兼三才而兩之，故《易》六畫而成卦。分陰分陽，迭用柔剛，故《易》六位而成章。

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錯。數往者順，知來者逆，是故《易》逆數也。

雷以動之，風以散之，雨以潤之，日以烜之，艮以止之，兌以說之，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。

帝出乎震，齊乎巽，相見乎離，致役乎坤，說言乎兌，戰乎乾，勞乎坎，成言乎艮。萬物出乎震。震，東方也。齊乎巽。巽，東南也。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。離也者，明也。萬物皆相見，南方之卦也。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向明而治，蓋取諸此也。坤也者，地也，萬物皆致養焉，故曰致役乎坤。兌，正秋也，萬

物之所說也，故曰說言乎兌。戰乎乾。乾，西北之卦也，言陰陽相薄也。坎者，水也。正北方之卦也，勞卦也，萬物之所歸也，故曰勞乎坎。艮，東北之卦也，萬物之所成終，而所成始也。故曰成言乎艮。

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動萬物者，莫疾乎雷；撓萬物者莫疾乎風；燥萬物者，莫熯乎火；說萬物者，莫說乎澤；潤萬物者，莫潤乎水；終萬物始萬物者，莫盛乎艮。故水火不相逮，雷風不相悖，山澤通氣，然後能變化，既成萬物也。

乾，健也；坤，順也；震，動也；巽，入也；坎，陷也；離，麗也；艮，止也；兌，說也。

乾為馬，坤為牛，震為龍，巽為雞，坎為豕，離為雉，艮為狗，兌為羊。

乾為首，坤為腹，震為足，巽為股，坎為耳，離為目，艮為手，兌為口。

乾，天也，故稱乎父；坤，地也，故稱乎母。震一索而得男，故謂之長男，巽一索而得女，故謂之長女；坎再索而得男，故謂之中男；離再索而得女，故謂之中女；艮三索而得男，故謂之少男；兌三索而得女，故謂之少女。

乾為天，為圓，為君，為父，為玉，為金；為寒，為冰；為大赤；為良馬，為老馬，為瘠馬，為馵馬；為木果。坤為地，為母，為布；為釜；為吝嗇；為均；為子母牛；為大輿；為文；為衆，為柄；其于地也為黑。震為雷，為龍，為玄黃；為旉；為大塗；為長子；為決躁；為蒼筤竹；為萑葦；其于馬也，為善鳴，為馵足，為作足，為的顙；其于稼也，為反生，其究為健，為蕃鮮。巽為木；為風，為長女；為繩直，為工，為白；為長；為



高；爲進退；爲不果；爲臭；其于人也，爲寡發，爲廣顙，爲多白眼；爲近利市三倍；其究爲躁卦。坎爲水，爲溝瀆；爲隱伏；爲矯輳；爲弓輪；其于人也，爲加憂，爲心病，爲耳痛；爲血卦，爲赤；其于馬也，爲美脊，爲亟心，爲下首，爲薄蹄，爲曳；其于輿也，爲多眚；爲通，爲月；爲盜；其于木也，爲堅多心。離爲火，爲日，爲電；爲中女；爲甲冑，爲戈兵；其于人也，爲大腹；爲乾卦；爲鱉，爲蟹，爲羸，爲蚌，爲龜；其于木也，爲科上槁。艮爲山，爲徑路，爲小石；爲門闕；爲果蓏；爲閨寺；爲指；爲狗；爲鼠，爲黔喙之屬；其于木也，爲堅多節。兌爲澤；爲少女；爲巫；爲口舌；爲毀折，爲附決；其于地也，爲剛鹵；爲妾；爲羊。

(一)

有天地，然後萬物生焉。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，故受之以屯。屯者，盈也。屯者，物之始生也。物生必蒙，故受之以蒙。蒙者，蒙也，物之穉也。物穉不可不養也，故受之以需。需者，飲食之道也。飲食必有訟，故受之以訟。訟必有衆起，故受之以師。師者，衆也。衆必有所比，故受之以比。比者，比也。比必有所畜，故受之以小畜，物畜然後有禮，故受之以履。履而泰然後安，故受之以泰。泰者，通也。物不可以終通，故受之以否。物不可以終否，故受之以同人。與人同者，物必歸焉，故受之以大有。有大者不可以盈，故受之以謙。有大而能謙必豫，故受之以豫。豫必有隨，故受之以隨。以喜隨人者必有事，故受之以蠱。蠱者，事也。有事而後可大，故受之以臨。臨者，大也。物大然後可觀，故受之以觀。可觀而後有所合，故受之以噬嗑。嗑者，合也。物不可以苟合而已，故受之以賁。賁者，飾也。致飾然後亨則盡矣，故受之以剝。剝者，剝也。物不可以終盡，剝，窮上反下，故受之以復。復則不妄矣，故受之以无妄。有无妄，



然後可畜，故受之以大畜。物畜然後可養，故受之以頤。頤者，養也。不養則不可動，故受之以大過。物不可以終過，故受之以坎。坎者，陷也。陷必有所麗，顧受之以離。離者，麗也。

(二)

有天地然後有萬物。有萬物，然後有男女。有男女，然後有夫婦。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。有父子，然後有君臣。有君臣，然後有上下。有上下，然後禮儀有所錯。夫婦之道，不可以不久也，故受之以恒。恒者，久也。物不可以久居其所，故受之以遯。遯者，退也。物不可以終遯，故受之以大壯。物不可以終壯，故受之以晉。晉者，進也。進必有所傷，故受之以明夷。夷者，傷也。傷于外者，必反其家，故受之以家人。家道窮必乖，故受之以睽。睽者，乖也。乖必有難，故受之以蹇。蹇者，難也。物不可以終難，故受之以解。解者，緩也。緩必有所失，故受之以損。損而不已必益，故受之以益。益而不已必決，故受之以夬。夬者，決也。決必有遇，故受之以姤。姤者，遇也。物相遇而後聚，故受之以萃。萃者，聚也。聚而上者謂之升，故受之以升。升而不已必困，故受之以困。困乎上者必反下，故受之以井。井道不可不革，故受之以革。革物者莫若鼎，故受之以鼎。主器者莫若長子，故受之以震。震者，動也。物不可以終動，止之，故受之以艮。艮者，止也。物不可以終止，故受之以漸。漸者，進也。進必有所歸，故受之以歸妹。得其所歸者必大，故受之以豐。豐者，大也。窮大者必失其居，故受之以旅。旅而无所容，故受之以巽。巽者，入也。入而後說之，故受之以兌。兌

者，說也。說而後散之，故受之以渙。渙者，離也。物不可以終離，故受之以節。節而信之，故受之以中孚。有其信者必行之，故受之以小過。有過者必濟，故受之以既濟。物不可窮也，故受之以未濟。終焉。



雜卦

乾剛坤柔，比樂師憂。臨觀之義，或與或求。屯見而不失其居，蒙雜而著。震，起也；艮，止也。損益，盛衰之始也。大畜，時也；无妄，灾也。萃聚而升不來也，謙輕而豫怠也。噬嗑，食也；賁，无色也。兌見而巽伏也。隨，无故也；蠱，則飭也。剝，爛也；復，反也。晉，晝也；明夷，誅也。井通而困相遇也。咸，速也；恒，久也。渙，離也；節，止也。解，緩也；蹇，難也。睽，外也；家人，內也。否泰，反其類也。大壯則止，遯則退也。大有，衆也；同人，親也。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。小過，過也；中孚，信也。豐，多故也；親寡，旅也。離上而坎下也。小畜，寡也；履，不處也。需，不進也；訟，不親也。大過，顛也。姤，遇也，柔遇剛也。漸，女歸待男行也。頤，養正也。既濟，定也。歸妹，女之終也。未濟，男人窮也。夬，決也，剛決柔也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憂也。

附錄：

帛書《繫辭》^①

天尊地庫，鍵川定矣。庫高以陳，貴賤立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方以類取，物以群□，□□□□。□□□□，在地成刑，□化見矣。是□剛柔相摩，八卦□□。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。鍵道成男，川道成女。鍵知大始，川作成物。鍵以易，川以閒能。易則傷知，閒則易從。傷知則有親，傷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，有功則可大也。可久則賢人之德，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理得，理得而成立乎其中，取人設卦觀馬，輟辭焉而明吉凶。剛柔相遂而生變化，是故吉凶也者，得失之馬也；愆閔也者，憂虞之馬也；通變也者，進退之馬也；剛柔也者，晝夜之馬也。□□□動，三亟之道也。是故君子之所居而安者，易之馬也；所樂而詠，教之始也。君子居則觀其馬而玩其辭，動則觀其變而詠其占，是以“自天右之，吉

① 帛書原《繫辭》的釋文參照了《馬王堆漢墓文物》（湖南出版社）黃沛榮先生《馬王堆帛書〈繫辭傳〉校讀》（《周易研究》1992.4.）及廖名春先生《帛書〈繫辭〉釋文再補》（《周易研究》1993.4.）



179

附錄：
帛書
《荀辭》

无不利也。”緣者，言如馬者也；肴者，言如變者也；吉凶也者，言其失得也；愆閼也者，言如小疵也；无咎也者，言補過也。是故列貴賤□存乎立，極大小者存乎卦，辯吉凶者存乎辭，憂愆閼者存乎分，振无咎存乎謀，是故卦有大小，辭有險易。辭者，各指其所之也。易與天地順，故能彌論天下之道，印以觀于天文，顛以觀于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。觀始反冬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爲物，旂魂爲變，故知鬼神之精狀。與天□相校，故不回。知周乎萬物道齊天下，故不過。方行不遺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。安地厚乎仁，故能既。犯回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萬物而不遺。達諸晝夜之道而知，古神无方，易无體。一陰一陽之胃道。係之者，善也；成之者，生也。仁者見之胃之仁，知者見之胃知，百生日用而弗知也，故君子之道鮮□。耶者仁，壯者勇，鼓萬物而不與衆人同憂，盛德大業至矣幾。富有之胃大業，日新之謂誠德，生之胃馬，成馬之胃鍵，教法之胃川，極數知來之胃占，迴變之胃事，陰陽之胃神。夫易廣矣大矣，以言乎遠則不過，以言乎近則精而正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。夫鍵，靜也圈；其動也搖，是以大生焉。夫川，其靜也斂，其動也辟，是以廣生焉，廣大肥天地，變迴肥四□，陰□之合肥日月，易間之善肥至德。子曰：“易，其至乎。夫易，聖人之所崇德而廣業也。知崇體卑，崇效天，卑法地。天地設立，易行乎其中。誠生□□，道義之門。”耶人具以見天下之業，而□疑者其形容，以馬其物義，□故胃之馬。耶人具見天下動，而觀其會同，以行其疾體，係辭焉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胃之教。言天下之至業而不可亞也，言天下之至業而不乳，知之而句言，義之而句動矣。義以成其變化。“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，我有好爵，吾與璽靡之。”曰：“君子居室，言善則千

里之外應之，倪乎其近者乎。出言而不善，則千里之外回之，倪乎其近者乎。言出乎身，加于民，行發乎近，見乎遠。言行，君子之區幾。區幾之發，營辰之斗也。言行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“同人先號咷而後哭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居，或謀或語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同人之言，其臭如蘭。”“初六藉用白茅，无咎。”子曰：“苟足者地而可矣。藉之用茅，何咎之有，慎之至也。夫且茅之爲述也薄，用也而可重也。慎此述也以往其母所失之。”“勞謙，君子有冬，吉。”子曰：“勞而不代，有功而不德，厚之至也。語以其功下人者也。德言成，體言共也，謙也者，至共以存其立者也。”“抗龍有愆。”子曰：“貴而无立，高□□，賢人在其下□立而无輔，是以動而有愆也。”“不出户牖无咎。”子曰：“乳之所生，言語以爲階，君不閉則失臣，臣不閉則失身，幾事不閉則害盈，是以君子慎閉而弗□□。”□□：“□□□，□□□乎？易曰：‘負□□，□□□。’□之事也者，小人之事也。乘者，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，盜思奪之矣。上慢下暴，盜思伐之。慢暴謀，盜思奪之。易曰：‘負且乘，致寇至。’盜之招□。□□□□□□□焉：以言□□□□，以動者上其變，以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上其占，是故君子將有爲將有行者，問焉□□言，其受命也如錯，无又遠近幽險，述知來勿，非天之至精，其誰能□□□，參五以變，□□□□。□其變，述□□□□□；□□□□□□□□象。□□□之至變，誰能與于此。□□□□，无爲也，□然不動，欽而述達天下之故，非天之至神，誰□□□□。夫易，耶人□□□□□□達幾也。唯深故達天下之□。唯幾□□□□□□之務。唯神故不疾而□，□□□至。□□：“□□耶人之道□□□，此言之胃也。天一，



181

附录：
帛书《蒯辞》

地二；天三，地四；天五，地六；天七，地八；天九，地十。
 □□：“□□，可爲者也。夫易，古物定命，樂天下之道，如此而已者也。是故耶人以達天下之志，以達□□□□，□斷□□□□，□□□之德員而神，卦之德方以知，六肴之義易以工，耶人以此佚心，內藏于閉，□□能民同願，神以知來，知以將往，其誰能爲□茲。古之忝明睿知神武而不恙者也□，是其□□□□，察于民故，是闢神物以前民民用。耶人以此齋戒，以神明其德夫。是故闢戶胃之川，辟門胃之鍵，一闢一辟胃之變，往來不窮胃之迴，見之胃之馬，刑胃之器，治而用之胃之法，利用出入，民一用之胃之神。是故易有大恒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馬，四馬生八卦，八卦生吉凶，吉凶生六業。是故法馬莫大乎天地，變迴莫大乎四時，垂馬著明莫大乎日月，榮莫大乎富貴，備物至用，位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耶人。深備錯根，構險至遠，定天下吉凶，定天下之勿勿者，莫善乎蓍龜，是故天生神物，耶人則之。天變化，耶人效之；天垂馬見吉凶，而耶人馬之；河出圖，雒出書，耶人則之。易有四馬所以見也，轂辭焉所以告也，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。易曰：“自天右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右之者，助之也。天之所助者，順也；人之所助也者，信也，體信思乎順，□上賢，是以自天右之，吉无不利也。子曰：“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”然則耶人之意，其義可見已乎？子曰：“耶人之位馬以盡意，設卦以盡請僞，轂辭焉以盡其，變而迴以盡利，鼓之舞之以□神。”鍵川，其□之經與，鍵川□列，易位乎其中。鍵川毀則无以見易矣，易不可見，則鍵川不可見，鍵川不可見，則鍵川或幾乎息矣。是故刑而上者胃之道，刑而下者胃之器，爲而施之胃之變，誰而舉諸天下之民胃之事業。□□夫馬，耶人具以見



天下之請，而不疑者其形容，以馬其物義，是故胃之馬。耶人有以見天下之動，而觀其會同，以行其疾體，輟辭焉以斷其吉凶，是故胃之教。極天下之請存乎卦，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，化而制之存乎變，誰而行之存乎過，神而化之存乎其人。謀而成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^①。

八卦成列，馬在其中矣。因而動之，教在其中矣。剛柔相誰，變在其中矣。輟辭而奇之，動在其中矣。吉凶懸闔也者，生乎動者也。剛柔也者，立本者也。變過也者，聚者也。吉凶者，上勝者也。天地之道，上觀者。日月之行，上明者。天下之動，上觀天者也。夫鍵，蒿然視人易，川魑然視人間。教也者，效此者也；馬也者，馬此者也。效馬動乎內，吉凶見乎外，功業見乎變，耶人之請見乎辭。天地之大思曰生，耶人之大費曰立。立何以守立曰人，何以聚人曰材。理材正辭，愛民安行曰義。古者戲是之王天下也，印則觀馬于天，府則觀法于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之義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者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達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請。作結繩而爲古，以田以漁，蓋取諸羅也。肆戲是沒，神戎是作，斲木爲杙，揉木爲耒耨，耨耒之利以教天下，蓋□者益也。日中爲侍，至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很，各得其所欲，蓋取者筮蓋也。神戎是設，黃□、堯、舜是作，通其變，使民不乳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易冬則變，過則久，是以“自天右之，吉无不利”也。黃帝、堯、舜陞衣常而天下治，蓋取者鍵川也。杼木爲周，剡木爲楫，壺不遠，至遠以利天下，蓋取者兔也。備牛乘馬，□重行遠，以利天下，蓋取者隋也。重門

^① 帛書《繫辭》上下篇不分。此處作者根據今本《繫辭》分之。

可解也。易曰：‘何校滅耳，凶。’君子見幾而作，不位冬日。易曰：‘介于石不冬□，□□。’□□□□，用冬日，斷可識矣。君子知物知章，知□□□，□□□□。□□□□□□，□是與非，則下中教不備，初大要存亡吉凶，則將可知矣。鍵德行恒易，以知險。夫川魁然，天下□□順也。德行恒間，以知□。能說之心，能數諸侯之□，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，□□變化具爲，吉事又羊，馬事知器，筭事知來。天地設馬，耶人成能，人謀鬼謀，百姓與能，八卦以馬告也，教順以論語，剛柔雜處，吉□可識，動作以利言，吉凶以請遷，□□愛亞相攻□□□□，遠近相取□□□□，請僞相欽而利害生。凡易之請，近而不相得，則凶或害之，則愆且戾。將反則其辭乳，吉人之辭寡，趨人之辭多，无善之人，其辭旃，失其所守，其辭屈。



《易传》主要哲学范畴及命题索引

「易学精华书系」

186

易传全译

(一)

道

乾道變化。(《乾·彖》)先迷失道。(《坤·彖》)其道窮也。(《比·彖》)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也。(《泰·彖》)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也。(《否·彖》)天道下濟而光明。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……人道惡盈而好謙。(《謙·彖》)大亨以正天之道也。(《臨·彖》)觀天之神道。聖人以神道設教。(《觀·彖》)反復其道。(《復·彖》)久于其道也。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。聖人久于其道。(《恒·彖》)家道正。(《家人·彖》)其道窮也。(《蹇·彖》)其道上行。(《損·彖》)其道大光。木道乃行。凡益之道。(《益·彖》)其道光明。(《艮·彖》)其道窮也。(《節·彖》)《既濟彖》)反復道也。(《乾·象》)馴致其道，地道光也，其道窮也。(《坤·象》)后以裁成天地之道(《泰·象》)吝道也。(《同人·象》)得中道也(《蠱·象》)小人道也，未失道也。(《觀·象》)反君道也。(《復·象》)道大行也。(《大畜·象》)道大悖也。(《頤·象》)失道凶也。(《坎·象》)得中道也。(《離·象》)道未光也。(《晉·



象》)未失道也。(《睽·象》)得中道也。(《解·象》)柔道牽也。(《姤·象》)失其道也。(《漸·象》)承上道也。其道窮也。(《節·象》)以中道也。(《既濟·象》)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三極之道也。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而道濟天下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君子之道鮮矣。道義之門。君子之道。顯道神德行。知變化之道者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。冒天下之道。是以明于天之道。形而上者謂之道。(以上見《繫辭上》)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。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。爲道也屢遷。道不虛行。柔之爲道不利遠者。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三材之道也。道有變動，其道甚大。此之謂易之道也。(以上見《繫辭下》)乾道乃革。坤道其順乎。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。(《文言》)和順于道德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(《說卦》)飲食之道也。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。家道窮必乖。井道不可不革。(《序卦》)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憂。(《雜卦》)

中

動乎險中。(《屯·彖》)以亨行時中。以剛中也。(《蒙·彖》)以正中也。(《需·彖》)剛來而得中也。尚中正也。(《訟·彖》)剛中而應。(《師·彖》)以剛中也。(《比·彖》)剛中而志行。(《小畜·彖》)剛中正。(《履·彖》)柔得位得中。中正而應。(《同人·彖》)柔得尊位大中。(《大有·彖》)剛中而應。(《臨·彖》)中正以觀天下。(《觀·彖》)柔得中而上行。(《噬嗑·彖》)剛中而應。(《无妄·彖》)剛過而中。(《大過·彖》)乃以剛中也。(《坎·彖》)柔麗乎中正。(《離·彖》)明入地中。(《明夷·彖》)得中而應乎剛。(《睽·彖》)往得中也。(《蹇·彖》)乃得中也。(《解·彖》)

剛遇中正。（《姤·彖》）剛中而應。（《萃·彖》）剛中而應。（《升·彖》）以剛中也。（《困·彖》）乃以剛中也。（《井·彖》）得中而應乎剛。（《鼎·彖》）其位剛得中也。（《漸·彖》）日中則昃。（《豐·彖》）柔得中乎外。（《旅·彖》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。（《巽·彖》）剛中而柔外。（《兑·彖》）王乃在中也。（《渙·彖》）剛柔分而剛得中。中正以通。（《節·彖》）柔在內而剛得中，中孚以利貞。（《中孚·彖》）柔得中。剛失位而不中。（《小過·彖》）柔得中也。（《既濟·彖》）柔得中也。未出中也。（《未濟·彖》）文在中也。（《坤·彖》）衍在中也。以中正也。（《需·彖》）以中正也。（《訟·彖》）地中有水。以中行也。（《師·彖》）位正中也。上使中也。（《比·彖》）“牽復”在中。（《小畜·彖》）中不自亂也。（《履·彖》）中心願也。中以行願也。（《泰·彖》）以中直也。（《同人·彖》）積中不敗也。（《大有·彖》）地中有山。中心得也。（《謙·彖》）以中正也。中未亡也。（《豫·彖》）澤中有雷。位正中也。（《隨·彖》）得中道也。（《蠱·彖》）行中之謂也。（《臨·彖》）雷在地中。中以自考也。（《復·彖》）天在山中。中无尤也。（《大畜·彖》）未出中也。中未大也。（《坎·彖》）得中道也。（《離·彖》）能久中也。（《恒·彖》）以中也。（《大壯·彖》）以中正也。（《晉·彖》）明入地中。（《明夷·彖》）以中節也。（《蹇·彖》）得中道也，（《解·彖》）中以爲志也。（《損·彖》）得中道也，中未光也。（《夬·彖》）中正也。（《姤·彖》）中有慶也。以中直也。（《困·彖》）中正也。（《井·彖》）中以爲實也。（《鼎·彖》）其事在中。中未得也。（《震·彖》）以中正也。（《艮·彖》）其位在中。（《歸妹·彖》）得中也，位正中也。（《巽·彖》）居位中也。（《節·彖》）中心願也。（《中孚·彖》）以中道也。（《既濟·

象》)中以行正也。(《未濟·象》)而成位乎其中矣。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易立乎其中矣。(《繫辭上》)象在其中矣，爻在其中矣，變在其中矣，動在其中矣。日中爲市。葬之中野。其言曲而中。其于中古乎。則非其中爻不備。其用柔中也。中心疑者。(《繫辭下》)龍德而正中者。剛健中正。九三重剛而不中。九四重剛而不中。中不在人。黃中通理。美在其中。(《文言》)故謂之中女。故謂之中男。離，爲中女。(《說卦》)故受之以中孚。(《序卦》)

理

黃中通理。(《文言》)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。俯以察于地理。(《繫辭上》)理財正辭。(《繫辭下》)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。將以順性命之理。(《說卦》)

德

德合无疆。(《坤·彖》)其德剛健而文明。(《大有·彖》)其德剛上而尚賢。(《大畜·彖》)德施普也。天德不可爲首。(《乾·彖》)君子以厚德載物。(《坤·象》)君子以果行育德。(《蒙·彖》)君子以懿文德。德積載也。(《小畜·象》)君子以振民育德。承以德也。(《蠱·象》)以畜其德。(《大畜·象》)君子以常德行。(《坎·象》)君子以自昭明德。(《晉·象》)君子以反身修德。(《蹇·象》)居德則忌。(《夬·象》)君子以順德。(《升·象》)君子居賢德善俗。(《漸·象》)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。(《節·象》)君子行此四德者。龍德而隱者也。龍德而正中者也。德博而化。君德也。君子進德修業。忠信所以進德也，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。乃位乎天德。君子以成德爲行，君德也。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，至靜而德方，敬義立而德不孤。(《文言》)盛德大業至矣



189

《易傳》

主要哲學范畴及命題索引

哉。日新之謂盛德。易簡之善配至德。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有功而不德。德言盛。顯道神德行。蓍之德圓而神，卦之德方以知，以神明其德夫。（《繫辭上》）天地之大德曰生。以通神明之德，德之盛也。德薄而位尊。陰陽合德，以通神明之德。德之基也。德之柄也。德之本也。德之固也。德之修也。德之裕也。德之辨也。德之地也。德之制也。恒以一德。若夫雜物撰德。周之盛德。德行恒易。德行恒簡。（《繫辭下》）和順于道德。（《說卦》）

變

乾道變化。（《乾·彖》）地道變盈而流謙。（《謙·彖》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。（《賁·彖》）柔變剛也。（《剝·彖》）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。（《恒·彖》）志未變也。（《家人·象》）中未變也。（《萃·象》）未變常也。（《歸妹·象》）志未變也。（《中孚·象》）變化見矣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變化者，進退之象也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。爻者，言乎變者也。通變之謂事。變通配四時。擬議以成其變化，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。知變化之道者。以動者尚其變。參伍以變。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。非天下之至變，其孰能與于此。一闔一闢謂之變。變通莫大乎四時。天地變化，聖人效之。變而通之以盡利。化而裁之謂之變。化而裁之存乎變。（《繫辭上》）變在其中矣。變通者趣時者也。功業見乎變。通其變，使民不倦。易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變動不居。道有變動故曰爻。是故變化云爲。變動以利言。（《繫辭下》）天地變化，草木蕃。（《文言》）觀變于陰陽而立卦。（《說卦》）

時

六位時成。時成六龍以御天。（《乾·彖》）蒙亨，以亨行時中



也。（《蒙·彖》）應乎天而時行。（《大有·彖》）而四時不忒。（《豫·彖》）而天下隨時，隨時之義大矣哉。（《隨·彖》）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。（《觀·彖》）觀乎人文，以察時變。（《賁·彖》）頤之時大矣哉。（《頤·彖》）大過之時大矣哉。（《大過·彖》）險之時用大矣哉。（《坎·彖》）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。（《恒·彖》）與時行也。遯之時義大矣哉。（《遯·彖》）睽之時用大矣哉。（《睽·彖》）蹇之時用大矣哉。（《蹇·彖》）解之時大矣哉。（《解·彖》）二簋應有時。損剛益柔有時。與時偕行。（《損·彖》）凡益之道，與時偕行。（《益·彖》）姤之時義大矣哉。（《姤·彖》）柔以時升。（《升·彖》）天地革而四時成。革之時大矣哉。（《革·彖》）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動靜不失其時。（《艮·彖》）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。（《豐·彖》）旅之時義大矣哉。（《旅·彖》）天地節而四時成。（《節·彖》）與時行也。（《小過·彖》）以時發也。（《坤·彖》）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。（《无妄·彖》）時舍也。（《井·彖》）君子以治歷明時。（《革·彖》）失時極也。（《節·彖》）“不如西鄰”之時也。（《既濟·彖》）變通配四時，揲之以四以象四時，變通莫大乎四時。（《繫辭上》）變通者趣時者也。待時而動。唯其時物。（《繫辭下》）乾乾因其時而惕。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。時舍也。與時偕行。與時偕極。時乘六龍。乾乾因其時而惕。與四時合其序。後天而奉天時。承天而時行。（《文言》）大畜時也。（《雜卦》）

神

鬼神害盈而福謙。（《謙·彖》）聖人以神道設教。（《觀·彖》）況于鬼神乎。（《豐·彖》）知鬼神之情狀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顯道神德行。可與祐神矣，其知神之所為

乎。非天下之至神。唯神也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。蓍之德圓而神。神以知來。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。是興神物以前民用。以神明其德夫。民咸用之謂之神。天生神物。鼓之舞之以盡神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。（《繫辭上》）以通神明之德，神而化之。精義入神。窮神知化。知幾其神乎。以通神明之德。（《繫辭下》）幽贊于神明而生蓍。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（《說卦》）與鬼神合其吉凶，況于鬼神乎。（《文言》）

器

乘也者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。以制器者尚其象，形乃謂之器。立成器以為天下利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（《繫辭上》）弓矢者，器也。君子藏器于身。語成器而動者也。象事知器。（《繫辭下》）主器者莫若長子。（《序卦》）

感

咸，感也。二氣感應以相與。天地感而萬物化生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觀其所感。（《咸·彖》）未感害也。（《咸·象》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（《繫辭上》）屈伸相感。情偽相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
剛

剛柔始交而難生。（《屯·彖》）以剛中也。（《蒙·彖》）剛健而不陷。（《需·彖》）上剛下險。剛來而得中也。（《訟·彖》）剛中而應。（《師·彖》）以剛中也。（《比·彖》）剛中而志行。（《小畜·彖》）柔履剛也。剛中正。（《履·彖》）內柔而外剛。（《否·彖》）其德剛健而文明。（《大有·彖》）剛應而志行。（《豫·彖》）剛來而下柔。（《隨·彖》）剛上而柔下。（《蠱·彖》）剛浸而長。剛中而應。（《臨·彖》）剛柔分。（《噬嗑·彖》）柔來而文剛。分剛

上而文柔。（《賁·彖》）柔變剛。（《剝·彖》）剛反。剛長也。
 （《復·彖》）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。剛中而應。（《无妄·彖》）剛
 健篤實。其德剛上而尚賢。（《大畜·彖》）剛過而中。（《大過·
 彖》）乃以剛中也。（《坎·彖》）柔上而剛下。（《咸·彖》）剛上而
 柔下。剛柔皆應。（《恒·彖》）剛當位而應。（《遯·彖》）剛以動。
 （《大壯·彖》）得中而應乎剛。（《睽·彖》）損剛益柔有時。（《損·
 彖》）剛決柔也。柔乘五剛也。剛長乃終也。（《夬·彖》）柔遇剛
 也。（《姤·彖》）剛中而應。（《萃·彖》、《升·彖》）剛揜也。以剛
 中也。（《困·彖》）乃以剛中也。（《井·彖》）得中而應乎剛。
 （《鼎·彖》）其位剛得中也。（《漸·彖》）柔乘剛也。（《歸妹·彖》）
 而順乎剛。（《旅·彖》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。柔皆順乎剛。（《巽·
 彖》）剛中而柔外。（《兌·彖》）剛來而不窮。（《渙·彖》）剛柔分
 而剛得中。（《節·彖》）柔在內而剛得中。（《中孚·彖》）剛失位
 而不中。（《小過·彖》）剛柔正而位當也。（《既濟·彖》）剛柔應
 也。（《未濟·彖》）乘剛也。（《屯·彖》）剛柔接也。（《蒙·彖》）
 志剛也。（《履·彖》）敵剛也。（《同人·彖》）乘剛也。（《豫·彖》、
 《噬嗑·彖》）剛柔際也。（《坎·彖》）剛柔之際。遇剛也。（《睽·
 彖》、《解·彖》）乘剛也。（《困·彖》）剛柔節也。（《鼎·彖》）乘
 剛也。（《震·彖》）剛柔斷矣。剛柔相摩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剛
 柔者晝夜之象也。（《繫辭上》）剛柔相推。剛柔者，立本者也。
 知柔知剛。剛柔有體。剛柔相易。其剛勝邪，剛柔雜居。（《繫辭
 下》）發揮于剛柔而生爻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。迭用柔剛。兌為
 剛鹵。（《說卦》）剛健中正。九三重剛而不中。九四重剛而不中。
 坤至柔而動也剛。（《文言》）乾剛坤柔。柔遇剛也。剛決柔也。
 （《雜卦》）



柔

柔順利貞。（《坤·彖》）剛柔始交而難生。（《屯·彖》）柔得位而上下應之。（《小畜·彖》）柔履剛也。（《履·彖》）內柔外剛。（《否·彖》）柔得位得中。（《同人·彖》）柔得尊位大中。（《大有·彖》）剛來而下柔。（《隨·彖》）剛上而柔下。（《蠱·彖》）剛柔分。柔得中而上行。（《噬嗑·彖》）柔來而文剛。分剛上而文柔。剛柔交錯。（《賁·彖》）柔變剛也。（《剝·彖》）柔麗乎中正。（《離·彖》）柔上而剛下。（《咸·彖》）剛上而柔下。剛柔皆應。（《恒·彖》）柔進而上行。（《晉·彖》）內文明而外柔順。（《明夷·彖》）柔進而上行。（《睽·彖》）損剛益柔有時。（《損·彖》）剛決柔也。柔乘五剛也。（《夬·彖》）柔遇剛也。（《姤·彖》）柔以時升。（《升·彖》）柔進而上行。（《鼎·彖》）柔乘剛也。（《歸妹·彖》）柔得中乎外。（《旅·彖》）柔皆順乎剛。（《巽·彖》）剛中而柔外。（《兌·彖》）柔得位乎外而上同。（《渙·彖》）剛柔分而剛得中。（《節·彖》）柔在內而剛中。（《中孚·彖》）柔得中（《小過·彖》）剛柔正而位當也。柔得中也。（《既濟·彖》）柔得中也。剛柔應也。（《未濟·彖》）剛柔接也。（《蒙·彖》）柔在下也。（《大過·彖》）剛柔際也。（《坎·彖》）剛柔之際。（《解·彖》）柔道牽也。（《姤·彖》）剛柔斷矣。剛柔相摩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剛柔者。晝夜之象也。（《繫辭上》）剛柔相推。剛柔者，立本者也。知柔知剛。剛柔有體。剛柔相易。柔之爲道不利遠者。其用柔中也。其柔危，剛柔雜居。（《繫辭下》）坤至柔而動也剛。（《文言》）發揮于剛柔而生爻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。迭用柔剛。（《說卦》）乾剛坤柔。柔遇剛也。剛決柔也。（《雜卦》）

陰、陽



內陽外陰。（《泰·彖》）陽在下也。（《乾·象》）陰始凝也。（《坤·象》）一陰一陽之謂道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陰陽之義配日月。（《繫辭上》）陽卦多陰，陰卦多陽。陽卦奇，陰卦耦。陽一君而二民。陰二君而一民。乾陽物也。坤陰物也。陰陽合德。（《繫辭下》）陽氣潛藏。陰凝于陽必戰，爲其嫌于无陽也。（《文言》）觀變于陰陽而立卦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。分陰分陽。言陰陽相薄也。（《說卦》）

情

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（《咸·彖》）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（《恒·彖》）正大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（《大壯·彖》）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。（《萃·彖》）知鬼神之情狀。設卦以盡情僞。（《繫辭上》）聖人之情見乎辭。以類萬物之情。爻彖以情言。吉凶以情遷。情僞相感。凡易之情。（《繫辭下》）利貞者，性情也。六爻發揮，旁通情也。（《文言》）

性

各正性命。（《乾·彖》）成之者，性也，成性存存。（《繫辭上》）窮理盡性以至于命。將以順性命之理。（《說卦》）利貞者，性情也。（《文言》）

幾

幾事不密則害成。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。（《繫辭上》）知幾其神乎。其知幾乎。幾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君子見幾而作。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。（《繫辭下》）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。（《文言》）

通

天地交而萬物通。（《泰·彖》）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，（《否·

彖》)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。(《同人·彖》)男女睽而其志通也。(《睽·彖》)中正以通。(《節·彖》)知通塞也。(《節·彖》)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通變之謂事。變通配四時。觀其會通。通其變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往來不窮謂之通。變而通之以盡利。推而行之謂之通。推而行之存乎通。(《繫辭上》)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。通其變。變則通，通則久。舟楫之利，以濟不通。以體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困，窮而通。(《繫辭下》)旁通情也。(《文言》)山澤通氣。坎爲通。(《說卦》)泰者通也。物不可以終通。(《序卦》)井通而困相遇也。(《雜卦》)

窮

其義不困窮矣。(《需·彖》)其道窮也。(《比·彖》《蹇·彖》)所尚乃窮也。(《夬·彖》)尚口乃窮也。(《困·彖》)井養而不窮也。(《井·彖》)動不窮也。(《漸·彖》)剛來而不窮。(《渙·彖》)其道窮也，(《既濟·彖》《坤·象》)往吝窮也。(《屯·象》)志窮凶也。(《豫·象》)上窮也。(《隨·象》)君子以教思无窮。(《臨·象》)窮之灾也。(《无妄·象》)其孚窮也。(《大壯·象》)上窮吝也。(《姤·象》)志窮灾也。(《旅·象》)志窮也。上窮也。(《巽·象》)其道窮也。(《節·彖》)往來不窮謂之通。(《繫辭上》)易窮則變。窮神知化。(《繫辭下》)窮理盡性以至于命。(《說卦》)窮之灾也。(《文言》)窮上反下。家道窮必乖，窮大者必失其居。物不可窮也。(《序卦》)男之窮也。(《雜卦》)

反

剛反。(《復·彖》)反復道也。(《乾·象》)反常也。(《屯·象》)則困而反則也。(《同人·象》)反君道也。(《復·象》)反身

之謂也。（《家人·彖》）君子以反身修德。（《蹇·象》）原始反終。（《繫辭上》）其于稼也爲反生。（《說卦》）窮上反下。傷于外者必反于家。困乎上者必反下。（《序卦》）復，反也。否泰，反其類也。（《雜卦》）

極

失時極也。（《節·象》）亦不知極也。（《未濟·象》）三極之道也。極數知來謂之占。極其數。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。易有太極。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。（《繫辭上》）與時偕極。（《文言》）

（二）

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。（《乾·彖》）

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。（《乾·彖》）

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。（《坤·彖》）

坤厚載物。（《坤·彖》）

天造草昧。（《屯·彖》）

天地交而萬物通。（《泰·彖》）

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（《否·彖》）

天道下濟而光明。（《謙·彖》）

地道卑而上行。（《謙·彖》）

終則有始。（《蠱·彖》）

神道設教。（《觀·彖》）

觀乎天文以察時變。（《賁·彖》）

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（《賁·彖》）



消息盈虚。(《剥·彖》)

天地養萬物。(《頤·彖》)

日月麗乎天。(《離·彖》)

百穀草木麗乎土。(《離·彖》)

天地感而萬物化生。(《咸·彖》)

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。(《咸·彖》)

日月得天而能久照。(《恒·彖》)

四時變化而能久成。(《恒·彖》)

天地睽而其事同。(《睽·彖》)

男女睽而其志通。(《睽·彖》)

天地解而雷雨作。(《解·彖》)

損下益上。(《損·彖》)

損剛益柔。(《損·彖》)

損益盈虚。(《損·彖》)

與時偕行。(《損·彖》)

損上益下。(《損·彖》)

天施地生。(《損·彖》)

天地相遇，品物咸章。(《姤·彖》)

天地革而四時成。(《革·彖》)

順乎天而應乎人。(《革·彖》)

動靜不失其時。(《艮·彖》)

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。(《歸妹·彖》)

日中則昃，月盈則食。(《豐·彖》)

天地盈虚，與時消息。(《豐·彖》)

天地節而四時成。(《節·彖》)



天行健。(《乾·象》)

地勢坤。(《坤·象》)

裁成天地之道。(《泰·象》)

輔相天地之宜。(《泰·象》)

哀多益寡。(《謙·象》)

稱物平施。(《謙·象》)

茂對時育萬物。(《无妄·象》)

同而異。(《睽·象》)

稱小以高大。(《升·象》)

辨物居方。(《未濟·象》)

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(《繫辭上》)

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(《繫辭上》)

方以類聚。(《繫辭上》)

物以群分。(《繫辭上》)

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(《繫辭上》)

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(《繫辭上》)

仰以觀于天文，俯以察于地理。(《繫辭上》)

原始反終。(《繫辭上》)

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。(《繫辭上》)

樂天知命。(《繫辭上》)

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(《繫辭上》)

一陰一陽之謂道。(《繫辭上》)

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(《繫辭上》)

生生之謂易。(《繫辭上》)

通變之謂事。(《繫辭上》)

陰陽不測之謂神。(《繫辭上》)

通其變，遂成天下之文。(《繫辭上》)

極其數，遂定天下之象。(《繫辭上》)

極深而研幾。(《繫辭上》)

開物成務，冒天下之道。(《繫辭上》)

一闔一闢謂之變。(《繫辭上》)

往來不窮謂之通。(《繫辭上》)

見乃謂之象。(《繫辭上》)

形乃謂之器。(《繫辭上》)

制而用之謂之法。(《繫辭上》)

易有太極。(《繫辭上》)

法象莫大乎天地，變通莫大乎四時，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貴。(《繫辭上》)

探賾索隱，鈎深致遠。(《繫辭上》)

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(《繫辭上》)

立象以盡意。(《繫辭上》)

變而通之以盡利。(《繫辭上》)

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(《繫辭上》)

化而裁之謂之變。(《繫辭上》)

推而行之謂之通。(《繫辭上》)

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。(《繫辭上》)

剛柔相推，變在其中矣。(《繫辭下》)

剛柔者，立本者也。(《繫辭下》)

變通者，趣時者也。(《繫辭下》)

天地之道，貞觀者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日月之道，貞明者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天下之動，貞夫一者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天地之大德曰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仰則觀象于天，俯則觀法于地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易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寒暑相推而歲成焉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屈伸相感而利生焉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尺蠖之屈以求信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龍蛇之蟄以存身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精義入神以致用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窮神知化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見幾而作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剛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天地絪縕，萬物化醇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陰陽合德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彰往而察來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困，窮而通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變動不居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周流六虛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上下无常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剛柔相易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唯變所適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


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傾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
剛柔雜居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
愛惡相攻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
遠近相取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
情偽相感。（《繫辭下》）

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（《文言》）

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。（《文言》）

剛健中正，純粹精也。（《文言》）

六爻發揮，旁通情也。（《文言》）

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（《文言》）

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（《文言》）

其所由來者漸也。（《文言》）

天地變化，草木蕃。（《文言》）

天地閉，賢人隱。（《文言》）

參天兩地。（《說卦》）

觀變于陰陽。（《說卦》）

和順于道德。（《說卦》）

窮理盡性以至于命。（《說卦》）

立天之道曰陰與陽，立地之道曰柔與剛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（《說卦》）

天地定位，山澤通氣，雷風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（《說卦》）

分陰分陽，迭用剛柔。（《說卦》）

陰陽相薄。（《說卦》）

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。（《說卦》）

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。（《序卦》）

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。（《序卦》）

物不可以終通。（《序卦》）

物不可以終盡剥。（《序卦》）

窮上反下。（《序卦》）

損而不已必益。（《序卦》）

升而不已必困。（《序卦》）

困乎上者必反下。（《序卦》）

物不可窮也。（《序卦》）

損益，盛衰之始也。（《雜卦》）

否泰，反其類也。（《雜卦》）

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易传全译 (第2版)

作者=刘大钧, 林忠军著

页数=203

SS号=11507894

出版日期=2006.01

出版社=成都市:巴蜀书社

SSLIB-JPG=http://png5.5read.com/image/ss2jpg.dll?did=n27&pid=2661E9EF0AAA9B8F444C2C6E5B72218749E0ACA60614501011BB81AD5AD3B082B84DC1126D5A8D0CEC9330E4ACBEDBBDC7D6D150EC0DAF9E30B12DEBA40D4CA2BD45E7B646635432F78D48AA1DE895D64C83F0C4C268BAF59281A75DB6BA8D1560ED6B8FFCD01DC37D03B18C429C9B8739F1&jid=/!00001.jpg